

皮蓝德娄

戏剧二种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皮蓝德娄

戏剧二种

吴正仪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Luigi Pirandello
Sei personaggi in cerca d'autore
Enrico IV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Milano,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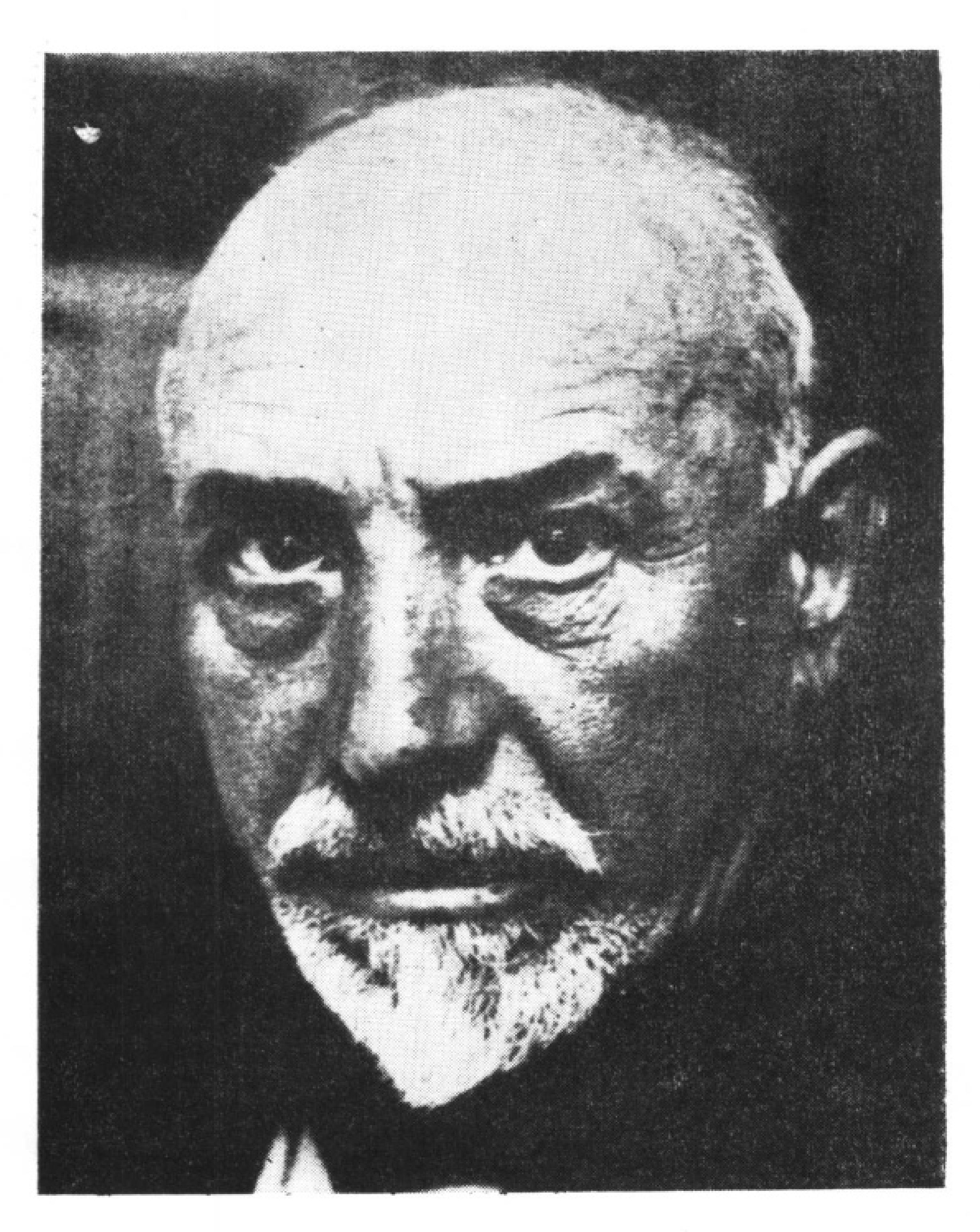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皮蓝德娄戏剧二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10,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 1/8 插页3
1984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900

书号10019·3583 定价0.59元



作 者 像

译本序

一

皮蓝德娄是意大利出色的现代小说家和剧作家，也是世界上最有独创性的剧作家之一。这里选译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和《亨利四世》是他的戏剧代表作，分别写于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

皮蓝德娄生活在意大利独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正是意大利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代。一八七〇年民族复兴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意大利结束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保留萨伏依王室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是“生不逢时”，它刚一诞生，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整个基础便在全欧洲崩溃下来；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腐朽的帝国主义阶段。意大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薄弱，资源匮乏，它以其特有的贪婪迅速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战，直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又伙同德国积极策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本身带有明显的封建烙印，议会制度从未被顺利地利用过，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从未建立起来，因而最终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独裁统治。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日益觉醒，

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不断地给资产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意大利资产阶级尽管野心勃勃，妄图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但是它在掌权以后的头几十年里不仅无所作为，而且步履十分艰难，无论是在对外扩张方面，还是在政权巩固方面，或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进展，深陷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境地里不能自拔。

首先，由于上层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在农村保存了封建关系。在资本主义新秩序和封建主义旧关系的双重压迫下，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处境在当时更加恶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往往从南方农村开始，逐渐向北方的工业城市发展。农民的暴动，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互相呼应，连成一片，使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骚乱之中，阶级矛盾尖锐。其次，意大利统治阶级内部也充满了矛盾。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日意大利军队进驻罗马宣告统一之后，政教双方活动和势力的确切范围问题，直至一九二九年达成拉特朗协定之前，始终没有解决，天主教教廷与资产阶级政权不断地争夺对人民进行统治和奴役的权力；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党丛生，派系林立，内阁分裂，政府总是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这成了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权可悲的传统。在混乱的局面中，大资产阶级把法西斯反动派捧上台，实行黑暗的独裁。再其次，意大利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与老牌的英、法帝国主义发生矛盾。由于本身的贫穷落后，它只能依附同样是后起但经济力量高速膨胀的德国帝国主义以与之抗衡。但它与德国的天然盟友奥地利却有着历史宿怨和边界争端。因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德、奥同盟，而在战争爆发后转向协约国。战后由于只分享到一点残羹剩饭而对英、法不满，再次投奔卷土重来的德国，终于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形成了柏林一罗马轴心。由于帝国主义是按“实力”进行分配的，弱小的意大利不能如愿以偿，总是与其它帝国主义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意大利作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意大利梦想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把巴尔干各国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并把东地中海作为它的贸易中心。为此，它对北非多次进行扩张，先后侵略阿比西尼亚、索马里、利比亚，遭到当地人民的殊死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连年征战，穷兵黩武，加重了意大利人民的负担，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独立后的意大利，以它的软弱无能和贫穷落后，显示出与民族复兴运动所提出的理想的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在一般资产阶级中造成一种普遍的“复兴后的失望”情绪。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墨索里尼上台后，法西斯的控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整个社会被禁锢得象罐头一般地严密，令人感到窒息的痛苦。一些正直的艺术家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皮蓝德娄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通过作品诉说出普通资产阶级的危机意识、孤独感觉和绝望情绪，弹出了一个时代的悲怆的失望之音。他的作品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二

路易吉·皮蓝德娄于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诞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城郊一座名叫卡奥斯的乡村房舍里；现在那里已成为纪念馆，当时是他的亲属们防范霍乱流行病的避难所。皮蓝德娄的家庭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他的祖父安德烈·

皮蓝德娄原来是北方利古里亚人，后来在西西里成家立业，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父亲斯特法诺在阿格里琴托和波尔多·恩巴涅的硫磺工业和商业中拥有相当的股份。他的家庭也具有爱国传统。他的父亲和三个舅舅都加入过加里波的领导的抗击奥地利侵略者、争取祖国统一的武装斗争；外祖父乔万尼·利奇·格拉尼托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西西里临时独立政府，失败后被抄家，流亡马耳他。

皮蓝德娄在阿格里琴托度过愉快的童年时代。十二岁时写过一个题为《野蛮人》的悲剧，在家里与姐妹和朋友们演出。他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上中学，那时便开始写诗。中学毕业后他曾在父亲的商行里短期实习，以后去罗马大学攻读语言学，接着赴德国留学。一八九一年完成了一篇关于西西里的希腊方言的语音演变的论文，从波恩大学毕业，并留在那里教了一年意大利文。回罗马后的头几年里，他为报刊撰文，翻译歌德的《罗马挽歌》，出过几部诗集。皮蓝德娄终生爱好写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才辍笔，但他的诗歌没有特色，未能获得好评。在真实主义①的理论家卡普安那的建议之下，他开始写小说，一八九四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使他步入文坛。

一八九四年皮蓝德娄与安东涅塔·波尔杜拉诺结婚，此后不幸便接踵而至。岳父是与他父亲合伙的股东，两位亲家之间生意上的矛盾时常干扰他们夫妇之间的和谐。后来父亲破产，把他妻子的嫁妆也赔得一干二净，因而引起与岳父家的新冲突。安东涅塔受刺激而精神失常，终生未愈。皮蓝德娄既要挑起养

① 真实主义(verismo)，十九世纪后半期意大利的文学运动，主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以达到客观地表现生活的目的。其代表作家是卡普安那和维尔加。

家糊口的重担，又要照顾生病的妻子，这时他苦闷忧郁，甚至想到自杀。不幸的家庭生活加重了他思想上悲观主义的阴影，这在他后来的作品里留下了痕迹。

皮蓝德娄于一八九七年开始在罗马高等女子师范学院教文学和修辞学。他广泛地涉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对存在主义哲学和实验心理学尤有研究，对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戏剧极为欣赏，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艺术基础。他这时紧张地从事小说创作，写了大量的短篇，于一九〇一年发表了第一部属于真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被抛弃的女人》。一九〇四年他的另一部长篇《已故的巴斯加尔》问世，标志着他摆脱了传统的写实手法，开始新的艺术探索。这部小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皮蓝德娄成为知名作家。皮蓝德娄独特的艺术观点明显地在这时形成；他于一九〇八年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幽默主义》和《艺术与科学》，表达了他崭新的现代派艺术见解，遭到意大利著名批评家克罗齐的强烈反对，从此两人进行了长期的争辩。一九一三年他又发表了与《已故的巴斯加尔》的主题类似的新的长篇小说《老人与青年》。

真正给皮蓝德娄带来世界声誉的是戏剧创作。他从一九一〇年开始陆续为剧团提供一些由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剧本，但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一九一六年他写的《想一想，贾科米诺》上演时取得了轰动观众的极佳效果，激发了他写剧本的兴趣，他便专心致力于剧本创作。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和数百个短篇的年近五十的成熟作家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皮蓝德娄的家庭境况更加恶化，母亲于一九一五年去世，妻子病重住院，儿子在前线被俘。他以紧张狂热的写作来驱除心

头的忧伤。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五年是他的剧作丰产的年代，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作品，被人们称为“皮蓝德娄式”的富有独创性的戏剧闻名世界，他也成为一代戏剧大师。《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和《亨利四世》便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一九二二年他辞去教学工作，一九二五年担任罗马艺术剧院的艺术指导，开始尝试戏剧导演。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皮蓝德娄带领剧团在欧美各国巡回演出，于是他从一个闭门隐居的教授变成了极其活跃的戏剧家。欧美的剧院也竞相上演他的作品，在巴黎甚至出现了一个晚上有五家剧院同时演出皮蓝德娄戏剧的热潮。

皮蓝德娄在不停的奔走中仍然坚持写作，写了几出神话剧。他一共创作了近三十个剧本。一九二九年意大利科学院任命他为院士；一九三四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晚年的成就安慰了艰辛一生的皮蓝德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他安然与世长辞。

三

皮蓝德娄一生的创作可分为小说与戏剧两大部分。他的创作过程是与社会的变化融为一体的。三百多个短篇和七部长篇大都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初的小说，如《西西里柠檬》和《被抛弃的女人》等作品属于真实主义的乡土文学，记叙作者故乡西西里岛的下层劳动人民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对上层资产阶级、宗教势力和封建观念进行直接的抨击，表达了“复兴后的失望情绪”。作品的格调清新，感情明朗。但在当时大批的真实主义作家中，他的作品只是平平而已。二十世纪初，在意大利这

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大动荡中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失望进一步发展为悲观绝望。皮蓝德娄认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手法不足以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逐渐地超出写实的界限，把小说的故事情节变得复杂离奇，并以冷峻幽默的笔触开拓人物的心理，着重描写现实的荒诞和人生的苦恼。于是他走进了现代派小说家的行列，并以其作品的戏剧性和哲理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这时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已故的巴斯加尔》，短篇中有《橄榄油缸》、《被人换过的儿子》、《紧绷的燕尾服》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皮蓝德娄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他在剧本中把小说所表现的主题进一步深化，在戏剧的艺术手法上进行了很多空前的革新，进入了更新更高的创作境界。

皮蓝德娄说：“精神活动逐渐地从以表面语言解释它的活动中解放出来……它是自由的、自然的和直接有形的活动。”他以自己的戏剧创作实践了这一观点，把人类的心理活动直接搬上舞台。心理活动戏剧化，是前人除了间接地表现外，从未尝试过的，皮蓝德娄揭开了戏剧史上新的一页。他以现代中、小资产阶级普通人物日常的灰色生活为题材，重点刻画人们内心的感受，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本质与现象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自我本质分裂这些主题的描写，暴露出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怀疑和否定的历史事实，展示了资产阶级普遍的、全面的精神危机。皮蓝德娄没有直接从正面去写历史事件或社会问题，而是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人们颓伤苦闷的情绪和被扭曲的心灵，真实地反映出二十世纪初期意大利中、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失去立足点因而走投无路的处境。这是一种有深度的心理现实主义。

皮蓝德娄的剧作不仅有心理深度，而且以富于哲理性见长。他借剧中人物之口，长篇大论地宣扬相对论和不可知论，这虽然不是科学的认识，但是却与当时意大利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适成鲜明对比；这种消极的怀疑主义的眼光，表明他对形形色色狂热的反动帝国主义思潮的否定。他在思想界独树一帜，勇敢地反潮流，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对此予以高度赞扬，说：“皮蓝德娄的剧本是数不清的炸弹，它们在观众的思想中爆炸开来，使平凡的事实趋于毁灭，使人的感觉和固定的思想方式发生动摇。”

皮蓝德娄在剧作中保留了真实主义描写社会阴暗面和人物病态心理的传统题材，但他以夸张的手法和强烈的主观宣泄走到了与真实主义相对立的表现主义的极端。他的剧作中，故事情节离奇，而且变化突兀，一般不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夸张怪诞的剧情把人物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环境中，使人物触发出内心深处的呼喊和对其处境做出哲理性的解释，在收到由悬念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戏剧效果的同时，新颖的思想见解也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感官上的和思想上的双重刺激性，这是皮蓝德娄戏剧的独到之处。皮蓝德娄在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方面相当成功，他不以人物的遭遇来说明人物性格的形成，而是截取人物生活中某一时刻的特殊处境，表现人物特有的感受和独特的思想，勾画出人物的灵魂。这是一种写人的心理变化和思维演变的戏。皮蓝德娄的戏剧不是以情节的传奇性吸引人，而是以人物的客观真实性打动人。皮蓝德娄说过：“不是戏创造人，而是人演出戏。”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人物形象，往往较少个性特征，概括性多于具体性，共性大于个性，然而人物身上渗透着的时代精神，却放射出

近乎光怪陆离的奇异色彩，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皮蓝德娄塑造了一些诸如《亨利四世》中的主人公那样的悲观绝望、孤独苦恼的现代资产阶级人物形象，他们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穆西尔的“无身份的人”，以及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非常相似，都是同样地渴望生存而不得生存，寻找出路而无出路，这是资产阶级人物画廊中新的类型，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皮蓝德娄对戏剧进行革新，突破了许多旧的框框。他在以表现冲突为特点的戏剧里，加进了比重相当大的说理性议论；主角的大段独白经常是独立完整的论证。非情节因素的增多，改变了戏剧以剧情动人的功能，而是更多地诉诸观众的理性，把舞台变成了讨论问题的场所。戏剧本来是以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在皮蓝德娄的戏里，人物却以说话为主要手段，其他活动很少。这自然有利于重点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活动，但这种戏不容易吸引观众，必须依靠巧妙的构思捕捉观众的视线。皮蓝德娄几乎每一出戏的结构，都是独出心裁，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的戏将舞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用奇妙的编排方法消除了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有时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演员甚至跑到剧院外的广场上，以种种方法扩大戏剧的容量。

四

《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是一出“戏中戏”，也是一出“鬼戏”。正在排演新戏的剧场里，六个苍白的穿孝的幽灵闯了进来，自称是被作者废弃的某剧本中的角色，他们想获得舞台生命，请求导演把他们的戏排出来。于是原来的排演中断，导演和

演员们成了观众，看着这些“角色”把自己的遭遇表演出来。原来这六个人是一对离异的夫妻和四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二十年前丈夫默许妻子与其秘书私奔，母亲与儿子分离。秘书死后又留给她三个孤儿，其中大女儿因贫困所迫当了妓女，在妓院遇到母亲的前夫，正巧母亲赶到，避免了乱伦的危险。做父亲的良心发现，便将母亲一家人接回家中，但这重聚的家庭却不能和睦相处。大儿子不肯承认自己的母亲和异父的弟妹，而大女儿专断一切，小男孩惶恐不安，小女孩郁郁寡欢，母亲面临这种局面，伤心欲碎。有一天，小女孩掉进水池溺死，小男孩用手枪自杀，大女儿目不忍睹，弃家出走。故事进展到这里，舞台上真的响起枪声，扮演中的戏变成真的戏，在人们的惊呼声中落幕。整个戏里还穿插着剧团的导演、演员与“角色”的争论。作者运用“戏中戏”的形式，平行地展开了两个主题。“角色”的故事是主要主题。这个主题显然不是讲叙一个陈旧的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因为人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把故事追叙出来，情节是不完整的，主要意图是对造成“角色”悲剧的原因进行探讨。皮蓝德娄认为原因在于人本身的存在。人的“自我”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幻无定的。而每个人看别人时却只能看到其中一个片面的他，或者在某一时刻静止的他，错把这当做其整个人，因此人们互不理解，互相责难。人自身的变幻莫测，使人与人之间的固定关系显得不稳定，不真实，人们调整关系的种种努力终归是徒劳无益，因此人们互相折磨，永远痛苦。这是相对论和不可知论的悲观结论。另一个主题是讨论“戏”的戏。皮蓝德娄通过“角色”同导演的争论，以及“角色”的表演与演员的表演相对照，表达了他的新的戏剧观念。他让“角色”从剧本中脱身而出，跳到舞台上，直接与观众见面，这是对演员作用的否定。“角色”代

表着最忠实于原作的表演，而排练的演员们则代表粗糙低劣的演技，形象地对比出戏剧表演艺术上的危机。他以此说明表演与剧本严密吻合这种要求的合理性与不可能性，这是艺术上的相对论。他明确地反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观点，否定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掺进去的主观成份，站在表现主义一边。在这一条线索上还谈到作家创作的艰苦性和严肃性。这个副主题是以清晰的说理逻辑来表达的，基调冷静明朗，与前一主题的狂热混乱交替穿插，使整个剧本的节奏趋于和谐平稳。

六个幽灵似的"角色"巧妙地起了双重的作用，他们代表一个辛酸的故事，说明人生的苦恼，同时又作为剧本的活的化身，说明剧本与作家、剧本与演员的关系。他们在既是活人又是演员的剧团演员的面前，表现出了作为"角色"而具有"永恒的人格"的优越感，和在舞台上永远比演员"高明"的优越感。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皮蓝德娄构思的巧妙精致。如果说剧中的论证性对白有些枯燥的话，这种神奇的安排却让人觉得饶有兴味。

这个戏里有常见的乱伦、亲兄弟互相残杀等等情节，皮蓝德娄把这些情节的过程以叙述的方式一带而过，而将戏的重点放在表现人物的感情漩涡的起伏运动之上，因而摆脱了过去一切戏剧表现故事冲突的旧程式，开拓出人类心理戏剧化的新天地。他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是一组组特写镜头，故事情节只起到把它们串连起来的作用。皮蓝德娄在这出戏里没有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人物没有正、反之分，也没有个性，甚至没有姓名，但是却表现出强烈的激情和复杂的思想，使人感到他们是有血有肉的，而且是现代西方人的代表，决不会与其他时代的人物混同。如同抽象派的画像，形差而神似，揭示了人物的实质性特征。这种高度提炼的真实性是对生活进

行概括的结果。这种手法所达到的艺术功力，并不比写实的手法逊色。

五

《亨利四世》是皮蓝德娄的另一部杰作。它并不是一部记述那位真正的十一世纪罗马皇帝的业绩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剧，而是写一位现代青年的爱情遭遇。一位扮演亨利四世的青年绅士在化装游行中遭到情敌的暗算，跌落下马，大脑受伤导致精神失常，从此他以亨利四世自居，家里的人顺从他的意志，把别墅布置成皇宫，并派几名仆人以皇帝的机要顾问的身份来照料他。一场假面舞会变成了他的生活形式而延续下去。十二年后，他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发现心上人已被情敌夺走，他无心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去赴一个已散的筵席，便决定用装疯来逃避现实，仍然穿着亨利四世的皇袍生活。一场为自认皇帝的疯子精心组织的假面舞会竟然变成了一个假疯子要使别人相信他是皇帝而导演的假面舞会。几年以后，过去的情人和情敌双双来探视他，他在佯狂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些真实的情感。这时又有一位医生使用古怪的方法替他治病，几乎吓得他已经清醒的头脑重新发疯。这种装疯卖傻的生活使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便主动道出真情，在复仇的冲动下，挥剑刺死情敌。为了逃避凶杀的罪责，他只有再次借亨利四世的身份掩护自己，永久地装疯下去。

亨利四世在剧里只是一副假面具。当初主人公是为了追求欢乐的爱情而在化装舞会上戴着它，未曾料想到社会从此竟不许他摘下来，首先是逼使他发疯，产生了自己就是亨利四世的幻觉，失去社会存在的可能，与面具合二为一，虚度了十二载的

青春年华。他病愈之后，感到被社会抛弃的痛苦，便用面具做掩护，以最清醒的头脑装疯，自觉地与世隔绝。但是这种消极反抗并不能持久，现实闯入了他人为的小天地，让他暴露了真面貌之后却又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被迫在别人明白他是假疯之后终身装疯。以后等待着他的只有忍气吞声的屈辱生活，失去了人的一切尊严。亨利四世这具历史僵尸，竟把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囚禁和封闭在里面，让这个灵魂窒息。皮蓝德娄通过这出戏生动地说明了他对人生的又一见解，即人的双重人格——一个真正的自我与一个社会造成的自我永远互相冲突。社会的自我象假面具一样把真正的自我掩盖住，把个人的一切自由意志禁锢起来，使人只能象傀儡似地机械行动，举手投足全在社会无形的控制之下。而人的灵魂却是不能戴面具的，总要寻找解放的出路。在自我无力改变社会时，他唯一的办法是逃走——隐遁世外。而人作为社会的动物不可能在社会之外找到一个可供灵魂栖息的绿洲。现实象影子一样紧追不舍，强迫自我就范。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的自我压迫真正的自我而取得暂时的平衡。«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说明人们互相不理解而彼此责难，在这个戏里，由人们组成的社会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竟成了异己的迫害力量，皮蓝德娄对社会的揭露由此更深入了一层。

社会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的统一，标志着个性的解放，在理想的社会里是能够实现的。皮蓝德娄的主人公却根本没有理想。他恢复理智之后并不去寻求报复，只是在他不能继续苟且偷生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地进行反抗。他借用亨利四世的宝剑杀死仇敌，没有令人信服的必然逻辑。这不是传奇剧里那种惩恶扬善的结局，倒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现实中没有惩罚罪魁的豪杰，除非请出古代的英雄。主人公完成这一行为之后，陷入

了更加悲惨的境地。这里描写的不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是内心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的一般性冲突，而且以主观的屈从告终。可见皮蓝德娄思想上的悲观主义是极其浓厚的。

主人公装疯时在胡言乱语中夹进了对现实生活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冷嘲热讽和嬉笑怒骂，与装疯后指桑骂槐的哈姆雷特一样，表现出了绝妙的“清醒的疯狂”。但他不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英雄，他只是在假面具的重压之下苟延残喘而已。他是现代人，却穿上亨利四世的古老华服，也颇象穿上古代骑士甲胄出外游侠的老乡绅堂吉诃德一样滑稽可笑，但是堂吉诃德是理想的追求者，而他却踡缩在假的宫廷里玩味着个人的痛苦，百无聊赖，精神空虚。皮蓝德娄竭力勾画的是一个非英雄化时代里的反英雄形象。皮蓝德娄给主人公一个“亨利四世”的假身份，而没有给他一个实际的名字，这意味着他是现代资产阶级普通人物的总化身。他虽然身上峨冠锦衣，在精神上却是那些蓬头跣足的嬉皮士们的前辈。

《亨利四世》的艺术手法是多样的。皮蓝德娄把传统的悲剧、讽刺喜剧、假面剧的特点与现代的表现主义和哀伤的幽默感熔于一炉，锤炼出这样一篇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丰满，寓意尖锐深刻的丰富多彩的杰作。让现代人自始至终穿着八百年前的帝王服装，这是高度浪漫化的设计；主人公自觉地装疯，具有莎士比亚式悲剧人物的特征；而从自觉的装疯变成被迫装疯，这是愈反抗就失败得愈惨痛的传统悲剧的格局；一个渺小懦弱的现代人被迫不时强打精神，在人们面前硬充好汉，摆出亨利四世的英雄姿态，具有令人心酸的讽刺意义，这不是轻松的幽默感，而是哀伤的黑色幽默。而同时剧中的几个仆从却是地道的喜剧人物，他们滑稽地扮演亨利四世的顾问，伺候着一个假疯子时不

觉其假，而主人主动说明真象时又不信其真，制造出一连串的笑料，形同意大利十七世纪的假面剧中的小丑。他们轻松的表演使剧中浓厚沉重的悲观气氛略为得到冲淡。剧中离奇的情节结构，夸张的人物造型，大量的对比和象征的运用，都显示出表现主义的特殊手法。

这出戏在结构上也有着显著的特点。作者将亨利四世的历史故事与假亨利四世的现实遭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主人公孤独苍白的现代人形象与亨利四世高大的英雄形象集于一身，在舞台上不断地交替变幻出现；利用一个班底的演员同时演出两出戏的内容，把一出历史剧和一出现代假面剧交待得一清二楚，象电影中的叠印一样清晰地构成并列的图象，丝毫没有发生人物和剧情的混乱，这一些都显示出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

皮蓝德娄以其锐利的刀笔戳穿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资产阶级的凶残和虚伪的本质，刻画了西方社会中一般人的彷徨、苦恼、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无可否认的现实意义。但是他把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痛苦和悲剧，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生之痛苦"和无法解决的人性问题，从而掩盖了现实中矛盾的实质问题，却是致命的缺陷，是不足取的。但是他以创造性的新的艺术形式丰富了戏剧宝库，为人们展现了崭新的舞台场景，半个世纪以来，皮蓝德娄的戏剧一直不断地上演，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艺术借鉴。

译　者

1982年4月

目　次

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



人　　物

未完成的剧本中的角色：

父亲

母亲

继女

儿子

小男孩　(不说话)

小女孩　(不说话)

(其后召来的)帕奇夫人

剧团成员：

经理兼导演

女主角

男主角

女配角

女童角

男童角

其他男女演员

舞台监督

提词员

道具员

布景员

经理秘书

剧场传达

舞台置景和服务人员

白天。某话剧剧场的舞台上。

注：本剧既不分幕也不分场。演出中有两次停顿：第一次停顿是在经理与角色们进后台去商量剧本、演员们退出舞台的时候，并不落幕；第二次停顿是布景员出了差错，误把幕布落下。

〔观众们走进剧场时，看到舞台竟同白天没有演出时一样，幕布升起，没有边帷和布景，黑沉沉，空荡荡，因此从一开始就感到这是一出没有准备好的戏。

〔台口左右各有一架小梯，可供上下舞台用。

〔舞台的一侧，是提词员的厢座，在提词孔的旁边。

〔舞台另一侧的前方，背向观众，摆着经理兼导演的一张小桌子和一把靠背椅。

〔台上放着一大一小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是供排演用的。两侧还散放着一些供演员们坐的椅子。舞台深处隐约地露出一架钢琴的一头。

〔剧场的灯光熄灭后，身穿土耳其式长衫、腰挂工具袋的布景员走上舞台。他从舞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搬出一些做布景的木板，放到台前，跪下来往上面钉钉子。在敲击声中，舞台监督上场。

舞台监督　喂！你在干什么呀？

布景员　我在干什么吗？钉钉子。

舞台监督　在这个时候？（看手表）已经十点半了。过一会儿经理就来这里看排演。

布景员　可是我说，也得有我干活的时间！

舞台监督　你会有的，但不是现在。

布景员　那在什么时候？

舞台监督　不排演的时候。你站起来，站起来，把东西都搬走

吧，让我来布置《各尽其职》第二幕的场景。

〔布景员气喘吁吁地收拾起木板，嘴里嘟囔着走了。同时剧团的演员们三三两两地从台后走出，一共十来个人。他们将要开始当天预定进行的皮蓝德娄的《各尽其职》一剧的排演。他们走进来时，向舞台监督问好，并彼此招呼，互道早安。接着几个演员向自己的化装室走去；留在台上的演员等待着经理来开排；他们或坐成一圈，或站着交谈；一个点着烟抽起来，另一个在发牢骚，对分到的角色不满意，还有一个在大声地给同伴们念一张戏剧报上的消息。提词员也夹在他们中间，他的胳臂下夹着脚本。男女演员最好穿着鲜丽一些，以便使第一场的即兴表演具有极为活跃的气氛。后来有一个男演员坐到钢琴前面，弹起一支舞曲，青年男女演员们翩然起舞。

舞台监督　（拍手叫大家安静）停下，停下，别跳了！经理先生来了！

〔乐声和舞蹈马上停止。演员们都转脸向剧场望去，只见经理从剧场门口走进来。他戴着一顶硬壳帽子，腋下夹着一根手杖，嘴里衔着一支粗大的雪茄。他在演员们的问候声中穿过观众席之间的甬道，经小梯子登上舞台。秘书递给他邮件：几份报纸，一本包扎着的书籍。

经理　有信吗？

秘书　一封也没有。所有的邮件都在这里了。

经理　（把包扎着的书给他）放到办公室去吧。（然后四下看看，对舞台监督说）喂，这里看不见。请给点儿灯光。

舞台监督　马上开灯。

〔舞台上变得秩序井然。顷刻间，一道雪白耀眼的灯光

照亮了演员们所在的舞台右侧。这时提词员坐到提词孔旁边，拧开小灯，摊开脚本。

经理　(拍手)来，来，我们开始吧。(向舞台监督)还缺人吗？

舞台监督　女主角没到。

经理　总是这样！(看表) 已经晚了十分钟。请你把这事记下来。这样她才记得住应当准时参加排演。

〔他话音未落，女主角的声音从剧场后面传来。

女主角　别记了！我来啦！我来啦！

〔她一身雪白，头戴一顶神气的大帽子，怀抱一只漂亮的小狗，跑过观众席之间的甬道，匆匆踏上小梯。

经理　您发过誓让别人永远等您。

女主角　请原谅。为了及时赶到这里，我去找汽车，可是反而花去了更多的时间！我看你们还没有开始。而且一开头也没有我的戏。(叫舞台监督的名字，并把小狗交给他。)请你替我把它关在化装室里。

经理　(嘀咕)还把小狗带来！好象这里的狗还嫌少。(又拍手，并转向提词员)开始，开始，《各尽其职》第二幕。(在椅子上坐下)注意了，先生们。谁上场？

〔男女演员离开前台，坐到一旁。前台只剩下三个即将开始排演的演员和女主角。她没有听见经理的问话，在台前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经理　(向女主角)您有戏吗？

女主角　我，没有呀，先生。

经理　(不耐烦)那么请离开这里，神圣的上帝呵！

〔女主角起身，走到已经退到一旁的演员们旁边。

经理　(向提词员)开始吧，开始吧。

提词员　（朗读脚本）"莱奥内·伽拉的家。一间餐室兼书房的奇怪大厅。"

经理　（向舞台监督）我们把大厅布置成红色的。

舞台监督　（在一张纸上记下）红色的。好。

提词员　（继续念脚本）"餐桌上摆好了饭，书桌上堆着书本和纸张。几架书籍和一个放着贵重艺术品的玻璃橱。后边的门通莱奥内的卧室。左边的门通厨房。正门在右边。"

经理　（站起来指点）好，你们看：那里是正门。厨房在这里。（向扮苏格拉底的演员）您将从这里出入。（向舞台监督）在后边装上绒布面的门，挂上门帘。（又坐下。）

舞台监督　（记录）好。

提词员　（继续如前往下念）"第一场。莱奥内·伽拉，奎多·维纳兹，菲利普，也就是苏格拉底。"（向经理）人物动作也要念吗？

经理　念！念！我已经向他讲过一百次了！

提词员　（如前念道）"幕启时，莱奥内·伽拉戴着厨师的帽子，系着厨师的围裙，正在用一柄木头小杓把一个鸡蛋敲破打入碗里。菲利普也在打鸡蛋，同样是厨师的打扮。奎多·维纳兹坐在那里听他们说话。"

男主角　（向经理）请问，我一定要在头上戴一顶厨师的帽子吗？

经理　（对抱怨表示厌烦）我想是吧。那上面是这样写着的！（指脚本。）

男主角　对不起，这很可笑！

经理　（愤然起立）"可笑！可笑！"法国不再给我们好的喜剧，您叫我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把皮蓝德娄的剧本搬上台，这些戏写得谁都看不懂，简直存心让演员、评论家和观众生气。

（演员们笑起来。他向男主角走去，大声嚷）是的，先生，您必须戴上厨师的帽子！还要打鸡蛋！您以为只是打鸡蛋而已？您可是遇到难题了！您还得扮演您打破的那个蛋壳！

〔演员们又笑起来，并且冷嘲热讽地议论着。

经理　别说话了！我解释时你们应当听着！（又转向男主角）真的，先生，理智没有盲目的本能来充实，那就只是一个空壳！根据剧中各个角色的作用，您代表理智，您的妻子代表本能。因此，您扮演这个角色时，应当有意识地使自己变成自我操纵的木偶。您懂了吗？

女主角　（摊开双臂）我不懂！

经理　（回到原位）我也是一样！我们往下排演吧，最终你们会满意我的！（以亲昵的语气）我求您多下点功夫，否则，台词这么晦涩难懂，您将吸引不住观众，那就垮台了！（又拍手）注意，注意！我们继续往下排！

提词员　对不起，先生，您允许我坐进厢座里去吗？这里风太大！

经理　当然同意，去吧，去吧！

〔这时剧场传达走进大厅，头戴有饰带的帽子，穿过观众席的甬道走到舞台前面，向经理通报六个角色的到来。角色们稍远地尾随着走进剧场，犹疑不安地打量四周。

〔要使这出戏取得舞台效果，必须用一切办法使这六个角色不与剧团的演员混淆。处理的办法已在脚本中加以说明，即当角色走上舞台时用灯光将一种色彩异常的光芒罩住他们，肯定会起作用。但是这里建议一个最有效和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给角色戴上面具。用一种汗水不会浸湿的材料制成份量很轻的面具，并使演

员的眼睛、鼻孔和嘴巴能够活动。这样也就表现出了本剧的含义。角色不应当作为幽灵出现，而应当代表人为的现实，它们由想象构思出来后便一成不变，因此它们的形象比有着活动多变的本性的演员们更真实更持久。面具有助于向人们提供表现每个人物基本感情色彩的不变的艺术形象：父亲的悔恨，继女的报复，儿子的轻蔑，母亲的痛苦。母亲的面具可在青灰色的眼眶和两颊挂上蜡制的泪珠，就象教堂里表情悲痛的圣母的塑像或画像那样。他们的服装料子和款式也不同寻常，但并不怪异，衣褶笔直，剪裁合身，总之要不让人觉得料子是城里普通的商店可以买得到，衣服是由一般缝纫店所制做的。

〔父亲约莫五十岁，两鬓稀少，但还不是秃顶，须发呈棕褐色，浓密的胡子之中露出一张仍然红润的嘴，经常隐约地浮现出自负的微笑。他脸色苍白，宽阔的前额尤为明显；蓝色的圆眼睛目光明亮而锐利，身穿一件深色的上衣和一条浅色的裤子。他的举止时而殷勤温柔，时而粗暴生硬。

〔母亲在沉重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的压抑下显得畏缩乏力。她穿简朴的黑衣服，戴寡妇的厚面纱。面纱撩开后，露出并不憔悴的脸，但脸色蜡黄，总是低垂两眼。

〔继女，是一个大胆得近乎冒失的姑娘。她十八岁，长得很美，也穿着丧服，却引人注目地雅致。她蔑视弟弟——面色苍白的十四岁男孩，也穿丧服——那又伤心又害怕，几乎魂不附体的模样；而对小妹妹则十分疼爱。女孩约四岁模样，穿着白色衣裙，腰里系一条黑带子。

〔儿子，二十二岁，高身量。他对父亲冷淡之中透出轻蔑，对母亲皱着眉头不理睬。他穿着紫色的大衣，脖子里系一条绿色长围巾。

传达　(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中)对不起，先生。

经理　(粗鲁而急促地)有什么事？

传达　(胆怯地)有几位先生找您。

〔经理和演员们转过脸惊奇地从台上往台下望。

经理　(又生起气来)我在这里排戏！您知道排演时间闲人概不入内吗！(向剧场后面)诸位先生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情？

父亲　(往前走到台边的小梯子旁，其余的人跟在他后面)我们到这里来找一个剧作家。

经理　(又惊又气)一个剧作家？哪一个剧作家？

父亲　任何哪一个普通的剧作家，先生。

经理　但是这里没有剧作家，因为我们不是在排演新写的剧本。

继女　(欣喜地急忙登上小梯)那更好！那更好，先生！我们就可以作您的新剧本。

演员之一　(在其他人的笑声和议论声中)哟，你们听哪！你们听哪！

父亲　(跟着继女走上台)是这样，可惜剧作家不在！(向经理)也许您愿意充当……

〔母亲拉着女孩和男孩走上小梯子开头的几级，在那里等待着。儿子固执地留在下面。

经理　诸位先生想开玩笑吗？

父亲　不是，先生，请您别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痛苦的戏！

继女　我们会使您赚钱的！

经理　我请你们走开，我们没有时间跟疯子说废话！

父亲　（伤心而低声下气地）哦，先生，您要知道，人生充满了无数的荒谬；这些荒谬甚至毫不害臊地不需要真实做外表，因为它们是真实的。

经理　您在说些什么鬼话？

父亲　我是说，事实上一切反常的举动都被称做疯狂，疯狂使臆造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变得象真的一样。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如果这就叫疯狂，它也就是你们职业中唯一的理性。

〔演员们气愤地骚动起来。

经理　（站起身来看着他）噢，是这样？在您看来，我们的职业是疯子干的事情罗？

父亲　呃，把假的做得象真的；先生，这毫无必要，只是为了博得一笑……难道你们的使命不是在舞台上赋予虚构的人物以生命吗？

经理　（立即代表全体演员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是我请您相信，亲爱的先生，演员的职业是非常高尚的职业！虽然目前初出茅庐的剧作家先生们给我们的是蹩脚剧本，让我们演的是一些木偶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您可知道，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曾经在这里，在这舞台上给许多不朽的作品以生命！

〔演员们满意地为经理鼓掌。

父亲　（迫不及待地插话）对！说得好极了！不朽的作品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比呼吸空气、穿着衣服的人更有生命力！也许不太现实，可是更真实！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

〔演员们惊讶地面面相觑。

经理　这怎么可能！您前面说过……

父亲　不，对不起，先生，那些话只是对您而言，因为您冲着我们直嚷没功夫同疯子讲废话。然而没有人能比您更懂得，大自然借助人类的幻想来推动她那至高无上的创造工程。

经理　不错，不错。可是，您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父亲　没有，先生。我只是向您说明，生命诞生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树木或是石头，流水或是蝴蝶……或是女人。都可以诞生出剧中人。

经理　（故作惊讶地讽刺）那么，您和同您一起来的这些先生都是天生的剧中人了？

父亲　您说对了，先生。您看看我们，都是活人。

〔经理和演员们象听到笑话一样哄堂大笑。

父亲　（痛苦地）我对你们这样大笑感到遗憾。我再说一遍，我们带来了一出很苦的戏，诸位先生从这个蒙黑面纱的女人身上能够推测出来。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帮助母亲从小梯子走上舞台，并且神色哀伤庄重地用手拉着她走向舞台另一侧。这时立即有一束表示幻觉的灯光照射他们。女孩和男孩跟在母亲身后，儿子远远地站到舞台后面。继女也离开前台，靠后一些站着。演员们开始时惊呆了，继而欣赏起他们的行动，爆发出掌声，仿佛欢迎他们来演出。

经理　（起初感到惊异，接着生气）够了！别闹了！（然后向角色们）你们走吧，离开这儿！（向舞台监督）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把他们撵出去！

舞台监督　（走上前去，然后又停步不前，仿佛被一种奇怪的恐惧吓住了）走开！走开！

父亲　（向经理）别这样，您听我说，我们……

经理　（高声）总之，我们应当在这里工作！

男主角　这样开玩笑是不正当的……

父亲　（决然地走上前）你们的多疑真令我吃惊！难道诸位先生还没有看惯剧作家创造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在这里活蹦乱跳起来吗？也许因为在那里（指提词员的座位）没有一个关于我们的现成的剧本？

继女　（向经理走去，脸上露出具有魅力的微笑）先生，请您相信，我们是六个很有趣的人物！当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归宿。

父亲　（推开她）是的，失去了归宿，这句话说得对！（马上向经理）您请听，就是说那位创造了我们生命的剧作家后来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使我们成为艺术世界里的实体。先生，这真是一桩罪过，因为幸运地降生为"角色"的人，能够嘲笑死神。他是不死的！人，剧作家，作为创造的工具，是得死去的；他的创造物却不会死！无须特殊的天赋或者奇迹出现，他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桑丘·潘萨①是什么人？堂阿彭迪奥②是什么人？然而他们却天长地久地永生着，因为他们象生命的细胞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富于生殖力的子宫一样，找到了一个能够哺育和滋养他们的幻想，使他们与天地共存！

经理　这些都非常正确。可是你们到这里来想要做什么？

父亲　先生，我们想获得生命。

经理　（讥讽地）永恒的生命吗？

父亲　不是，先生，只想附在你们身上生存一阵子。

---

① 桑丘·潘萨，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

② 堂阿彭迪奥，意大利小说《约婚夫妇》中的人物。

某演员　哎唷，你们听听这话！你们听听这话！

女主角　他们要在我们身上复活！

青年男演员　（指继女）嘿，如果是她在我身上复活，我倒愿意。

父亲　听我说，听我说：剧本还没有写完。（向经理）如果您同意，而且您的演员们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一起协作！

经理　（不耐烦）您要搞协奏曲！我们这里不开音乐会！这里演的是悲剧和喜剧！

父亲　很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这里找您！

经理　剧本在哪里？

父亲　先生，在我们身上。

〔众演员笑。

父亲　戏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戏；我们急不可待地要把戏演出来，内心有一股热情在催促着我们！

继女　（讥讽地做出轻佻的媚态）先生，您知道吗，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是……献给他的！（指父亲，做出几乎要拥抱他的姿态，然后尖声大笑。）

父亲　（恼怒地）你现在庄重一些！我请你不要这么笑！

继女　不笑？那么请听我说：虽然我的父亲去世才两个月，我现在请诸位先生看我唱歌和跳舞！（轻佻地唱起由弗兰西斯·萨拉贝特改编成狐步舞的达维·斯汤贝尔所作《当心周定周》的第一段，并配上舞步。）

中国人真精明，
从上海到北京，
到处都写着：
当心周定周。

〔在她载歌载舞时，演员们，尤其是青年演员们，被她那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向她聚拢，并伸手去抓她，她逃脱；在演员们的鼓掌声中，满不在乎地对待经理的责备。

众男女演员　（笑着鼓掌）好！好样的！真棒！

经理　（生气地）别闹了！他们大概把这里当成咖啡馆了吧？（有些恐慌地把父亲略微拉到一旁）您可说实话，她是疯子吧？

父亲　不，不是！比疯子更坏！

继女　（马上奔向经理）更坏！更坏！先生，不是这样！请听我说：您赶快让我们演这出戏吧，因此您将看到我飞快地离去，那时候这个小宝贝（从母亲身边把女孩领到经理面前）——您看她不是很可爱吗？（把她抱起来，吻她）乖乖！乖乖！（不舍地将她放在地上，激动地说下去）是的，当这个可爱的小宝贝突然被上帝从母亲的怀里夺走时，而这个傻瓜（粗鲁地抓住男孩的一只衣袖，把他拉到前面来）做出只有他这么笨的人才做得出的蠢事时，那时您将看到我飞快地离去，先生，真会这样！我要插翅飞走！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还不到那个时候！在我跟他（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有过那次过分亲热的行为之后，我再也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不能再看着母亲为了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而痛苦（指儿子），您瞧瞧他！您瞧瞧他！他无情无义，冷若冰霜，因为只有他是合法的儿子！他蔑视我，蔑视他（指男孩），蔑视这个小女孩；因为我们是私生子。您懂了吗？私生子。（走向母亲并拥抱她）这可怜的母亲是我们大家的亲生母亲，他竟然不肯承认她也是他的母亲。他居高临下地把她当做只是生了我们三个私生子的母亲来看待。卑劣的小人！（这些话说得又急又快，在说到"私生子"时声音提高，最后"卑劣的

小人”是缓慢地逐字吐出来的。）

母亲　（不胜悲哀地向经理）先生，我求您，看在这两个孩子的分上……（感到气力不支，踉跄一步）——哎呀，我的上帝……

父亲　（和几乎全体演员一起惊慌地跑过去扶住她）请拿把椅子来，拿把椅子给这可怜的寡妇！

众演员　（赶过来）真晕倒了？是真的吗？

经理　拿椅子来，快！

〔一个演员拿来一把椅子，其他演员关心地围在旁边。母亲坐到椅上，竭力阻止父亲揭开她那遮住脸的面纱。

父亲　先生，您看看她，看看她……

母亲　不行，上帝，你不要动！

父亲　让人们看看你吧！（揭下她的面纱。）

母亲　（站起身，用双手捂住脸，拚命叫喊）啊，先生，我求您不要让这个人的阴谋得逞，那对我太可怕了！

经理　（困惑不解）真是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向父亲）这是您的太太吗？

父亲　（立即）是的，先生，是我的妻子！

经理　既然您活着，她怎么变成寡妇了呢？

〔演员们由惊讶转为嬉笑。

父亲　（伤心至极，十分愤怒地）不要笑！求你们不要这样笑！她的悲剧就在这里，先生。她另外还有一个男人，他本来也应当来这里的。

母亲　（叫喊）不对！不对！

继女　他幸运地死了，死去两个月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您看，我们还在为他服丧。

父亲　您听我说，他今天没有来，并不仅仅因为他死了。他不来是因为——请看看她，先生，您马上就可以理解！她的悲剧不是一场三角恋爱，她没有那样的本事。她心里根本就没有爱情，也许有的只是一丝感激之情，不是对我，是对那个男人！她不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母亲！实际上，她的悲剧——很动人的，先生，是很动人的！——全部表现在由她跟两个男人生的这四个孩子身上。

母亲　我，跟两个男人？你竟敢说我有两个男人，难道不是你故意造成的吗？是他，先生！是他把另一个男人硬塞给我的！他迫使我跟那个人一起出走！

继女　（突然忿忿不平地）这不是真话！

母亲　（愕然）为什么不是真话？

继女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母亲　你知道什么呢？

继女　不是真的！（向经理）您不要相信她的话！您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吗？是为了那个家伙！（指儿子）因为那个做儿子的冷淡态度伤透了她的心，折磨着她的灵魂。她想让他相信那时扔下两岁的他出走，是他（指父亲）逼迫的。

母亲　（大声）他逼我，他逼我这样做，我请上帝做证。（向经理）您问他（指丈夫）是不是吧！让他说吧！……她（指女儿）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

继女　我知道。我父亲在世时，你同他一直生活得和睦美满。你能否认吗？

母亲　我不否认，不……

继女　他对你始终满怀深情和体贴！（生气地向男孩）不是这样吗？你说呀！为什么不说话？你这傻瓜。

母亲　别逼这个可怜的孩子！女儿，你为什么要让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我并不是存心伤害你父亲的。我要驳斥他，说明我抛弃他的那个家和我的儿子出走，既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过错，也不是因为我闹什么恋爱。

父亲　先生，她说的是实话。是我造成的。

〔静默。

男主角　（向他的同行）你们看，这是演的什么戏！

女主角　让他们演给我们看，给我们看！

青年男演员　总算有这么一次了！

经理　（开始产生极大的兴趣）我们听他说！听他说！

〔他说着就顺着小梯子走下舞台，站在剧场里，仿佛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演出的效果。

儿子　（站在原地不动，冷冷地轻声讥诮）对罗，现在你们就要听他长篇大论地讲哲学了。他会对你们说那是出于“实验狂热”。

父亲　你是一个残忍的蠢货，我对你说过一百次了！（向站在剧场里的经理）先生，他讥笑我，说这是我用来开脱自己的一种措辞。

儿子　（不屑地）措辞。

父亲　措辞！措辞！对于一桩无法明言的事实，对于一件已经铸成的大错，找一种能够平心静气的含糊的措辞，岂不使大家心里都好受一些吗？

继女　当然，悔恨也是无法明言，无法直说的！

父亲　悔恨吗？不，我不仅仅用言语来消释我心中的悔恨。

继女　还用一点儿金钱，是的，是的，还用一点儿金钱！先生，他那时用一百里拉收买我！

〔演员们反感地骚动。

儿子 （憎恨地对同母异父的妹妹）这是胡说！

继女 胡说？这些钱用一个淡蓝色的信封装着，放在帕奇夫人商店后屋里一张桃花心木的小桌子上。先生，您知道吗？帕奇夫人是一个借口出售“衣服和大衣”为名引诱我们良家女子入“罗网”的女人。

儿子 你用他要付给你的这一百里拉买到了在大家面前称王称霸的权利吗？请注意，幸亏他并没有理由付钱给你。

继女 嘿，我们可是在那种地方呆过的，你懂吗！（大笑。）

母亲 （反对地）丢人哪，女儿，丢人哪！

继女 （冲动地）丢人？这是我在报复！我发抖，先生，我害怕，那一幕情景重现了！那间屋子……这里是挂大衣的橱窗，那里是沙发床、梳妆镜、一架屏风，窗子下面是那张桃花心木的小桌子，上面放着那个装一百里拉的淡蓝色信封。我看见信封了！我可以拿到它了！但是，请大家必须转过脸去，因为我几乎是一丝不挂的！我不再脸红了，因为现在应该脸红的是他！（指父亲）我肯定地跟你们说，他那时脸色苍白极了，苍白极了！（向经理）请相信我的话，先生！

经理 现在我一点儿都不懂了。

父亲 当然！她漏掉了一些情节。先生，请您安排一下顺序，让我先说吧。她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地侮辱我，您不要听信她的话。

继女 不能在这里讲那件事情的经过！不能在这里讲！

父亲 我不讲什么，我是想向他解释清楚。

继女 哦，那好，说吧！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经理这时走上台去整顿秩序。

父亲　事情就坏在这里！坏在说话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内心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内心世界！先生，假如我说话时掺进了我心里对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看法，而听话的人照例又会用他心里所想的意义和价值来加以理解，我们怎么还能够互相了解呢？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您看，我对这个女人（指母亲）的怜悯，全部的怜悯，都被她理解为最狠心的残忍！

母亲　难道不是你把我赶出门的吗？

父亲　您听见她的话了吗？赶出门！她认为是我把她赶出去的！

母亲　你能说会道，我不会……但是，先生，请您听我说，在他娶我之后……谁知道他为什么娶我！我原来是一个不抱奢望的穷女子……

父亲　正是因为这一点，正因为你出身贫寒我才娶你。我喜欢你温顺柔和的性格，以为……（他看见她否认的表示就不往下说了，因为无法使她理解，只好摊开双手表示失望，然后转向经理）您看见吗？她不同意！可怕，先生，您可知道这多么可怕，她的精神麻木不仁！（拍前额）她有感情，是的，对孩子的感情！但是头脑却很迟钝，迟钝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继女　那么，现在就请他说说他的聪明曾经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吧。

父亲　谁能预料到好心不得好报呢！

〔这时女主角因见男主角与继女调情而不悦，走上前来问经理。

女主角　对不起，经理先生，还排戏吗？

经理　当然还排！当然还排！这会儿先听他们讲讲。

男青年演员　真是一件新鲜事！

女青年演员　有趣极了！

女主角　是呀，对于那些喜欢这种事情的人是有趣的。（瞟男主角一眼。）

经理　（向父亲）您应该把这件事情说得清楚一些。（坐下。）

父亲　那好吧，您听着，先生。从前有一个穷汉子跟我在一起工作，是我的下属，我的秘书，他为人忠诚可靠，他理解她的全部见解（指母亲），他们趣味相投，但是并没有暧昧不清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一些吧！他象她一样也是一个正派的老实人，他们不仅不会做缺德的事，甚至连想也不敢想！

继女　相反，他都想到了，并且替他们做到了！

父亲　不对！我是想成全他们的好事——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不否认这一点！先生，事情弄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我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一句话，他们就立刻彼此交换眼色，马上从对方的眼睛里寻求暗示，以便怎样理解我的话而不致使我生气。您知道，这种举动就足以惹我时时发火，使我达到了忍不可遏的地步。

经理　请问，您为什么不辞退这个秘书呢？

父亲　您说得很对！我是把他辞退了，先生！但是，我看见这个可怜的女人留在家里是那样地孤独寂寞，如同一个被人好心收养的无主的牲畜。

母亲　哼，可不是吗！

父亲　（马上转向她，抢先说）关于儿子的事，是吗？

母亲　先生，他先从我怀里把儿子夺走了！

父亲　但这并不是为了伤害你！是为了使他在乡下长得健康结

实一些！

继女　（讽刺地指儿子）后果不是很清楚吗？

父亲　（立即）唉，他后来长成这个样子，也是我的过错吗？先生，我替他在乡下找了一个农妇做奶妈。我的妻子虽然出身贫寒，我觉得却有一副娇贵的体态。这是我看中她的原因。也许这是一种偏见；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一贯强烈地追求无懈可击的道德上的健全！

〔继女这时又放肆地大笑起来。

父亲　您让她不要笑了！简直无法忍受！

经理　请您不要笑了！让我听他说，上帝哟！

〔受到经理的责备后，继女戛然收住笑声，立即堕入迷惘的沉思之中。经理又走下舞台去观看舞台效果。

父亲　我不忍再看身边的这个女人，请相信，决不是出于厌恶，而是由于苦闷——我心中实在苦闷，也出于一种痛苦的担忧——我为她担忧。

母亲　他就把我赶出来了！

父亲　我把她好好地交给了那个男人，先生，这是为了让她从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母亲　也解脱了他自己身上的束缚！

父亲　是这样，先生，我也解放了——我承认！没料想到惹出了大乱子。我这样做是出于好意……我为她考虑得比我自己还多，我敢发誓是这样！（两臂交叉放在胸前，然后迅速转向母亲）在他突然背着我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之前，我没有对你撒手不管，你说，我是不是一直关心着你？他愚蠢地误解了我对你单纯无私的关心，先生，请相信，那是很单纯的，没有丝毫不良用心。我对她那个正在兴旺起来的新家庭

怀有无比的亲切感。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指继女。）

继女　是呀，还有哩！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您知道吗？两条小辫子搭在肩膀上，裤子比裙子还长，只有这么高，放学时，我常在学校门口看见他。他是来看我的……

父亲　这是居心不良的举动！不光明正大！

继女　不，为什么？

父亲　不光明正大！不光明正大！（激动地向经理解释）先生，自从她（指母亲）离去后，我觉得我的家立刻变得空荡荡的。她原是我的累赘，可是她毕竟充实了我的家！我象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几间屋子里转来转去，我感到孤单寂寞。这个孩子（指儿子）寄养在外面。当他回到家里时，不知为什么他不象是我亲生的儿子。在我和他之间没有母亲，他孤独地自己长大，同我既没有感情上的也没有思想上的联系。同时，很奇怪，先生，却也是事实，我开始对由我一手创造出来的她的家，产生了好奇心，后来逐渐地被吸引住了。对她的挂念慢慢填补了我心头的空虚。我需要，非常需要确实知道她生活安宁，成天忙于琐碎的家务，由于摆脱了我给她造成的复杂的精神折磨而感到幸福。于是，为了证实我想知道的情况，我就去学校门口看望这个孩子。

继女　是呀！他在街上跟着我走，对我微笑，到了家门口，他就同我握手告别，就是这样！我不高兴地瞪眼看他。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告诉妈妈。而她一定立即猜出是他了。（母亲点头同意）于是她好几天不让我去上学。当我再去上学时，我又在校门口看见了他——真可笑！——他手里拿着一个大纸包。他走近我，抚摸我；他从纸包里拿出一顶漂亮的佛罗伦萨大草帽，那上面还有一个用五月小玫瑰编成的花

圈——都是送给我的！

经理　这简直是一篇小说，我的先生们！

儿子　（厌恶地）对，这是作文章！作文章！

父亲　先生，不是作文章！这是生活！这是痛苦的经历！

经理　对！可是不能排成戏！

父亲　我同意，先生！因为这些还只是一个楔子，我不是说就演这些。您看到了，她（指继女）已经不是那个小女孩了，那时候她的辫子搭在肩膀上……

继女　裤子露在裙子外面！

父亲　先生，戏从现在开始了！既新奇又复杂。

继女　（傲慢而阴沉地走上前）我的父亲去世之后……

父亲　（抢前，不给她说话的机会）先生，他们的生活就穷困艰难起来！他们又回到本城，也不让我知道。她真糊涂。她勉强会写几个字；但是她可以让女儿和男孩写信告诉我，他们需要帮助！

母亲　先生，我告诉您，我怎么能料想到他还有这种好心肠呢？

父亲　这就是你的过错了，你从来就猜测不出我的任何心思！

母亲　分离多年，发生了那一切之后……

父亲　难道那位好汉让你远走他乡，也是我的过错吗？（向经理）先生，他们走得那么突然……我不知道他们迁居哪里，我找不到他们的行踪。那么，年深月久，我对他们的挂念也就逐渐淡薄了。没有想到在她们回来之后，这出残酷的戏突然开场了。那时，我不由自主地被我那仍旧还有的肉欲的苦恼所驱使……唉，苦恼，对于一个不愿意有不正当关系的独身男子来说真是苦恼；既不是太老，可以不需要女人，又不是很年轻，可以毫不自惭地轻易找到一个！苦恼

吗？不！是恐惧，恐惧：因为没有女人肯爱他了！当他看清这种处境时，他就应当不去做了……唉！先生，每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总是装得一本正经，但是他自己清楚他心里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向诱惑屈服之后，马上又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就象在一座坟墓前面树起一块完整坚固的石碑一样，以此来掩饰羞耻的痕迹和埋葬丑恶的记忆。人人都是如此，只是没有勇气把这些说出来罢了。

继女　做事的勇气倒是人人都有的！

父亲　人人都有！只是偷偷地干！所以，说出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只要他说出来，就倒了楣！人们就要给他安上放荡的罪名。这是不对的，先生。他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好一些，因为他不怕用理智的光辉去赤裸裸地揭开人类兽性的羞耻，别人却都闭上眼睛不敢正视。比如女人，就是这样。女人是怎么行事的呢？她用挑逗的媚眼来引诱你，你抓住她！刚刚把她抱住，她就立刻闭上眼睛。这是她顺从的表示，以此告诉男人："你别看了，我已经看不见了！"

继女　什么时候她不再闭眼睛呢？当她觉得没有必要闭上双眼来掩饰自己的赧颜时，反而用那已经变得冷漠无情的眼光去看那个男人，没有一丝的柔情，为什么男人对此却视而不见呢？啊，真讨厌，我真讨厌，这些混乱不清的道理，这一套哲学把人的兽性揭示出来，然后又去保全它，姑息它……先生，这一套话，我听不下去！因为当一个人抛弃了做"人"的一切累赘，抛弃了一切美好的追求，一切纯真的感情，抛弃了理想、责任、情操和廉耻，把生活"简化"到禽兽的地步时，却侈谈起悔恨，没有比这更使人厌恶得作呕的事情了——

简直是鳄鱼的眼泪！

经理　我们还是讲事实吧，讲事情经过吧，我的先生们！这些都是议论！

父亲　好吧，先生！事实只是一只口袋，它空着的时候立不起来。要使它竖立起来，必须往袋子里面装上支配行动的理智和感情。我那时无法得知那个男人是死了，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这里。为了养活孩子，她（指母亲）就在附近当裁缝，正好是从那个女人……那个帕奇夫人那里领活计。

继女　诸位，你们可知道，帕奇夫人是一个能干的穿针引线的人物！表面上，她伺候一些上流社会的漂亮太太，其实她设下圈套，利用这些漂漂亮亮的太太……更不用提别的那些女人如何了！

母亲　先生，请您相信我的话，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个老妖精给我活干，是因为看中了我的女儿……

继女　可怜的妈妈！先生，您知道，当我把妈妈做好的活计送去时，那个女人是怎么做的吗？她指给我看妈妈做活时做坏了的地方，要求赔偿。先生，您明白吗，结果是由我来偿还，而我可怜的母亲每天缝补帕奇夫人的那些东西直到深更半夜，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我和两个孩子受苦受累！

〔演员们做出愤慨的表示，并且为之感叹。

经理　（立刻接上）在那里，有一天，您遇见了——

继女　（指父亲）——他，他，先生！他是一个老主顾！您看，将要演出一场好戏了！精彩的好戏！

父亲　后来她母亲突然到来——

继女　（马上狡黠地）几乎撞见了！

父亲　（高声）没有，她来得很及时，很及时！真侥幸，我及时认

出了她！于是我把她们都带回了家。先生，您可以想到现在我和她相遇时的尴尬情景：她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呢，我简直不敢抬起头来正眼看她！

继女　真是怪事！先生，在那件事情之后，难道他能把我当一个正派、纯洁、有教养的娇小姐看待吗？难道他还认为我符合他的要求，具备“无懈可击的道德上的健全”吗？

父亲　先生！对我来说，全部悲剧就发生在这里，这是良心的悲剧。我们大家都认为“良心”只有一种，其实不然，有许多种“良心”，人们的良心是各式各样，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这个人有这个人的“良心”，那个人有那个人的“良心”，彼此天差地别！我们还幻想式地认为“某种良心”永远是大家行动的准则。并非如此啊！并非如此！当你的某一行动使你陷入一种不幸的困境，突然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时——我并不是说人人都会遇到这种处境——你就会发现，人们用这唯一的准则以这一次行为来判断你的一生，仿佛你的一辈子都断送在这件事情上了，因此而羞辱你，这是多么的不公平！现在，您明白了这个姑娘的不良用心吗？她在一个她不应该看见我、我也不应该看见她的地方和场合，偶然地遇到我；我从未想到我一生中短暂的无聊时刻竟会与她在一起，她要我把这当成一个既成事实予以承认！先生，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这一点。您将会发现这出悲剧的最大价值就在其中。其次，才是其他人的遭遇！他的故事……（指儿子。）

儿子　（轻蔑地耸肩）别提我，与我无关！

父亲　跟你没有关系吗？

儿子　没有，而且我不想介入，因此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能跟

你们一起在这里演戏！

继女　我们是粗鄙下贱的人！他是高贵的绅士！但是，先生，您可以看出来，我几次用鄙视的眼光把他看得低下了头——因为他知道他对不起我。

儿子　（瞟他一眼）我吗？

继女　你！你！是你使得我流落街头的！是你！（演员们表示愤慨）你用冷冰冰的态度把我们拒之门外，不用说没有骨肉之情，连济人危难的怜悯之心也一点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一伙侵犯了你那合法王国的强盗！先生，我希望您看看我和他单独相处的那些场面！他说我在大家面前横行霸道。可是，您看吧，正是他的这种态度逼得我提出那个被他称为"卑鄙无耻"的理由，我和我的母亲——也是他的母亲——才以"女主人"的身份住进他的家的。

儿子　（缓缓地走上前）先生，他们串通一气，平白无故地欺负我。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做儿子的，有一天，他正安安稳稳地守在家里，突然闯进一位傲慢无理的小姐，就是这个样子，"两眼冲天"地问他父亲是否在家，我也不知道她找他有什么事情；不久之后只见她又来了，还是那么神气活现，还带着那个小女孩；后来看见她以一种很暧昧的态度对待父亲，迫不及待地找他要钱，说话的语气使人觉得他必须给钱，因为他负有这种义务。这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父亲　实际上，我的确有这个义务：这是对你母亲的义务！

儿子　我怎么能知道呢？先生，我何曾见过她？我又何曾听人说起过她？有一天，我看见她同她（指继女）来了，带着那个男孩，还有那个小女孩。人们告诉我："你知道吗？她就是你的母亲！"我从她（再指继女）的举动里猜到了她们的用

意。就这样，不久之后她们就住到家里来了……先生，我不能也不愿意把我看到和想到的东西说出来，甚至对我自己也不想说。所以，您可以相信，我是不会惹事生非的。先生，我是戏里一个“不登台”的角色；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难受，难受极了。你们让我走开吧！

父亲 你说什么？这是借口！正是因为你这样才……

儿子 （很气愤地）你了解我吗？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父亲 我承认！我承认！这不也是一个情节吗？你对我、对你的母亲是这么冷漠、狠心，你的母亲回到家里，她第一次看见已经长得这么大的你，她的眼睛认不出你来了，但是她的心里知道你是她的儿子……（向经理指着母亲）您看：她哭了！

继女 （生气地跺着一只脚）她象一个傻子！

父亲 （马上指着继女对经理说）她不能忍受他的那种态度，这是可想而知的！（重新指儿子）他说与他无关，相反他几乎是剧情的关键人物，您看那个男孩，他总是畏畏缩缩地寸步不离母亲……因为他害怕他！也许他的情况是最痛苦的：他比别人更加感到陌生，可怜的孩子感到被人收留的屈辱和哀伤——虽然是出于好心的收留……（自以为是地）他完全象他的父亲！胆怯，沉默……

经理 喂，这可不好！您不知道孩子们上舞台是件为难的事！

父亲 噢，但是他很快就要离去，您不要发愁！还有那个小女孩也一样，她还先走一步……

经理 那很好！我对您说真心话：我对这一切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看出这是可以发掘出一出好戏的材料！

继女 （欲插入谈话）有我这样一个人物，还能不是好戏吗！

父亲　（急于想知道经理的决定，制止她说话）你不要说话！

经理　（没有注意到插话，继续说）很新奇，是的……

父亲　嗯，是最新奇的，先生！

经理　还真有胆量——我说，你们就这样跑到我面前演起来了……

父亲　先生，您还不明白：我们生来就是舞台上的人……

经理　你们是业余演员？

父亲　不是，我是说生来就是舞台上的人，因为……

经理　哼，别瞎说了，您一定演过戏！

父亲　没有，先生。可也是，每一个人都演着一个自己选择的角色，或者别人为他指定的生活中的某一个角色。在我身上，也跟在别人身上一样，热情一旦迸发，就会产生出有点戏剧性的事情来……

经理　让我们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您要知道，亲爱的先生，这里还没有剧作家……我可以把一个剧作家的地址告诉您……

父亲　不用了，您听我说：您就当剧作家吧。

经理　我？您说什么？

父亲　是的，您！您！为什么不可以呢？

经理　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

父亲　请问，难道不能从现在开始写吗？并不困难。许多人都会的！您的任务很容易完成，因为我们都活生生地站在您的面前。

经理　这还不够！

父亲　怎么还不够呢？我们把戏演给您看……

经理　是呀！但总得有人把它写下来！

父亲　不用。既然有了现成的表演，有人一场一场地记录下来就行了。只需要写一个剧情简介。试一试吧！

经理　（被说动，又上舞台）唉……我简直被您的建议迷住了……这样吧，就当闹着玩……咱们真来试一试！

父亲　这就对了，先生！您一定会看到一部好戏诞生的！我现在就可以把剧情大意告诉您！

经理　您算把我迷住了……把我迷住了。我们试试吧……请您跟我到我的办公室去吧。（转向众演员）你们休息一会儿，但是不要走远了。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后，大家都回到这里来。（向父亲）咱们试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也许真有点不寻常的东西会出现……

父亲　那是不用怀疑的！您不认为，让他们也一起来会更好吗？（指其余的角色。）

经理　好，来吧，来吧！（欲下，又回来对众演员）喂！我再说一遍，一刻钟后大家准时回来！

〔经理和六个角色穿场下。众演员留在舞台上，疑惑不解地面面相觑。

男主角　他说的是真话吗？他打算干什么？

男青年演员　这真是一个又美又妙的狂想！

第三位演员　他想让我们匆匆忙忙地做这种即兴表演吗？

男青年演员　对啦！就象卖艺的小丑那样！

女主角　哼，他以为我会参加这种胡闹……

女青年演员　我也不演这种戏！

第四位演员　我倒想知道那一伙究竟是什么人。（指角色们。）

第三位演员　你当他们是什么人！不是疯子就是小丑！

男青年演员　那经理为什么听信他们的话呢？

第三位演员　虚荣心作怪！痴心妄想要当剧作家……

男主角　真是旷古奇闻！我的先生们，难道戏剧应当贬低到这种地步……

第五位演员　真叫人开心！

第三位演员　唉！等着看最后的结果吧。

〔演员们议论着离开舞台，有的从台后的小门出去，有的回到化装室。幕布不落。停顿二十分钟。

〔剧场铃响，通知演出再次开始。

〔演员们、舞台监督、布景员、提词员、道具员都从化装室、舞台上的小门、也有的从观众席里走上舞台，同时经理和六个角色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剧场的灯光熄灭，舞台上的灯光同前场。

经理　快点儿，快点儿，先生们！都来了吗？注意，注意。开始了！——布景员！

布景员　来了！

经理　赶快布置出一间客厅。只需要两块侧壁和一块带门的后壁。我说，要快一点儿！

〔布景员立刻执行。当经理和舞台监督、道具员、提词员以及六个角色一起商量即将开始的演出时，他用玫瑰色和金色的木板做墙壁，布置出一间客厅。

经理　（向道具员）您去仓库看看是否有一张坐榻。

道具员　先生，有的，有一张绿色的。

继女　不行，不是绿的！那是一张黄的，带着花卉图案，用“粗呢子”蒙面，挺大的，非常舒服。

道具员　哦，没有这样的。

经理　那没有关系！就放上我们有的那张吧。

继女　为什么没有关系？

经理　现在是排演！我请您不要管这些事情！（向舞台监督）你看看有没有一架又高又窄的玻璃橱窗。

继女　还有小桌子，一张桃花心木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淡蓝色的信封！

舞台监督　（向经理）有一张描金的小桌子。

经理　好，就用它吧！

父亲　还要一面梳妆镜。

继女　还有屏风！一架屏风，我说，如果没有屏风，我怎么办呢？

舞台监督　是的，小姐，我们有很多屏风，您不必担心。

经理　（向继女）最后还有一些衣架，是吗？

继女　是，要有很多，很多！

经理　（向舞台监督）看到有多少就拿多少来。

舞台监督　好，先生，我去拿！

〔经理继续与提词员、演员以及剧中人说话。舞台监督让服务人员把所说的家具搬上舞台，摆好。

经理　（向提词员）您，现在回到您的厢座去吧。您看，这是每一幕的剧情大意。（递给他几页稿纸）现在需要您做一件特殊的工作。

提词员　速记吗？

经理　（惊喜地）噢，好极了！您会速记？

提词员　我提词不好，但速记倒是……

经理　那就是说您不仅提词好，而且速记更好！（向一位舞台服务人员）快到我的办公室去拿纸，多拿一些，找到多少全拿来！

〔舞台服务员下，一会儿拿着一大叠纸上，交给提词员。

经理 （继续向提词员）您随着演出逐场记录，尽量多记台词，至少把那些主要的记下来。（然后向众演员）让开点，先生们！喂，你们到这边来（指左方），认真地观看！

女主角 但是，对不起，这是让我们……

经理 （阻止她）不要你们即兴表演，您放心吧！

男主角 那么，我们做什么？

经理 不做什么！现在你们就是听和看！以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写好的一份台词。现在要尽可能地试演一次！是他们演出！（指角色们。）

父亲 （仿佛从天上坠落到混乱的舞台上）我们？请问，什么叫试演？

经理 试演——试演给他们看！（指演员们。）

父亲 可是我们已经是角色……

经理 好，就算是“角色”；但是，亲爱的先生，角色不在这里表演。演员才在这里表演。角色是在剧本里面（指提词员的厢座）——假如有一个剧本的话！

父亲 对了！正因为没有剧本，先生们才有机会看到活的角色站在面前……

经理 真妙呀！你们全都要自己来干？你们要自己面对观众表演吗？

父亲 是啊。

经理 哈，我敢向您保证，那真会演出好戏来了！

男主角 那么，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

经理 他们居然自以为会演戏！真叫人好笑……

〔演员们笑起来。

经理 喂，您看，他们都笑了。（忽然想到）我想起来了，还有一

件事情！应当分配角色。哦，这也不难。所有的角色都是现成的：（向女配角）太太，您扮演母亲。（向父亲）您应当给她取个名字。

父亲　她的名字叫阿玛丽亚，先生。

经理　这是您妻子的名字。我们不愿意用她的真名叫她。

父亲　对不起，为什么不行？她就叫这个名字……哦，变成这位女士了……（低低地抬手指女配角）我看她（指母亲）是阿玛丽亚。反正，随您便吧……（越来越胡涂）我不知道跟您说什么了……我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开始听到我自己说出的话变得不象我的声音，好象另一个人的声音。

经理　您不要为此发愁！我们会使用正确的语调的！如果那个名字，您愿意用"阿玛丽亚"，那就叫阿玛丽亚；或者您不愿意，我们就另外取一个。现在，我们把角色定下来：（向男青年演员）您演儿子；（向女主角）小姐，您演继女。

继女　（欣喜地）什么，什么？这个女人是我吗？（大笑起来。）

经理　（生气地）有什么好笑的？

女主角　（愤然）从来没有人敢笑话我！我声明我要求得到尊重，否则我就走。

继女　别走，对不起，我不是笑您。

经理　（向继女）您应当感到荣幸，因为您的角色被……

女主角　（马上气愤地）被"这个女人"扮演！

继女　可是我那不是说您，您要知道！我是说我自己，我在您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我自己来，我就是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您不……一点儿也不象我呀！

父亲　真是这样，先生！您看，我们的风度——

经理　什么你们的风度！你们以为自己很有风度吗？根本

没有！

父亲　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风度？

经理　完全没有！你们的风度只能在舞台上形成，由演员们用容貌、体形、声音、动作表现出来。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演员，擅长表演高级剧目：如果你们的这出小戏将来能在舞台上站得住脚的话，请您相信，那将全部归功于我的演员们。

父亲　先生，我不敢反驳您。可是您要知道，这对我们是一种很难熬的痛苦，因为就象您看到的，我们的体形，我们的长相就是这样的——

经理　（不耐烦地打断）至于外貌，可以用化装的办法来改变，用化装来改变！亲爱的先生！

父亲　我明白了；可是声音、动作——

经理　——哦，总之，完全象您自己的您，在舞台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扮演您的演员；这也就够了！

父亲　我懂了，先生。而且我现在也许猜中了剧作家为什么不愿意完成剧本以供上演，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就是这样的活人。我不想得罪您的演员们。上帝为我作证！但是，我想当我看到别人扮演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由谁来扮演……

男主角　（傲气地站起身，向他迎过去，后面跟着一些嬉笑着的快活的女青年演员）由我，如果您不感到遗憾的话。

父亲　（谦恭而谄媚地）荣幸之至，先生。（鞠躬）我想是这样，无论这位先生怎样用尽心思和才华，把我搬到他身上去……（不敢往下说。）

男主角　说完吧，说完吧。

〔一些女演员笑。

父亲　呃，我说，化装可以使他的面孔勉强象我……他这样的身材却……（众演员笑）很难把我扮演得同真的我一样。除开外形，将来在舞台上出现的只是他按照他的理解——如果他能理解我的话——来塑造的我，而不象我自己内心所感觉到的我。我认为，关于这一点，那些被请来评论我们的人，是应当考虑到的。

经理　您现在就想到批评家的评论了吗？我一直在挨他们的指责！让批评家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还是多想想演戏的事，还不知道能不能演成哩！（停住说话，环顾四周）快，快！布景弄好了吗？（向演员和角色）你们散开！让我看看。（从舞台上走下，站到观众席里）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向继女）您认为这样的布景合适吗？

继女　哼！我觉得实在不象。

经理　别这么想了！您不要以为我们能把帕奇夫人的后屋象您看到的那样丝毫不差地在这里修造起来！（向父亲）您说过那间屋子裱糊着壁纸吗？

父亲　是的，先生。墙壁上是纯白的纸。

经理　我们没有纯白的，只有带长条纹的；这无关紧要！我想，我们的家俱大概齐全了！这张小桌子，把它稍微往前放！

〔舞台服务人员搬桌子。

经理　（向道具员）您还要拿一个信封来，最好是淡蓝色的；把它交给先生。（指父亲。）

道具员　写信用的信封吗？

经理和父亲　写信用的，写信用的。

道具员　马上就拿来！（退下。）

经理　快，快开始！第一场是小姐上。

〔女主角走上前。

经理　不对，您等等！我说的是这位小姐。（指继女）您先看着——

继女　（接着说）我把她演活了！

女主角　（不服气地）我只要一上场，也能把她演得活灵活现，您放心吧！

经理　（用手捂头）我的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再争吵了！那么，第一场是小姐和帕奇夫人。啊！（茫然四顾，回到台上）这位帕奇夫人在哪里？

父亲　她没有同我们一起来，先生。

经理　那怎么办呢？

父亲　她可是活着的，她还活着！

经理　好哇！可是她在哪里？

父亲　这么办，您让我说句话。（转向女演员们）诸位女士们，请帮我的忙，把帽子借给我用一会儿。

众女演员　（觉得有点奇怪，带笑地一齐问）——什么呀？

——帽子吗？

——他说什么？

——为什么呀？

——啊，听着！

经理　您要用这些帽子做什么？

〔众演员笑。

父亲　哦，不做什么。把帽子在衣架上挂一会儿。再请哪位女士好心地脱下大衣。

男演员们　（同前）——还要大衣？

——然后呢？

——他一定是疯了！

几个女演员 （同前）——可是为什么呢？

——只要大衣吗？

父亲 把大衣在这里挂一会儿……请帮忙。你们乐意吗？

众女演员 （摘下帽子，有的还脱下大衣，笑着走向衣架，把衣帽挂上）——为什么不行呢？

——您看，挂上了！

——这不是真的很可笑吗？

——我们应当把衣帽陈列在这里展览吗？

父亲 对了，女士们，正是要这样陈列起来！

经理 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父亲 先生，是这样：也许我们把布景做得好一些，她就会被那些她经营的商品吸引，说不定自己到我们这里来了！……看！看！（请大家看台后的入口处。）

〔舞台后面的门被推开，帕奇夫人走进来，向前迈了几步。她是一个身体肥胖、相貌丑陋的老太婆，头上戴着西班牙女人式样的胡萝卜色华丽假发，还斜插着一枝盛开的玫瑰花；脸上涂满脂粉，身穿鲜艳俗气的大红绸缎，一只手拿着一把羽毛扇，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中间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她一露面，演员们和经理立刻惊叫着涌出舞台，奔向小梯子，欲往剧场里逃跑，而继女却象见到了女主人一般，急忙恭敬地迎上去。

继女 （趋前）您来了！您来了！

父亲 （兴奋地）是她！我说过她会来的！她真的到了！

经理 （惊魂稍定，恼怒地）这是什么花招？

男主角 （几乎同时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青年演员 （同前）那个女人从哪儿来的？

女青年演员 （同前）他们把她事先藏起来了！

女主角 （同前）这是变戏法！

父亲 （压过所有的指责声）请听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以一种庸俗的见解来诋毁这个奇迹呢？其实是舞台布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环境，它的魔力就招致奇迹出现。她比你们更有权利生存在这里面，因为她不是比你们更真实得多吗？你们当中谁演帕奇夫人？好的，这就是帕奇夫人本人！你们一定同意我说那位扮演她的演员没有她本人真实！你们看：我的女儿已经认出她来了，并且马上向她走过去了！你们快看，快看这幕戏吧！

〔经理和众演员迟疑地回到舞台上。

〔演员们在抱怨，父亲在解释时，继女与帕奇夫人之间的戏已经自然地开始。她们极轻地以一种舞台上通常不用的低声说话。因此，当演员们由于父亲的提醒转向她们望去时，就看到帕奇夫人用一只手托住继女的下巴，把她的头抬起来，听到她以一种难懂的方式跟继女说话。他们用心听了一会儿，然后很快就表示出失望。

经理 嗯？

男主角 她说些什么？

女主角 什么也听不见！

男青年演员 大声说！大声说！

继女 （离开神秘莫测地微笑着的帕奇夫人，走到演员们跟前）“大声说”吗！怎么大声说？这不是能大声说得出口的事情！我刚才大叫大嚷，是为了羞辱他（指父亲），替自己出气！可是，同帕奇夫人却是另一回事情了，先生们：做这种

勾当有被罚苦役的危险哪！

经理 真妙呀！喂，是这样吗？可是在这里必须让人们听得见，我亲爱的！我们在台上都听不见！您想想观众还坐在台下哩！必须做戏。另外，我们将来并不象现在这样站在这里听，你们可以大声说话。你们假设是在店后的一间房子里，没有旁人在场。

〔继女妩媚诡秘地微笑着，晃动手指，几次表示不同意。

经理 为什么不行？

继女 （低声而神秘地）先生，如果她（指帕奇夫人）大声说话，有人会听见的！

经理 （非常吃惊）莫非还有人跳出来吗？

〔众演员又做出往台下逃跑之状。

父亲 不是，不是，先生。她是说我。我应当站在门后等待；帕奇夫人知道。而且是她们让我等着的！我马上去站好。（准备前往。）

经理 （阻止他）不，您等一等！在这里必须遵守演出的要求！在您站好之前……

继女 （打断他）对呀，快出去！赶紧出去！我都急死了，我告诉您，我要马上演出来！马上把这一段戏演出来！倘若他现在才去站好，那我早就站了好一会儿了！

经理 （大声地）但是，首先您和她（指帕奇夫人）之间的那一段戏要交待清楚。您明白吗？

继女 上帝呀！先生，您已经知道了她跟我说的那些话：妈妈的活计又做坏了，毁了料子；如果我希望她继续在穷困之中帮我们一把，我就得听她的话。

帕奇夫人 （郑重其事地走过来，怪腔怪调地）真的，先生；因为

我不愿意趁机……捞一把……

经理　(吃惊)怎么啦？她这样说话？

〔演员们开心地笑起来。

继女　(也笑着)是的，先生，她总是这样把西班牙语同意大利语混在一起说，好笑得很！

帕奇夫人　我尽最大的努力来说意大利语；我觉得你们笑我是不礼貌的，先生们！

经理　别笑了！说得不坏！太太，您就这样说吧！效果无疑是好的！甚至没有别的表演比这更能打破这个场面的呆板气氛了。说吧，您就这样说吧！好极了！

继女　好极了！当然是啦！听到用这种腔调说出的一些建议时，人们肯定会答应的。因为让人觉得象是在说笑话！先生，听见她说到"有一位孬(老)先生想同泥(你)谈醒(心)"时，你会忍不住笑起来的。夫人，您是这样说的吧？

帕奇夫人　不太老，不太老，干干净净的；这对你有好处：如果你不喜欢他，他不会发脾气！

母亲　(母亲在人们不备之中跳起来扑向帕奇夫人。演员们惊叫着阻拦她，却见她扯下帕奇夫人的假发，扔到地上，就笑着拉住她)老妖精！老妖精！你坑害我的女儿！

继女　(跑过去扶住母亲)不，不，妈妈，不行！别这样！

父亲　(也同时跑过去)你镇静一些！镇静一些！坐下吧！

母亲　那么，把这个女人从我眼前赶走！

继女　(向经理)妈妈不能在这里！

父亲　(也向经理)她们不能见面！因此，您看见了，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女人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如果她们一起来，您知道，这情形早就会出现。

经理　不要紧！不要紧！现在就象打草稿！乱一些没有关系，我可以收集到各种细节，这些都有用处。（转向母亲，把她送回原处）算了，算了，太太，消消气，消消气，坐下吧！

〔这时继女回到舞台中央，与帕奇夫人说话。

继女　来吧，来吧，夫人。

帕奇夫人　（生气地）不，谢谢！你母亲在场我什么也不干了。

继女　那就算了。让那个“想跟我谈心的老先生”进场吧！（专断地对众人）这段戏终究是要演的！——快，进来！（向帕奇夫人）您离开这里吧！

帕奇夫人　哦，我走，我走——我当然得走开……（她捡起假发，恶狠狠地看看冷笑着鼓掌的演员们，急匆匆下。）

继女　（向父亲）您进来！不必扭扭捏捏！到这里来！假设您已经进来了！是这样：我低头站在这里——有些局促不安，快！您说话呀！就象一个刚从外面进来的人那样用陌生的口气对我说：“您好，小姐……”

经理　（已经走下舞台）哟，大家看看，究竟是我还是您在导演哪？（向困惑犹豫的父亲）这样做：你先到台后，但不要出去，然后再走到台前来。

〔父亲慌忙照办，脸色煞白。后来进入角色，微笑着从后面走出，仿佛并不知道悲剧将要降临到他身上。演员们都注意地看着戏开始。

经理　（又快又轻地向提词员）您现在准备好，准备记录吧！

〔表演开始。

父亲　（走上前用陌生的语气说）您好，小姐。

继女　（低着头，强忍厌恶地）您好。

父亲　（从那顶差不多遮住脸的帽子下面打量她一眼，发现她很

年轻，又喜又忧，几乎惊叫出声，担心自己冒风险）啊……我说，您不是头一次到这里来吧，是吗？

继女　（同前）不是，先生。

父亲　您从前也来过这里吗？（见继女点头肯定）不止一次吗？（等待回答，再从帽子底下看她；微笑；然后又说）那么，不要……就不必这么害羞了……让我替您把帽子摘下来吧？

继女　（马上阻止他动手，忍住心中的厌恶感）不，先生：我自己来摘！（急忙摘下帽子，浑身发抖。）

〔母亲、儿子以及两个紧跟在身旁的孩子在演员们对面的一侧看着这一幕；她如坐针毡。随着那两个人的对话和动作，不断显示出痛苦、轻蔑、担忧、愤怒的各种表情；并且时而掩面，时而呻吟。

母亲　上帝呀！我的上帝！

父亲　（听到呻吟，愣了一会儿；然后用原来的语气说）给我吧，我去挂好它。（从继女手里拿过帽子）可是，我想在您这么美丽可爱的小脑袋上再戴上一顶更相称的帽子。您愿意帮我在夫人的这些帽子中间挑选一顶吗？——好吗？

女青年演员　（插嘴）喂，听我说！那些帽子是我们的！

经理　（十分生气地，立即）请不要说话！不要捣乱！——这是在排演！（向继女）接上去，请，小姐！

继女　（接着）不，谢谢，先生。

父亲　啊，别这样，别对我说不！您一定要接受。我会生气的……您看，有几顶好看的！这样也让帕奇夫人高兴。她是故意陈列在这里的！

继女　不行，先生，您看：我不能戴它。

父亲　您也许害怕戴着新帽子回家，家里的人起疑心？别怕！

您知道怎么办吗？怎么向家里说吗？

继女 （不能忍受，暴躁地）先生，不是这个原因！我不能戴它，因为我……您看：您也许早就看到了！（指自己的丧服。）

父亲 服孝，明白了！是真的，我看见了。我请求您原谅。请相信我，真是后悔莫及。

继女 （克制住内心的冲动，强压下恼怒和厌恶）不用客气，先生！我应该感谢您；您不必内疚或者发愁。请您不必介意我说的那件事吧。我也不介意，您明白……（强笑着补充）正是需要我忘掉身上穿的这个。

经理 （插话，一边走上舞台，一边向厢座里的提词员）停下，停下，不要写了，删掉最后那句话！（向父亲和继女）好极了！好极了！（单向父亲）现在您按我们预定的那样接下去。（向众演员）送帽子的这一段很精彩，是不是？

继女 唉，现在才到了最精彩的地方！为什么不让继续演下去呢？

经理 您等一会儿！（继续向演员们）当然有点轻佻。

男主角 当然，很生动呢。

女主角 就这样，很简单！（向男主角）我们可以马上试演一下，好吗？

男主角 哦，对我来说……好吧，我去预备上场！（退下。打算从舞台正面的门再进来。）

经理 （向女主角）那么，您听着，和帕奇夫人之间的那段戏已经完了，我负责以后把它写出来。您在这里是……不，您到哪儿去？

女主角 等一等，我去戴上帽子……（走到衣架前，取下自己的帽子戴上。）

经理　对，好极了！——那么，您低着头站在这里。

继女　（快活地）可是她没有穿黑衣服！

女主角　将来我会穿的，要比您穿的好得多！

经理　（向继女）我请求您不要说话！您好好看着！增长些见识吧！（拍手）出场！出场！走进门来！

〔经理又走下舞台去观看效果。舞台正面的门打开了，男主角走进来，他做出一个风流老者厚颜无耻的轻松表情。从第一句台词开始，男女主角的表演就显出另外的一种风格，并不是拙劣的模仿，比角色们演得好。继女和父亲听着他们说着自己的话，从他们身上却完全认不出自己来，自然地时而用手势，时而用微笑或公开的责备来表达他们惊奇、欣赏和不满的感受。他们两人逐渐地靠拢。提词员的声音清晰可辨。

男主角　“您好，小姐……”

父亲　（马上抑制不住地）不对！

〔继女看见男主角以这种方式走进门，就大笑起来。

经理　（生气）肃静！您应当笑够了！这样就无法把戏排下去了！

继女　（从台前走过来）请原谅，这是挺自然的事情，先生！小姐（指女主角）规规矩矩站在那里不动；如果是我的话，我老实告诉您，听到有人以这种姿态和这样的语调对我说：“您好”，我也要笑出声来的，就象我刚才那样！

父亲　（他也略向前移动）是的，那姿态，那语调……

男主角　（走上前）我既然扮演一个到那种不清不白的地方去的老头子……

经理　对的，不要听他们的！再演一遍，再演一遍，演得很好！

(等他们重新开始)开始吧……

男主角 “您好,小姐……”

女主角 “您好……”

男主角 (重做父亲的动作,从帽子下面看,接着先作出满意的表示,后作出担心的表示)“啊……可是,我说,您不是头一次到这里来吧?我想……”

父亲 (忍不住纠正)不是“我想”,是“对吗?”,“对吗?”

经理 您说“对吗?”——问话的语气。

男主角 (指提词员)我听见的是“我想”!

经理 那行,都一样!“真的吗”和“我想”都可以。继续吧,继续吧——这里,也许不必太矫揉造作……那么我来做一次,您看着……(走上舞台,然后从进门演起)——“您好,小姐……”

女主角 “您好。”

经理 “啊,可是……我说……”(转向男主角,让他看自己从帽子底下看女主角的动作)惊讶……担心和满意……(然后转向女主角,继续)“您不是头一次来这里,对吗?”(又转向男主角,以目示意)懂了我的意思吗?(向女主角)那您就说:“不是,先生。”(又向男主角)总之,应当怎么说呢?温柔一些!(又走下舞台。)

女主角 “不是,先生……”

男主角 “您以前也来过吗?不止一次吗?”

经理 不对,停下来!让她(指女主角)先点头。“您以前也来过吗?”

〔女主角厌烦似地闭上眼睛,将头略微抬起,在经理说“点头”之后,点了两下头。

继女　(忍耐不住地)啊，我的上帝！(立即用一只手掩口，防止笑出声来。)

经理　(转过身)什么事？

继女　(马上)没什么！没什么！

经理　(向男主角)该您了，说下去！

男主角　“不止一次吗？那么，不要……您应当不这样害羞了……让我替您摘下这顶帽子吧？”

〔男主角说这句话时的语调和动作使得继女虽然使劲捂着嘴，还是忍不住地大声笑了出来。

女主角　(生气地退走)哼，我可不是来这里让这个女人笑话的！

男主角　我也不是！我们不干了！

经理　(向继女咆哮)不要笑了！不要笑了！

继女　是，请饶恕我……请饶恕我……

经理　您真是没教养！真是这样！太放肆了！

父亲　(尽力调停)对，先生，真是这样；但是请您饶恕她……

经理　(又上台)让我饶恕她什么！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父亲　是的，先生。但是，请相信我的话，他们的表演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效果——

经理　……奇怪？奇怪什么？为什么奇怪？

父亲　我佩服，先生，我佩服您的演员：那位先生(指男主角)这位小姐(指女主角)。可是，肯定……是这样，他们不是我们……

经理　我想也不是！他们既然是演员，就不是你们！

父亲　很对，他们是演员！他们两人把我们的角色演得很好。但是请相信，在我们看来，却变成了另一回事情；应当是同一回事情的，事实上却不是！

经理　怎么不是一回事？那又是什么？

父亲　变成了一件……他们的事情；不再是我们的那件事情了。

经理　这可是当然的事情！我跟您说过了！

父亲　是的，我懂，我懂……

经理　——那好，就不要说了！（转向众演员）这意味着以后我们还是象从前一样自己排演。对我来说，在剧作者面前排演，永远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总是不满意！（向父亲和继女）来吧，让我们接着演下去；我们看看您能不能忍住不笑。

继女　嗯，我不笑了，我不笑了！现在是我的戏的高潮，您放心吧！

经理　那么，她说："请您不必介意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我也不介意——这您很明白！"（转向父亲）您这时必须马上回答："我明白，呃，我明白……"然后您接着就问她——

继女　问我什么？

经理　问您为什么穿孝！

继女　先生，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您听我说，当我对他说不必考虑我穿着什么衣服时，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脱掉这件小小的衣服吧！"

经理　妙！好极了！这样做会使剧场闹翻天！

继女　可是这是真事！

经理　我请您不要说什么真事了！我们是在演戏！真实性是有限度的！

继女　那么，请问，您打算怎么办？

经理　您会看到的，您会看到的！您让我来处理吧！

继女　不，先生！难道您是想从我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各种原

因和多次令人作呕的经历中，选取这最残酷最卑鄙的一次，编出一段浪漫感伤的戏来吗？您想让他问我穿孝的原因，然后让我流着眼泪告诉他我的父亲刚去世两个月，是吗？不行，不行，亲爱的先生！他必须象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回答："那么，我们现在脱掉这件小小的衣服吧！"而我呢，带着两个月来积压在心头的满腔悲痛，走到那里，您看，那里，那屏风后面，羞愧和厌恶使我的手指发抖，我解开胸衣，脱下衣服……

经理　（搔头）别说了！您在说些什么呀？

继女　（激动地喊道）这是真事！先生，是真事。

经理　是呵，我不否认这是真事……我完全理解您那时的恐惧心理，小姐；可是您也应当理解这是不能在舞台上演出的！

继女　不能演出？那么，谢谢您，我不干了！

经理　可别这样，您听我说……

继女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两人在后台编造的那一套，倒可以搬到舞台上来！谢谢，我明白了！他想很快就跳到他表演精神痛苦的那一段戏去；可是我要演我的戏！我的戏！

经理　（不耐烦，生气地耸肩）噢，原来是您的戏！对不起，不只有您一个人的戏，还有别人的戏呢！有他的（指父亲），您母亲的！让一个人物突出，挡住别人，独占舞台，这是不行的。必须把所有的人物安排在一个和谐的布局里，让他们演那些能够登台的情节！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心生活，并且希望把它表现出来。但是难处却正在这里：既要把一个人物与别的人物有关系的必须的情节演出来，又要顾及表现这个人物个人的内心感受的情节！唉，如果每

个人物都是演独角戏，那就方便了……那样就没有问题了……做一次讲演，对着观众尽情宣泄一通！（以友善的和解语气）小姐，您必须克制自己。您要想到，这也是为了您好；因为，我告诉您，您的这种怒气冲冲的、过火的、令人厌恶的表演，会给观众造成坏印象的。原因是，您自己也说过，请原谅，在遇到他之前，已经跟别人有过那种事情，不止一次地去过帕奇夫人那里！

继女　（低下头，默默地镇定情绪，然后声音低沉地）这是真话！可是，您可懂得，对我来说，别的那些人就等于是他。

经理　（不解地）什么？别的人？您要说什么？

继女　先生，对于一个堕入罪恶泥坑里的人来说，后来犯下的一系列罪孽，难道不应该都由那决定他堕落命运的第一个人承担责任吗？对我来说，这就是他，还在我出生之前，他就有责任了。您想想，您看这不对吗？

经理　说得对！您以为他所承担的痛苦还轻吗？请您给他表达的机会吧！

继女　对不起，先生，我说，如果您要省去他叫她脱下丧服之后，发现躺在怀里的这个堕落的女子就是那个女孩，那个他曾经常去学校门口看望的女孩，因而惊恐万分的这个场面，那他怎么能够充分表达出他那"高尚"的悔恨，"精神"的痛苦呢？（用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完这段话。）

〔母亲听她叙说，不胜悲伤。起初，压抑地啜泣，最后放声痛哭。大家都受到感动。长时间的静默。

继女　（等母亲的情绪稍缓，严肃而坚决地）今天，我们只是在自己人中间，观众看不见。今后，您将按照您的意图，以您的方式演我们的戏。但是，您想看看真的戏吗？那场真正发

生过的戏吗？

经理　当然哪，为了尽量多采用一些，我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继女　那好，请叫这做母亲的人离开这里。

母亲　（哭泣变为嚎叫）不行，不行！先生，不要同意这样做！不要同意！

经理　只是做做样子让我们看看，太太！

母亲　我不能同意！我不能同意！

经理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过了，对不起！我真不理解！

母亲　不，事情正在发生，永远发生着！我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先生！只要我活着，我每时每刻都在受折磨，延绵不断的痛苦事件接踵而至。您听见过这两个孩子说话吗？先生，他们不会再说话了，他们紧贴着我，只是让我看着心痛。他们本身不存在了，永远地不存在了！而这个孩子（指继女）先生，她逃走了，离开了我，失踪了，失踪了……如果说现在，我在这里看见了她，只不过是让我再次为她沉痛地悲伤一番而已。我为她所经受的痛苦永远、永远强烈地存在！

父亲　（庄重地）先生，如同我对您说过的那样，痛苦是永无休止的！她（指继女）来这里是为了揪住我不放，要用我有生以来唯一不体面的那件为时极短的事情，给我戴上永世不能解脱的耻辱的枷锁。

经理　要演的，我没有说不演这一场：这正是第一幕的中心，直至她（指母亲）惊呼为止。

父亲　是这样。因为这是对我的谴责，先生：我们的激情在她那最终一声呼叫时达到了最高潮！（他也指母亲。）

继女　那声音至今犹在耳畔响着！那急呼声简直使我发狂！——先生，您随便让我怎么演都行，没有关系！也可以穿着衣服，但至少要露出胳臂——仅仅是胳臂，您看，因为那时是这样站着的，（走近父亲，把头靠在他胸前）头这样靠着，手臂这样搭在他的脖子上，我看见我胳臂上的一条血管在跳动，仿佛是这条血管引起了我的厌恶之感；我便这样闭上眼睛，把头埋进他的胸怀！（向母亲）你喊吧，你喊吧，妈妈！（把头埋在父亲的胸前，双肩耸起，仿佛不想听见叫声，以饱含痛苦的声音）你喊吧，就象当时那样地喊吧！

母亲　（走过来拉开他们）不行！女儿，我的女儿！（把她从他身边拉开后）禽兽！禽兽！她是我的女儿！你没有看出她是我的女儿吗？

经理　（在演员们发愣时，退到舞台的前沿）很好！真好哇！接着应该是落幕，落幕！

父亲　（走近经理，激动地）就是这样，先生，因为事情真是这样发生的！

经理　（赞赏与信服地）对，毫无疑问，就在这时落幕！落幕！

〔在经理反复的叫喊声中，布景员放下幕布，把站在舞台前沿的经理和父亲关在外面。

经理　（举手高喊）傻瓜！我说落幕是表示这一幕应当到此结束，他们却当真把幕布落下来了！（掀开幕布的一角，准备走进去，对父亲）是的，是的，很好！很好！效果无须怀疑！必须这样结束这第一幕，我敢担保！

〔经理同父亲走进幕后。

〔幕布再度升起时，原来的布景已撤除，舞台上布置成一个有小水池的花园。

〔演员们靠着舞台的一侧坐成一行，角色们坐在另一侧。经理站在台中间，一只握成拳头的手贴在嘴唇上，作沉思状。

经理　(沉默片刻后，耸肩)哦，这样吧，现在开始第二幕！听我的，按照预定的情节演出，一定成功！

继女　该演我们不顾他(指儿子)的反对，闯进他(指父亲)家里的那一段了！

经理　(不耐烦)您好好待着；我对您说，听我的！

继女　一定要把他的反感清楚地表现出来！

母亲　(在一旁摇头)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继女　(迅速转向母亲)没关系！我们受罪越多，他的悔恨就越深。

经理　(不耐烦)我懂，我懂！在这一幕的开头就首先考虑这一点！您放心吧！

母亲　(恳求地)先生，为了我的良心，我求您，要使人们清楚地了解，我曾经想尽一切办法……

继女　(不满地插话，接着母亲的话说)来平息我的怒气，劝我不要这么恨他！(向经理)您答应她的要求，让她满意吧，因为她说的是真情！我觉得这情形很有趣。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她愈是央求他，愈是想打动他的心，他就愈加疏远冷淡——铁石心肠！多么有意思！

经理　我们究竟还要不要开始这第二幕？

继女　我不说话了。但是我要提醒您，照您的设计，这一幕的全部情节都在花园里展开是不可能的！

经理　为什么不可能？

继女　因为他(又指儿子)总是避开大家，躲在房间里！此外，这

个失去理智的可怜男孩子的全部事情经过，都发生在屋子里，这我已经告诉过您。

经理　我知道！你们也应当考虑到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一幕戏里换三、四次布景！

男主角　过去曾经这样做过……

经理　是的，那时观众的水平大概跟这个小女孩一样！

女主角　那么虚构一下，不是很简单嘛！

父亲　（吃惊地跳起来）虚构？请你们千万别说虚构！你们不要再使用这个词儿吧，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字格外地残酷可怕。

经理　（发愣）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父亲　真是残酷！可怕！你们应当知道其原因！

经理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说呢？在舞台上为观众编造出一个虚构的故事——

男主角　——通过我们的表演——

经理　——对某种真实的事件进行虚构！

父亲　先生，我理解。相反，您大概不能理解我们。请恕我直言！你看，因为对于您和您的演员们来说，在这里进行的只是——也应该是——一场游戏而已。

女主角　（不满地插话）什么游戏！我们可不是幼童！我们在这里认真地演戏！

父亲　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是说，你们玩弄艺术技巧，以此把对现实的虚构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经理　对，正是这样！

父亲　现在，请您试想，我们这样的人物（指自己并笼统地指了一下其余的五个角色）除了虚构的本身之外，就没有别的

实体！

经理　（惊愕，回顾演员，他们也迷惑不解）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　（以一种惨淡的微笑对他们注视片刻）是这样，先生！对你们来说，是编造出来的虚构的东西，而对于我们，却是唯一的生存所在。（略停。向经理走近几步，接着说）甚至不仅仅对我们是这样，您想想！您好好想一想。（盯住他的双眼）您能告诉我您是谁吗？（用食指正面点着他。）

经理　（愣住，勉强地微笑）什么，我是谁？——我就是我！

父亲　假使我告诉您："这不对，您是我"呢？

经理　我就回答说：您是疯子！

〔众演员笑。

父亲　他们笑得有理：因为这是在做游戏。（向经理）因此您可以这样反驳我：那位先生（指男主角）是"他"自己，同样地，我是"我这个"自己，他变成"我"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您看，您这不就正中我的圈套吗？

〔众演员又笑。

经理　（厌烦地）但是这话刚才已经说过了！要再说一遍吗？

父亲　不是，不是。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请您先从这种游戏中抽身出来（看女主角，预先制止她的反对）——这是艺术的游戏！艺术的游戏！您同您的演员们在舞台上习以为常了——我再严肃地问您一次：您是谁？

经理　（又惊又气，转向演员们）噢，你们看，他脸皮真厚！自称角色，跑来问我是谁！

父亲　（庄重而不骄矜地）先生，一个角色可以随时问一个人他是谁。因为角色有自己确定的命运，一种具有他个人特征的命运，因此他永远是"某一个人"。而一个人——我现在

并不是说您——一个普通的人，却可能“谁都不是”！

经理　对！可是您却来问我。我是经理！我是导演！您懂吗？

父亲　（以一种讨好的语气低声说）先生，我只是想知道您究竟怎样看待自己……比如说，隔着一段时间和距离，您怎样看待那过去的自己，那往昔的梦想，那旧时的情怀，以及从前的境遇——在当时，它们是您的真实经历！那么，先生，现在回想起这些已经消逝的梦想，不复存在的往事，您会觉得全都变成了过眼的烟云，令人头晕目眩，而脚底下踩着的东西，我说的不是舞台的地板，而是大地，大地也旋转起来，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您不会由此推论，您现在感觉到的“这个”自己，同眼前这样的全部现实一样，注定要在将来对于您也只是一场梦幻吗？

经理　（不理解，但被这一番宏论弄糊涂了）好吧，您要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父亲　哦，没有什么结论，先生。只是让您明白，既然我们（指自己与其他角色）除了虚幻，没有实体，那么您也最好不要信赖自己的实体，这个今天在呼吸，并且摸得着的实体，因为正象过去的实体一样，它注定将来要在您面前表现出是一种虚幻。

经理　（戏谑地）哦，好极了！您接着是要说，您到我这里来演出，您就比我更真切更实在吗？

父亲　（极严肃地）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先生！

经理　是吗？

父亲　我以为您早就明白了。

经理　您比我更真实吗？

父亲　既然您的实体可以天天变化……

经理　当然，大家都知道它会变化！不断地变化着，大家都是一样！

父亲　（大声疾呼）可是我们不变！先生，您明白吗？这就是差别之所在！我们不变，不会变，不能变成另一种样子，永远不能，因为它已经被固定成“这样一个”——永远不变的实体〔这很可怕，先生！〕它会使您在接近我们时发抖！

经理　（突然想出一个主意，猛然冲到他面前）我倒想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角色脱离自己的身份，象您这样高谈阔论，为自己进行辩护和解释的。您能告诉我吗？我从来没有见过。

父亲　先生，您从来没有见过，因为剧作家一向闭口不谈他们创作的过程。当角色活生生地出现在剧作家的面前时，剧作家不做别的，只是记下他们向他建议的语言和动作；必须是他们愿意作的正是剧作家所要要求的，如果不是这样就糟了！一个角色诞生以后，他马上就取得了不受剧作家约束的独立性；他可以在许多场合激发人们的想象，甚至被赋予剧作家也意想不到的意义！

经理　对，这我知道！

父亲　那么，为什么对我们感到惊奇呢？请您想象一个角色的不幸吧，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从剧作家的幻想中诞生了，可是后来剧作家却不想把生命给他。您告诉我，这个活着而没有生命的人物，难道他没有理由象我们一样，在您面前这样做吗？我们在剧作家面前尽了一切努力，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说服他，催促他，一会儿由我，一会儿由她（指继女），一会儿由那可怜的母亲去劝说……

继女　（仿佛在梦幻中往前走）这是真的，先生，我也劝说过剧作

家许多次。每当黄昏的时候，他坐在书房里的一把靠椅上愁眉不展，不开灯，让黑暗笼罩他的房间，我们就乘黑进去试探……(仿佛看见自己就在那个书房里，厌烦演员在场）如果你们走开，只留下我们在这里！妈妈和儿子在这里，我和小女孩，这个小男孩总是一个人，接着我和他(指父亲)，然后我一个人，一个人……在那一片漆黑之中！(突然跳起来，好象看见了在黑暗中发光的活生生的自己，想抓住她）啊，我的生命！我们向他建议过多少剧情啊！——尤其是我，我比别人更多地劝诱过他！

父亲　对！也许他不愿意给我们生命，就是因为你的缘故，你太固执，太放纵了！

继女　这怎么说呢！是他自己把我塑造成这样的！(走近经理，似乎要告诉他一个秘密)先生，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厌倦或者蔑视观众们通常看到的和喜爱的那种戏剧……

经理　我们继续排戏吧，排戏吧，可敬的上帝。先生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继女　哦，对不起，我觉得我们走进他家时(指父亲)的细节太多了！您说过您不能五分钟换一次布景！

经理　当然不能！把细节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紧凑的、同时发生的情节。不能象您想的那样，先让您的弟弟从学校回家，幽灵似地从这间屋子转到那间屋子，然后躲到门后想事情，您说他在想什么？

继女　毁灭自己，先生，完全毁掉自己！

经理　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好吧："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对吗？

继女　对，先生，您看：他就是那个样子！(指母亲旁边的他。)

经理　您说得对！同时让这个小姑娘在花园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一个在屋内，一个在花园，可以吗？

继女　啊，她在太阳光下很幸福！看着她在花园里欢蹦乱跳，兴高采烈，这是我唯一的乐趣。总算把她从阴暗龌龊得令人发怵的那间卧室里带出来了。我们四个人都住在那一间屋子里，我和她睡在一起——我，您想想！当她用纯洁的双臂亲热地紧紧抱着我时，我由于自惭形秽而发抖。在花园里，每次看见我时，她总要跑过来拉我的手。她不喜欢大朵的花儿，而去寻觅那些小小的花朵，欣喜地把它们指给我看！

〔往事刺痛了她的心，她说着伏案大哭，以头撞击搁在桌子上的胳臂。众人感动。经理慈父般地走近她，安慰她。

经理　我们一定要布置花园，一定要布置花园。您放心吧：一定使您满意！我们把情节集中在花园里发生！（叫一个置景人员的名字）喂，给我吊下几段树木！在这水池前面放上两棵柏树！

〔两棵柏树从舞台上方降下。布景员走过去用钉子固定树干。

经理　（向继女）这样好一些，现在只是凑出个大致的样子。（再唤置景人员）喂，再给我一小块天空！

置景人员　（在上面说）什么东西？

经理　一小块天空！斜挂在这个水池后面的背景！

〔只见一块白布从舞台上方落下。

经理　不要白的！我跟您说过是天空！没关系，留下吧，我来处理。喂，灯光，关上所有的灯，给我少量的光线……一点儿月光……蓝色的月光，象船帆一样的蓝色，用聚光灯把蓝光

打到白布上……就是这样！好了！

〔在他的指挥下，布置出一幅美妙的夜景，使得演员们恍若置身于月夜的花园里。他们象在花园里似地说话和走动。

经理 （向继女）好了，您看吧！现在小男孩不躲在门后了，他可以在花园里走动，躲到树背后去。可是您知道很难找到一个小女孩来表演把小花朵儿指给您看的那段戏。（转向男孩）来，你往前来！我们试试看！（见男孩不动）来，来呀！（然后拉他出来，试图把他的头抬起来，但小男孩每次都把头又耷拉下去）唉，我说这个孩子也真是不幸……他怎么啦？……我的上帝，必须让他说两句话才好……（走近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把他带到树后）走过来，再过来一点儿：让我看看！你藏在这里……象这样……试着把头伸出来四下张望……（退后看效果，男孩子立刻照做，演员们又惊奇又感动）啊，好极了……好极了……（向继女）我说，如果让小女孩向他跑过去，在他探头张望时吓唬他，他能张开口说两句话吗？

继女 （站起身）只要有那位（指儿子）在，您甭指望他说话！您必须先把那一位打发走。

儿子 （毅然向小梯子走去）我早就等着哩！高兴极了！真是求之不得！

经理 （立即拦住他）不行！您去哪儿？等一等！

〔母亲怕他真的走掉，慌忙起身，本能地伸出双手拦他，但并没有离开原地。

儿子 （走到舞台前沿，向拉住他的经理）这里没有我的事！让我走吧，我求求您！让我走吧！

经理　怎么没有您的事呢！

继女　（平静地讥讽）不要拉他！他不会走的！

父亲　他应当和母亲一起演出花园里发生的那悲惨的一幕！

儿子　（横下一条心，粗暴地）我什么都不演！我早就说过了！（向经理）让我走吧！

继女　（走上前，向经理）先生，让我来吗？（她把经理张开阻拦儿子的手拉下来）您放他走！（经理让开，她马上对儿子说）好，你走吧！

〔儿子往小梯子伸腿，但是好象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拉住，不能跨下去。在演员们惊奇、失望和担心的神色中，他从舞台的前面走向另一边的小梯子，走到梯子前面，仍然伸着腿下不去。继女一直用冷冷的眼光追随着他的动作，这时放声大笑。

继女　您看，他走不掉！他走不掉！一条挣不脱的锁链拴住了他。先生，只要我还在这里忍受他的冷眼和监视，您应当想到他是不会离开的。当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时，我将插翅而飞——因为我恨他，我再也不愿看见他了。那时他就会真正地留下来，和他的好父亲，还有那失掉了其他的孩子，只剩下他一个孩子的母亲在一起……（向母亲）来，来，妈妈！你过来……（把母亲指给经理看）您看，她站起来了，要去阻拦他……（向母亲呼唤，仿佛在施魔法）——你来吧，来吧……（然后向经理）您看她多么不情愿在您的演员们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感情，可是要接近儿子的愿望太强烈了——她走来了——您看见了吗？她同意演她的戏了！

〔母亲果然向儿子走去，当继女刚说完最后几句话时，她伸开双臂表示同意。

儿子　（立刻）啊，可是我不演！我不演！我走不开，我留在这里；但是我对您重说一遍，我什么都不演！

父亲　（气得发抖地向经理）先生，您可以强迫他演！

儿子　谁也不能强迫我！

父亲　我可以强迫你！

继女　你们等一等！等一等！首先，让小女孩走到水池边去！（跑到女孩面前，蹲下来用双手捧住她的小脸蛋）我可怜的小宝贝，你用美丽的大眼睛惊奇地张望：谁也不知道你觉得是到了什么地方！亲爱的，我们是在舞台上！什么是舞台呢？你知道吗？这就是认真地做游戏的地方，演戏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在演戏。认真地演，你懂吗？你也是……（搂住她，把她抱在胸前轻轻地摇晃）啊，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你要演出的戏多坏！给你安排的结局多可怕！花园、水池……唉，都是假的，你知道吗？亲爱的，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多么可恨哪！噢，也许你这小孩子更喜欢一个假的水池，因为你可以在里面玩耍，嗯？不行，对于别人，这是游戏，但对你却不是，对你是真的，宝贝，你确实在真的水池里玩，美丽的绿色水池，许多翠竹倒映在水里，一些鸭子在上面戏水，搅乱了倒影。你想捉住一只鸭子……（尖叫一声，惊动了大家）不，我的小玫瑰，不！妈妈为了混帐的儿子，没有照看好你！我在胡思乱想……而那个……（放下小女孩，用惯常的恼怒态度对男孩）你总象一个乞丐似地呆在这里做什么？小女孩落水也有你的责任。你这副样子，好象我让你们住进这个家，没有付出代价吗！（抓住他的一只胳臂，逼他从衣服口袋里伸出手来）你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藏着什么东西吗？伸出手来，把这只手伸出来！（把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只见她拿出

一支手枪，众人大惊。她似乎高兴地瞧瞧手枪，然后阴沉地说）喂！你是从哪儿，怎么样弄到这支枪的？（男孩惊慌地瞪着大而无神的眼睛，不回答）你真蠢，我不自杀，我，却要杀死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人一起：父亲和儿子！（把他赶回原来所在的柏树后面，然后抱起女孩，把她放进水池，让她平躺着不露出身体；最后双手托腮靠在水池边缘上，神色颓伤。）

经理　好极了！（向儿子）同时你……

儿子　（不屑地）什么同时！不行，先生！在我和她（指母亲）之间没有戏！您让她自己说是怎么回事吧。

〔这时女配角和男青年演员离开众演员，一个开始很注意地观察母亲，另一个观察儿子。他们以后要扮这两个角色。

母亲　是的，是真的，先生！我那时到他的房间里去了。

儿子　在我的房间里，您明白吗？不是在花园里！

经理　这并不重要！必须把情节集中，我已经说过了！

儿子　（发觉男青年演员在看他）您有什么事情吗？

男青年演员　没事儿，我在观察您。

儿子　（转向女配角）哦——您在这里？为了演她的角色吗？（指母亲。）

经理　对！对！我认为他们这样认真，您应当感谢才是！

儿子　对呀！太感谢了！可是您还不明白这出戏您是导演不成的？我们并没有活在您肚子里，能按您的旨意行事；您的演员又死死地盯住我们看。您认为我们能在这样一面不是凝聚着我们自己表现出来的形象、而是反映出一种几乎找不见我们影子的装模作样的镜子面前生活吗？

父亲　这是实话！这是实话！他说得有理！

经理　（向男青年演员和女配角）好，你们走开吧。

儿子　这也无济于事！我是不演的！

经理　请您不要说了，现在让我听您母亲说！（向母亲）好吗？您进去以后怎么样？

母亲　好，先生。我走进他的房间，因为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把积压在心头的苦水统统倒出来。可是，他一看见我进屋……

儿子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开了；为了不吵架，我走开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吵过架，您明白吗？

母亲　这是真的！是这样！是这样！

经理　可是现在您和她的这一场戏却必须演出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母亲　先生，我听您的！您最好让我跟他谈一会儿，使我能够跟他说说心里话。

父亲　（走近儿子，极严厉地）你一定要演！为了你的母亲！为了你的母亲！

儿子　（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我什么也不演！

父亲　（当胸抓住他，摇撼他）看在上帝的分上，听话！听话！你没有听见母亲的话吗？你这做儿子的没有心肝吗？

儿子　（也抓住父亲）不！不！收起你这一套吧！

〔双方都很冲动。母亲惊慌地劝解，竭力拉开他们。

母亲　（同上）算了吧！算了吧！

父亲　（不放手）你必须服从！你必须服从！

儿子　（与父亲搏斗，最后把父亲推倒在离梯子不远的地方，众人吃惊）你为什么这样发疯似地起劲？你不怕在大家面前

丢人现眼！丢尽你我的脸面！我不演！我不演！我这样也是尊重剧作家的旨意，他不愿意我们登台！

经理　可是你们已经上台了！

儿子　（指父亲）那是他，没有我！

经理　您现在不也在这里吗？

儿子　他要这么做，他把我们都拉到这里来了。他和您在一起好象嫌发生过的真事还不够多，又编造出这些根本没有的事！

经理　那么您说，您说说发生过的事情！把它告诉我！您走出您的房间，是一言未发吗？

儿子　（犹豫了一下）一言未发。正是这样，为了避免吵架！

经理　（诱导他）好。然后呢？您做什么了？

儿子　（在众人焦虑的注视下，沿舞台踱几步）什么也没有做……当我经过花园时……

经理　（对他的态度感到兴趣，进一步追问）噢？经过花园时怎么样？

儿子　（激动地举起一条胳臂遮住脸）先生，您为什么要让我讲给您听呢？太可怕了！

〔母亲浑身发抖，啜泣着朝水池望去。

经理　（看见母亲的神色，已经领悟，轻声对儿子说）看见小女孩啦？

儿子　（看着前方的观众席）她在那里，在那水池里……

父亲　（还倒在地上，同情地指着母亲）那时，她只顾着追他，先生！

经理　（焦急地问儿子）那么，您呢？

儿子　（还是望着前方，慢慢地说）我跑过去，跳下水去打捞她……但是我突然浑身瘫软了，因为在柏树后面有一件事

情令我看了毛骨悚然：这个小男孩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眼发疯似地瞪着淹死在水池里的小妹妹。

〔继女俯身向水池，遮住小女孩，放声痛哭，好象有回音从水里传出。静默。

儿子　我想走过去，这时……

〔在男孩藏身的树后响起手枪声。

母亲　（惨叫一声，和儿子以及众演员跑过去，舞台大乱）儿啊！我的儿啊！（在众人混乱的呼叫声中，听得出她在喊）救人哪！救人哪！

经理　（正要驱散众人，而人们已经用白布盖好男孩，抓住头脚把他抬走）他受伤了吗？真的受伤了吗？

〔除了经理和还倒在地上的父亲外，大家低语着走到那块当天空的天幕后面。然后演员们又纷纷走出来。

女主角　（含悲地从右边走出）可怜的孩子死了！他死了！唉，这是怎么回事！

男主角　（笑着从左边走出）没有死！是假的！假的！您不要信以为真！

父亲　（爬起来，向他们高喊）不是假的！是真的，真的，先生们！是真的！（他绝望地走到天幕后面消失了。）

经理　（按捺不住地）假的！真的！统统见鬼去吧！灯光！灯光！灯光！

〔霎时间，台上台下灯火通明，光线强烈耀眼。经理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众人面面相觑，疑惑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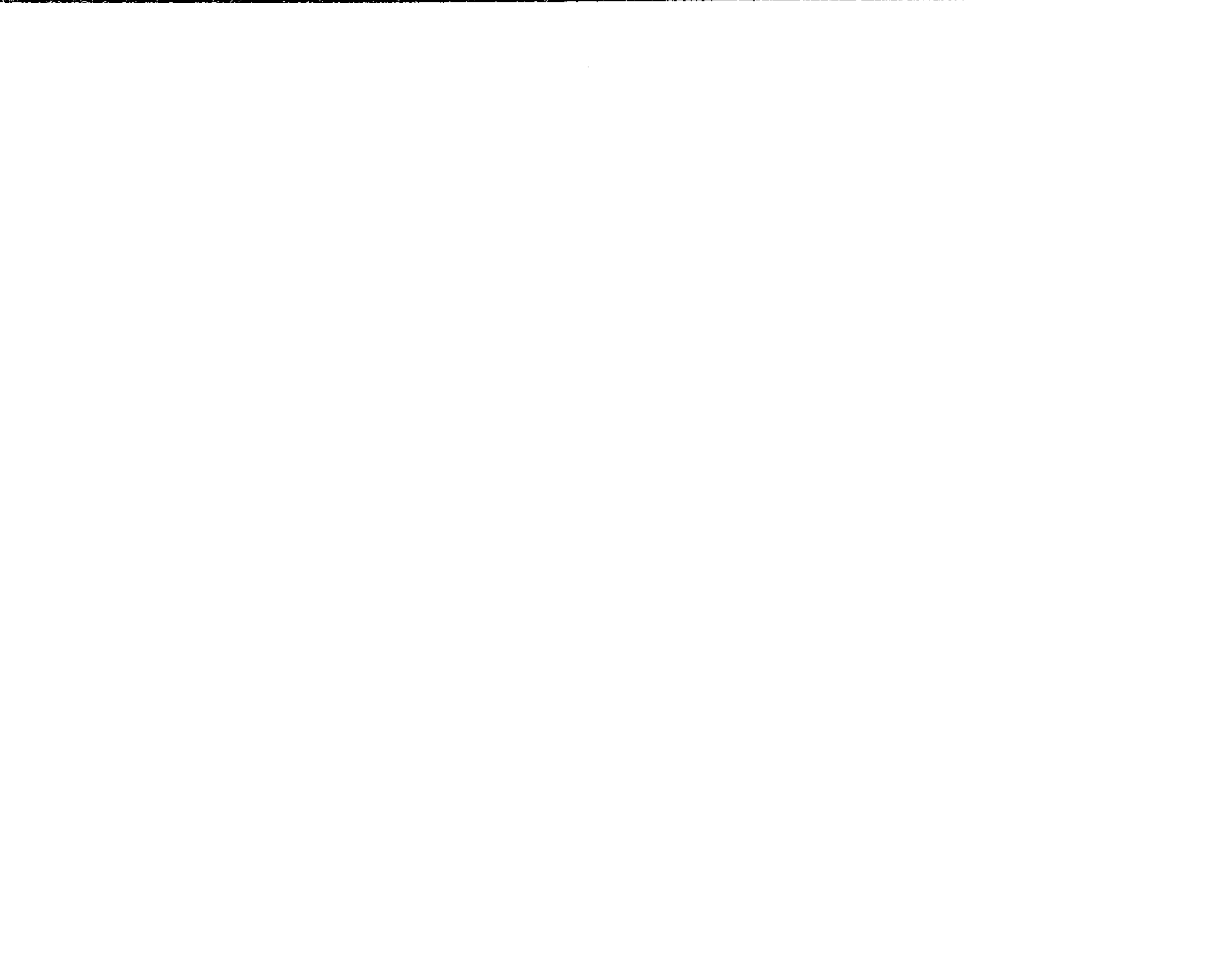
经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浪费了我一整天的时间！（看表）你们都走吧，走吧！现在你们还能做什么呢？时间太晚，不能排演了。晚上再见吧！（演员与他告别；他

刚要离开时)喂，灯光员，关掉所有的灯！(话音刚落，整个剧场霎时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唉，上帝哟！你至少留一盏灯亮着，让我看清该朝哪里迈步伸腿啊！

〔好象灯光员听错了话，在白色的天幕后面，一只绿色的聚光灯亮了，清晰地映出除了男孩和女孩以外的其他角色的巨大影子。经理看见后，惊恐地疾速退下。这时，聚光灯熄灭，台上出现原来的蓝色夜景。慢慢地，从白色天幕的右侧走出儿子，后面跟着向他伸着双臂的母亲，然后从左侧走出父亲。他们站在舞台中央，仿佛是梦幻中的人物。最后继女从左边走出来，跑向小梯子；她在梯子的第一级上停一会儿，望着台上的三人尖声大笑，然后匆匆走下梯子，跑到观众席之间的甬道上，再次停下来望着台上大笑。她走出剧场之后，还能听见她逐渐远去的笑声。片刻之后，幕落。



亨 利 四 世



人　物

“亨利四世”
玛蒂尔黛·史彼纳侯爵夫人
芙丽达　　侯爵夫人之女
年轻的卡尔洛·狄·诺里侯爵
蒂托·贝克莱迪男爵
迪奥尼西奥·捷诺尼医生
四名假扮的枢密顾问：
　第一名　兰道夫　(洛洛)
　第二名　阿里亚尔多　(弗朗科)
　第三名　奥杜夫　(莫莫)
　第四名　白托尔多　(菲诺)
乔万尼　老听差
两名穿制服的卫士

现代翁布里亚大区乡间一座僻静的别墅。

注：为了考虑到剧情的迅速展开，在演出时不妨省略第一幕中标上〔　〕的一段台词。

第 一 幕

〔别墅里一间经过严谨装饰的大厅，酷似戈斯拉尔皇宫亨利四世的御座大厅。在古色古香的陈设中，两幅尺寸象真人一样大的现代油画肖像挂在正面墙上，略高出环绕四周墙壁的木制护壁板(护壁板宽而高，象长凳一样可以坐人)，分据于御座左右两侧。御座设在正面墙壁的中央，切断了护壁板。御座由一张皇帝的宝座和一顶低垂的华盖组成。两幅肖像分别画的是一位年轻绅士和一位年轻淑女，他们穿着狂欢节的服装，扮演成“亨利四世”和“玛蒂尔黛·狄·托斯卡那”。大厅的左右两侧都有出口。

〔幕启时，躺在护壁板上的两名卫士惊慌地跳起来，走到御座两旁，手持长戟，象泥塑般地一边一个站好。稍候片刻，从右边的第二道门走进阿里亚尔多、兰道夫、奥杜夫和白托尔多，他们是卡尔洛·狄·诺里侯爵雇用的四位青年，让他们假扮亨利四世朝廷里出身于低级贵族的侍臣，是皇帝的“枢密顾问”。白托尔多走在最后，他真名叫菲诺，现在他这是初次前来服务。三个同伴一边向他介绍情况，一边拿他开心。整个场面演得极其生动。

兰道夫　(向白托尔多介绍)这是御座正殿。

阿里亚尔多　在戈斯拉尔！

奥杜夫　如果你愿意，就算在哈尔茨城堡！

阿里亚尔多　也可以算在沃尔姆斯！

兰道夫　随着表演的故事，你跟我们一起一会儿跳到这里，一会儿跳到那里吧。

奥杜夫　在萨克森！

阿里亚尔多　在伦巴第！

兰道夫　在莱茵河畔！

两卫士之一　（沉着地，微微翕动嘴唇）嘘！嘘！

阿里亚尔多　（转向呼唤者）什么事情？

第一个卫士　（保持塑像般不动的姿势，低声）他来了吗？

奥杜夫　没有，没有来。他在睡觉；你们坐下吧。

第二个卫士　（和第一个一起不满地叹口气，朝护壁板走过去重新躺下）唉，神圣的上帝，应当向我们先打个招呼哪！

第一个卫士　（走近阿里亚尔多）请借个火。

兰道夫　喂，这里不许抽烟斗！

第一个卫士　（阿里亚尔多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火柴）不，我抽一支香烟。（点燃香烟，抽着烟也躺到护壁板上。）

白托尔多　（惊奇而困惑地进行观察，环顾大厅，然后看着他自己和同伴们的服装）可是，请原谅……这样的大厅，这种服装，哪个亨利四世呀？我压根儿不明白，是法国的亨利四世吗？

〔听了这句问话，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和奥杜夫爆发出哗然大笑。

兰道夫　（笑着向也正在笑的两个同伴指指白托尔多，示意他们继续捉弄他）他说是法国的亨利四世！

奥杜夫　（同前）他认为是法国的亨利四世！

阿里亚尔多　我的朋友，是德国的亨利四世！不是法国萨利王朝的亨利四世！

奥杜夫　伟大而不幸的皇帝！

兰道夫　就是在卡诺萨城堡丢脸的那位！我们每天在这里参加一场政府与教会之间的极其恐怖的战斗。嘿！

奥杜夫　嘿！朝廷反对教廷！

阿里亚尔多　僭位的教皇反对真正的教皇！

兰道夫　真正的皇帝反对僭位的皇帝！

奥杜夫　还有镇压萨克森人的战争！

阿里亚尔多　还有王公贵胄的反叛！

兰道夫　反对皇帝的亲生儿子！

白托尔多　（听了这些接二连三的介绍之后，用双手捧住脑袋）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难怪我走进这间大厅，再看看身上的衣服，就蒙住了！原来这是公元一千五百年时候的服装，我说得对吧。

阿里亚尔多　什么一千五百年！

奥杜夫　此时此地我们是在公元一千年至公元一千一百年之间！

兰道夫　你可以算这笔帐：如果一零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站在卡诺萨城堡之前……

白托尔多　（更加慌张地）啊，我的上帝，那么统统白费力气了！

奥杜夫　正是这样！如果你以为是在法国朝廷的话！

白托尔多　我准备的历史知识全都用不上了……

奥杜夫　我们比你想象的还早四百年！我们看你还真是一个小孩子。

白托尔多　（生气地）看在神圣的上帝面上，你们早就应当告诉我他是德国的，而不是法国的亨利四世呀！在给我做准备的那十五天里，上帝知道我查阅了多少本书！

阿里亚尔多　那么请问，难道你原来竟不知道那可怜的蒂托在这里充当不来梅的阿达贝尔多的角色吗？

白托尔多　哪个阿达贝尔多！我一无所知！

兰道夫　不知道吗？那么你听，是这么一回事：蒂托死了，狄·诺里小侯爵就……

白托尔多　正是他，小侯爵！他应当告诉我……？

阿里亚尔多　也许他以为你早知道了！

兰道夫　小侯爵原来不打算请人来顶替蒂托，他认为剩下我们三个人就够用了。可是他开始厉声疾呼："阿达贝尔多被撵走了。"——〔因为他不相信蒂托死了，而以为作为阿达贝尔多主教，他被那些来自科隆和马贡查的敌对的主教们从宫廷里排挤出去了。〕

白托尔多　（双手捂着头）关于这桩事情，我没有听到过半点风声！

奥杜夫　哟，那可不妙，我亲爱的。

阿里亚尔多　糟糕的是连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

白托尔多　你们也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扮演的角色吗？

奥杜夫　嗨，不就是"白托尔多"吗？

白托尔多　可是，白托尔多是什么人？为什么出现白托尔多呢？

兰道夫　"他们从我身边撵走了阿达贝尔多吗？那么，我要白托尔多！"——起初他这样叫喊。

阿里亚尔多　我们三个人听了都莫名其妙：这个白托尔多是什么人呢？

奥杜夫　白托尔多就是你，我亲爱的。

兰道夫　你将充当一个绝妙的角色！

白托尔多　（抗议并要离开）哟，我才不干哩！谢谢，我走了！我走了！

阿里亚尔多　（和奥杜夫一起笑着挽留他）不要走，别生气，别生气。

奥杜夫　反正你不是寓言故事里的那个白托尔多。

兰道夫　你不要发愁，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他是阿里亚尔多，他是奥杜夫，我是兰道夫……他就这样称呼我们，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到底是谁呢？——这些只不过是临时的称呼罢了！——你也有一个临时的名字：白托尔多。我们当中只有可怜的蒂托曾经得到一个很美的角色，是在历史书上可以查得到的：不来梅的主教。可怜的蒂托，他真象主教那样威风凛凛。

阿里亚尔多　确实如此，他事先很好地钻研了书本。

兰道夫　他甚至指挥皇帝陛下，几乎以监护人和顾问的身份强制他，引导他。我们也是"枢密顾问"，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因为史书上记载：由于来自下层的青年簇拥在他周围，亨利四世激起了一班上层贵族们的嫉恨。

奥杜夫　我们就是那些青年。

兰道夫　是的，小小的皇帝侍从，忠心耿耿，有点儿放荡，快活……

白托尔多　我还应当做出快活的表情？

阿里亚尔多　对啦，象我们一样，不能是别的样儿！

奥杜夫　这也不容易，懂吗？

兰道夫　真可惜呀！因为你在这里看到的陈设布置和我们的服

饰，只是目前剧院乐于上演的历史剧中最豪华的场面才有。说真的，亨利四世的遭遇可提供的素材岂止写一部悲剧，足够编成好几部悲剧。可是我们呢，四个人待在这里，而那两个倒楣的家伙（指卫士们）待在那里。当他们笔挺地肃立在御座两边时，我们就这样无所事事，没有人来指点我们，没有人来教我们表演。我怎么说才好呢？我们是徒有其表而空泛其中！——我们比真正的亨利四世的枢密顾问处境更坏。因为虽然他们同我们一样没有人教他们扮演某种角色，但是他们至少不觉得有演戏的义务。他们却演出了，他们不是演戏中的角色，而是演自己的生活。他们损人利己，鬻卖官职，干着种种别的勾当。可是我们这些人呢？装扮好了死守在这富丽堂皇的宫廷里……有何贵干呢？百无聊赖……象六具挂在墙上的玩偶，等待有人把它们取下来，这样那样地拨弄一番，或者逗它们说几句话。

阿里亚尔多　噢，对不起，我亲爱的，不是这样！必须恰如其分地对答！善于承应！如果他跟你说话，而你不能胸有成竹地回复一些他爱听的话，那就要惹祸上身。

兰道夫　不错，是这样，是这样，真是这样！

白托尔多　废话！我怎么能恰如其份地回答他呢？因为我准备好来应付的是法国的亨利四世，现在却蹦出个德国的亨利四世！

〔兰道夫、奥杜夫、阿里亚尔多都笑起来。

阿里亚尔多　哦，你必须马上纠正，要快点儿！

奥杜夫　别着急，我们帮助你。

阿里亚尔多　我们有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你事先把它们读一遍就够用了。

奥杜夫　你就能大概地明白一些事情……

阿里亚尔多　你瞧(让他转过身，对他指着墙上玛蒂尔黛侯爵夫人的肖像)，举个例子说，那个人是谁呀?

白托尔多　(盯着画像)那是谁?哦，对不起，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两幅现代油画挤在这些令人敬畏的古董之中，显得很不协调。

阿里亚尔多　你说得对。从前这里并没有这两幅画。在它们背后有两个壁龛，应当放上两尊按照那个时代的风格雕刻的塑像。因为空着，就用这两幅油画掩盖起来了。

兰道夫　(打断他，接着说)如果那真是油画，当然不协调啦。

白托尔多　不是油画，是什么啊?

兰道夫　是油画，你去摸摸它们:真是油画。可是对于他来说，(神秘地指向右边，意指亨利四世)却是碰不得的……

白托尔多　不能碰吗?那么，他认为是什么?

兰道夫　嗯，我来解释，听着!可是我认为归根结底他是正确的。那两幅油画是两个影子。正象一面镜子反映出的影子，我说清楚了吗?这一幅(指亨利四世的画像)代表他自己，就象活人一般守着这间大厅;而她(指女的画像)也具有那个时代应有的风度。请问，你觉得奇怪吗?假如你站到一面镜子面前，难道你不会看见穿着古装的、活生生的、现代的你自己吗?这两幅画正如两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活人的影子——你不用担心——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你将看到那个时代怎么全部复活起来。

白托尔多　啊，你们听着，我可不愿意在这里变成疯子!

阿里亚尔多　不是变成疯子!而是开心取乐!

白托尔多　噢，那我说，你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地学识渊博呢?

兰道夫　我亲爱的，如果没有一点儿学问，就不能使历史倒退八百年哪！

阿里亚尔多　走吧，走吧！你会看到我们将很快地把你吸引住。

奥杜夫　你在这所学校里也将变得非凡地博学。

白托尔多　是的，请赶紧帮助我吧！至少先把主要情况告诉我。

阿里亚尔多　听我们对你说吧，一点一滴地……

兰道夫　我们给你系上线绳，把你调理得就象一具举止得当、态度文雅的最好的木偶。我们走吧，走吧。（用胳臂挽住他，带他走开。）

白托尔多　（停住不动，看墙上的画像）请等一等！你们还没有告诉我另外的那一位是谁，是皇帝的妻子吗？

阿里亚尔多　不是。皇帝的妻子是贝尔塔·狄·苏萨，是萨伏亚的阿梅德奥二世的妹妹。

奥杜夫　皇帝愿意跟我们一起做无拘无束的年轻人，他不能容忍妻子，想要休掉她。

兰道夫　这位是他最凶狠的敌人：托斯卡那的玛蒂尔黛侯爵夫人。

白托尔多　噢，我知道了，她接过教皇的圣驾。

兰道夫　对，在卡诺萨。

奥杜夫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

阿里亚尔多　可怕的魔鬼！我们走吧，走吧！

〔四个人都走向原先进来的右边的门，准备出去，同时老听差乔万尼身穿燕尾服，突然从左边的门口进来。

乔万尼　（匆忙而不安地）喂，站住！弗朗科！洛洛！

阿里亚尔多　（停步并转身）你有什么事？

白托尔多　（看见他穿着燕尾服进大厅，很惊讶）哎呀！怎么回

事？他进来了！

兰道夫　二十世纪的人，滚出去！（和另外两人一起故意做出吓唬人的样子向他跑过去，撵他。）

奥杜夫　格里戈利七世的使者，滚开！

阿里亚尔多　滚！滚！

乔万尼　（自卫，厌烦地）收起这套鬼把戏吧！

奥杜夫　不行！你不能走进这里面！

阿里亚尔多　出去！出去！

兰道夫　（向白托尔多）你要知道这是巫术！罗马的巫师召来了魔鬼！拔，拔出你的剑！（自己也拔出剑来。）

乔万尼　（大声喊道）我对你们说，别闹了！你们别跟我发疯了！侯爵先生陪着客人来了……

兰道夫　（搓搓手）哈！好极了！有女士吗？

奥杜夫　（同前）是老太婆还是小姑娘？

乔万尼　有两位先生。

阿里亚尔多　我问女士，女士们是谁？

乔万尼　侯爵夫人和她女儿。

兰道夫　（惊讶地）噢，怎么回事？

奥杜夫　（同前）你是说侯爵夫人吗？

乔万尼　侯爵夫人！侯爵夫人！

阿里亚尔多　那么先生们是谁呢？

乔万尼　我不知道。

阿里亚尔多　（向白托尔多）他们来教我们演戏，你明白吗？

奥杜夫　他们简直都是格里戈利七世的使臣！这下子可热闹了！

乔万尼　你们还让我说话吗？

阿里亚尔多　说吧！说吧！

乔万尼　那两位先生中有一位好象是大夫。

兰道夫　噢，我们明白了，就是那些经常来的大夫当中的某一位罢了！

阿里亚尔多　白托尔多，好样的！你带来了好运气！

兰道夫　你将会看到我们怎样捉弄这位大夫先生！

白托尔多　我想我马上就要遇到许多麻烦事了。

乔万尼　你们听我说！他们要到这间大厅里来。

兰道夫　（惊恐地）你说什么！她？侯爵夫人到这里来？

阿里亚尔多　那么，要演新戏了！

兰道夫　一定是悲剧！

白托尔多　（好奇地）为什么？为什么？

奥杜夫　（指画像）她就是画中的人，你还不明白吗？

兰道夫　她的女儿是侯爵的未婚妻。

阿里亚尔多　可是他们来干什么？谁知道这件事？

奥杜夫　如果让他看见夫人，可就要惹出大祸！

兰道夫　也许他已经认不出她了！

乔万尼　如果他醒了，你们必须把他在那边看住。

奥杜夫　是吗？你开玩笑吧？这怎么行呢？

阿里亚尔多　你清楚他是怎样的人！

乔万尼　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看住他！——他们这样吩咐我的！你们去吧，去吧！

阿里亚尔多　就去，就去，也许他已经睡醒了！

奥杜夫　我们走吧！走！

兰道夫　可是你以后还必须跟我们解释清楚！

乔万尼　（在他们背后喊）你们关上那道门，藏好钥匙！另外那道门的钥匙也藏好！（指右边的另一个出口。）

〔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和奥杜夫从右边第二道门出去。

乔万尼　（向两卫士）你们也走开，走吧！从那边出去！（指右边第一道门）锁上门，带走钥匙！

〔两卫士从右边第一道门出去。乔万尼向左边的门走去，打开门让狄·诺里侯爵进来。

狄·诺里　你都吩咐过了吗？

乔万尼　是的，侯爵先生，请放心。

〔狄·诺里侯爵走出去，请进其他的人。走在前面的是蒂托·贝克莱迪男爵和迪奥尼西奥·捷诺尼医生，随后是玛蒂尔黛·史彼纳侯爵夫人和芙丽达侯爵小姐。乔万尼鞠躬，然后走出去。玛蒂尔黛·史彼纳侯爵夫人四十五岁上下，风韵犹存，但能明显地看出她用一种浓重但巧妙的化装尽力掩盖年龄所致的不可避免的容颜衰老。她昂着华尔奎莉①那样的高贵的头。在浓装艳抹之中，她那张极其美丽而又饱含痛苦的嘴格外鲜明。她孀居多年，蒂托·贝克莱迪男爵是她的情人，但是从表面上无论是她自己还是旁人，都并不曾认真看待这种关系。只有蒂托·贝克莱迪清楚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而她佯装不了解他的心事；对此他置之一笑。当侯爵夫人当众拿他开心引起哄笑时，他也以笑对付。

〔他长得干瘪，头发过早地灰白，年龄比她略轻，长着一颗古怪的鸟似的脑袋。他用一种拖长的、带鼻音的怪腔调说话，显出昏昏欲睡的阿拉伯人那样的慵懒，因而他的矫健敏捷（这种敏捷使他成为一个可怕的剑客）藏

---

① 华尔奎莉，北欧神话中的女神，引导战死的英雄进天堂饮宴。

而不露。

〔芙丽达，侯爵夫人的女儿，十九岁，在性格专横而打扮艳丽的母亲的庇护之下，显得黯然失色，并且为了这种庇护感到屈辱，因为母亲招来的流言蜚语比对母亲更甚地伤害了她。她现在已经幸运地与卡尔洛·狄·诺里侯爵订婚。侯爵是一位方正古板的青年，待人宽厚，性格内向；他坚信自己一生有所作为，但是并不清楚前程如何。他总是被自以为是责无旁贷的许多事物压得透不过气来；别人都能愉快地说笑，而他却郁郁寡欢，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因为他做不到。因母亲近日去世，他身穿重孝。

〔迪奥尼西奥·捷诺尼医生有一张好色之徒的红润而厚颜无耻的漂亮面孔，长着一双四顾流盼的眼睛，一撇利索的短胡子，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美中不足之处是头上几乎秃顶。

〔他们（狄·诺里除外）提心吊胆地近乎恐惧地走进来，同时好奇地打量大厅；接着便低声议论起来。

贝克莱迪　嗬，真是富丽堂皇！富丽堂皇！

医生　有趣极了！这些想象出来的布置显得这么逼真！美极了，是的，美极了。

玛蒂尔黛夫人　（用目光四处搜寻自己的画像，找到以后走近）啊，它在这里！（她站在合适的距离凝视画像，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感情）是它，是的……啊，来看哪……我的上帝……（招呼女儿）芙丽达，芙丽达，你看……

芙丽达　哎，是你的画像吗？

玛蒂尔黛夫人　不是！你看，不是我，那是你！

狄·诺里　对，真是这样吧？我早就说过了。

玛蒂尔黛夫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真是这样！（好象一股寒气透过脊背，使她浑身发抖）上帝，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看着女儿）芙丽达，你认为怎么样？（把她拉到身边，用一只胳臂搂着她的腰）你来！你没有从那上面挂着的我的画像上认出你自己吗？

芙丽达　没有！我，真的……

玛蒂尔黛夫人　（转向贝克莱迪）您来看，蒂托，您说说！

贝克莱迪　唉，不，我不看！我早就知道不象！

玛蒂尔黛夫人　真傻！您以为这么说就是对我的恭维吗！（转而向捷诺尼医生）大夫，您说呢？

〔医生走近。

贝克莱迪　（背对着医生，装出悄悄提醒他的样子）嘘！大夫，您不要说，请别理会她！

医生　（茫然失措地微笑着）为什么我不应当回答她呢？

玛蒂尔黛夫人　您别听他的！请走过来！简直令人难以容忍！

芙丽达　您岂不知道他是地道的傻瓜！

贝克莱迪　（看见医生走过去，就对他说）留神您的脚，留神您的脚，大夫！脚！

医生　脚？为什么？

贝克莱迪　您脚上穿着铁鞋。

医生　我？

贝克莱迪　对，先生，您碰上四只水晶小脚了。

医生　（大笑）不会！女儿长得象母亲——我看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贝克莱迪　您要惹祸了！这是实话！

玛蒂尔黛夫人　（怒气冲冲地向贝克莱迪走过去）为什么惹祸了？什么？您说什么？

医生　（直率地）难道不是这样吗？

贝克莱迪　（回答侯爵夫人）他说不值得大惊小怪，而您却非常吃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请问，您认为这合乎情理吗？

玛蒂尔黛夫人　（更加激怒）傻瓜！傻瓜！这正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那里没有我的女儿，（指画像）那是我的画像！从那里认出我的女儿，而不是我自己，这使我感到惊奇。请相信我的惊奇是真情，并且我不允许你们怀疑我的真实感情！

〔在她的一阵盛怒之后，大家都尴尬地静默片刻。

芙丽达　（厌烦地低声说）我的上帝，总是这样……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

贝克莱迪　（低声地，用抱歉的口吻说话，神情象一只夹着尾巴的狗）我并没有丝毫的怀疑。我注意到，从一开始，你就对你母亲的惊慌无动于衷；或许因为母亲说你与画像十分相象，你感到有些意外。

玛蒂尔黛夫人　对！为什么她不能在那跟她年纪相仿的当年的我身上发现她自己？而我却能从眼前的她身上认出从前的我自己呢？

医生　您说得很对！因为一幅画像总是停留在被凝结其中的永久不变的那一瞬间；对于侯爵小姐来说，它是那么遥远陌生而又无可追忆；而它却能唤起侯爵夫人的许多回想：举动、姿态、眼神、微笑等许多那上面所没有的东西……

玛蒂尔黛夫人　对，正是这样！

医生　（转向她继续说）您自然会在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都复活起来的。

玛蒂尔黛夫人　可是每当我发自内心的感情略微有些冲动时，他总是来浇冷水。惹得我生气，他就高兴。

医生　（没有理解她的话，继续用讲学的腔调向贝克莱迪说着）亲爱的男爵先生，相似性经常产生于有差异的事物之间，可以这样来解释……

贝克莱迪　（打断他的说教）也许有人还能从我和您之间找出某些相似之处哩，亲爱的教授！

狄·诺里　我们还是走吧！我请你们走吧！（指右边两道门，示意那里面有人能听见）我们进来后，吵闹得太厉害了。

芙丽达　可不是吗！只要有他在场……（指贝克莱迪。）

玛蒂尔黛夫人　（紧接着）因此，我不愿意他来！

贝克莱迪　可是您又在背后起劲地取笑我！真是忘恩负义！

狄·诺里　蒂托，我请你别说了！大夫在这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一桩很严肃正经的事情。你要知道，我多么着急哪。

医生　这么办吧，首先我们查证几个问题。侯爵夫人，请问您的这张画像为什么会放在这里？您赠送的吗？对吗？

玛蒂尔黛夫人　不，不是。我能以什么名义送给他呢？那时候我象芙丽达这么大，又不是他的未婚妻。在那桩祸事发生之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经不住他母亲（指狄·诺里）再三地苦苦请求，我才把画像给了她。

医生　她是他的姐姐吗？（用手指右边的门，意指亨利四世。）

狄·诺里　是的，大夫。今天到这里来就是履行对我母亲的一项义务。她已经弃我离世一个月了。我和她（指芙丽达）本来应当去旅行，而不是来这里……

医生　我懂了，你们应当去操办自己的事情！

狄·诺里　唉！她临终时还确信不疑地认为她的宝贝兄弟不久

就会病愈康复。

医生　您能告诉我其中的缘故吗？她根据哪些征象如此判断？

狄·诺里　好象因为在妈妈去世前不久，他与妈妈做过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医生　一次谈话？原来是这样……是这样……哎呀！了解这一次谈话的内容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

狄·诺里　唉，我不知道内容！我只知道妈妈最后一次探视他回来之后，神情忧郁；因为她看出他好象已经预感到死神离妈妈不远了，因而表现得格外亲热。在临终弥留之际，妈妈让我许下诺言：决不怠慢他，经常来看望他，为他延医治病……

医生　原来是这样，很好。经常是一些细微的原因……那么，我们先看这幅画像……

玛蒂尔黛夫人　啊，上帝！大夫，我不认为应当格外重视这幅画像。它使我激动，是因为许多年没有看见它的缘故。

医生　请冷静一些……

狄·诺里　可不是嘛！它挂在那里已经十五年了……

玛蒂尔黛夫人　年头还要多呢！已经超出十八年了！

医生　请原谅，你们还没有明白我要问的是什么！我对这幅画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猜想它们是那次极其不幸的出名的骑马游行之前画成的，对吗？

玛蒂尔黛夫人　嗯，是这样！

医生　当他头脑还完全清醒正常时——注意，我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向夫人建议画像吗？

玛蒂尔黛夫人　不是这样，大夫！为了留作纪念，参加骑马的许多人都画了像。

贝克莱迪　我也叫人画了一幅，我扮演的角色是"卡尔洛·丹乔"。

玛蒂尔黛夫人　那是在服装刚刚备齐的时候。

贝克莱迪　您请听，因为有人建议把所有的画像作为纪念品都陈列在别墅的客厅里，就象摆在画廊里那样；我们就是在这别墅的附近骑马游行的。但是后来，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收存自己的画像了。

玛蒂尔黛夫人　而我的这一幅，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把它毫不吝啬地送了人，因为他的母亲恳求……（指狄·诺里。）

医生　您没有想到也许是他要您的画像吗？

玛蒂尔黛夫人　噢，我不知道！也许吧……也许是他姐姐温情地顺从了他的要求……

医生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骑马游行的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吗？

贝克莱迪　（抢着说）不是，不是；是我！是我！

医生　请说下去……

玛蒂尔黛夫人　别信他的话，是可怜的贝拉西出的主意。

贝克莱迪　不是贝拉西！

玛蒂尔黛夫人　（向医生）贝拉西公爵，可怜的人在两三个月以后就死了。

贝克莱迪　但是当时贝拉西并不在场……

狄·诺里　（厌烦引起一场新的争论）大夫，对不起，难道一定必须查清是谁出的主意吗？

医生　嗯，是的，可能对我有用处……

贝克莱迪　那可是我的主意！啊，多么美妙的设想！很抱歉，因为后来发生了那样不幸的事件，我不应当以此自鸣得意。

大夫，您听着，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在俱乐部里翻看一本德文的画刊〔我只是看图画，因为我不懂德文〕，看见有一页上面画着皇帝在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大学城里当学生。

医生　波恩，波恩。

贝克莱迪　对，在波恩。他骑在马上，身上穿着一件非常古老的式样古怪的德国学生传统制服，被一群贵族学生簇拥着；他们也骑着马，身穿制服。从这张画上，我得到启发。您要知道，因为俱乐部打算在狂欢节举办一次盛大的化装舞会。我建议组织这样一支古老的马队游行。所谓古老的，也就是乱哄哄的，每一个人都应当选择一个历史人物来扮演：国王或者皇帝，或者王子，身边带着他的贵妇人，王后或者皇后，她们也骑着马，马上配备着当时式样的鞍辔。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玛蒂尔黛夫人　我从贝拉西那里得到的邀请。

贝克莱迪　如果他对您说这个主意是他的，那便是盗窃。我对您说吧，那天晚上在俱乐部我提出建议时，他根本不在场。另外，也没有他！（指亨利四世。）

医生　那么，他为什么选中了亨利四世这个角色呢？

玛蒂尔黛夫人　因为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一个与自己名字相同的人物。我告诉他我愿意扮演玛蒂尔黛·狄·托斯卡那。

医生　不……我不明白这两个人物的关系……

玛蒂尔黛夫人　唉，谁知道呵！起初我也不明白，当时我听见他回答说，他将是在卡诺萨跪倒在我脚下的亨利四世。是的，我知道卡诺萨城堡，但老实说，我记不清那段历史情节了。当我为了演好角色而重读历史时，才知道我将是教皇格里

戈利七世在与德国皇帝进行生死搏斗中最忠诚最狂热的战友。那时，我才明白因为我选中了亨利四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的角色，他扮演亨利四世，就可以在马队中紧挨着我。

医生　噢！也许因为……

贝克莱迪　大夫，因为他那时正在拚命地向她献殷勤，而她（指侯爵夫人）自然地……

玛蒂尔黛夫人　（生气地针锋相对）就是自然地！自然地，再也没有比那更"自然"的了！

贝克莱迪　（指着她）是这样：她不能忍受他的这一套做法。

玛蒂尔黛夫人　那就不是真的了！我对他并不反感。正好相反！对于我来说，只要一个人是真心实意地这样做……

贝克莱迪　（继续说）他在她的面前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愚蠢！

玛蒂尔黛夫人　不是，亲爱的！在这种场合，是不会的。因为他并不跟您一样是一个蠢人！

贝克莱迪　我从来没有被人真心实意地看待过。

玛蒂尔黛夫人　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同他，可不是开玩笑！（改换语气，向医生说）亲爱的大夫，我们女人一生之中有许多的不幸，其中之一就是有时会迎面遇上一双饱含热烈的、永恒不朽的爱情的眸子凝视着自己！（尖声大笑）太滑稽了。如果男人们用这种带有"永恒"意味的眼光看人的话……我总是这样用笑声来回答。在那时候——坦白地说，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可以说实话了——当我这样冲着他大笑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胆怯。因为也许应当信任这双眼睛所默许的爱情。但是，后果将不堪设想！

医生　（怀着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有过这样的事情；它使我很感兴趣。后果将不堪设想吗？

玛蒂尔黛夫人 （轻佻地）因为他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我又是这样……不，我是有点儿这样……不止是有点儿，说实话，（寻找分量轻的字眼）是很惊慌窘迫，是的，面对着他那明朗的态度，烈火般炽热的感情，我窘迫不安——您要知道，我那时年纪太轻，又是一个弱女子：我应当咬紧牙关忍受下来——这需要胆量，而我却不曾有过。我照例笑话了他，随即我就感到悔恨的痛苦和对自己的痛切的轻蔑，因为我看到在场的其他人立即随同我一起大笑起来，真是多么愚蠢地嘲弄了他。

贝克莱迪 大概就象嘲笑我一样。

玛蒂尔黛夫人 您总是用一副假装出来的低三下四的谦卑的样子来引人发笑，我亲爱的，而他，却正与您相反！截然不同！——再说，大家总是当面取笑您！

贝克莱迪 嗨，我说，这总比背后笑话要好多了。

医生 回到正题上来！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依我看，他明白过来后就有些激动起来！

贝克莱迪 是的，大夫，但是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

医生 那是什么样儿的呢？

贝克莱迪 我可以说，那是冷静的……

玛蒂尔黛夫人 不是什么冷静！大夫，是这样的，当然啦，有点奇怪，因为他一向是极其活跃的：那时却一反常态！

贝克莱迪 我只是说他掩饰激动。事实上却相反，他经常真正地情绪激动不已。但我敢发誓，大夫，他马上发觉自己的行为太冲动。而且我觉得他时时在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再多说一句：他一定为此而痛苦。有时他竟然会莫名其妙地跟自己大发雷霆！

玛蒂尔黛夫人　这是实情！

贝克莱迪　（向玛蒂尔黛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向医生）依我看，因为他突然有意识地要摆脱感情的纠缠——他认为自己的感情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他把摆脱当做一种明智的举动，去代替他所没有的倾诉衷肠的那股勇气。可是，感情突然迸发出来，无法驾驭，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他心荡神移，失去了自我控制。他显示出丧魂落魄、虚妄痴呆的神情……有时甚至还可以说是滑稽可笑。

医生　那么，请告诉我，他孤僻吗？

贝克莱迪　一点儿也不！他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在体操表演、舞会和慈善募捐演出会里，他是乐队的出色指挥。真象开玩笑！您知道吗？他的戏演得非常好。

狄·诺里　他精神失常之后，变成了绝妙的演员！

贝克莱迪　我们从头说起吧！请您想象当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发生了不幸的时候……

医生　他摔坏了后颈，是吗？

玛蒂尔黛夫人　哎呀，真吓人！他那时就在我旁边！我看见他倒在凌空腾起的马蹄之下……

贝克莱迪　起初，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他可能摔得很重。是的，马队停止了前进，出现了一会儿的骚动，大家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已经被抬起来，送进了别墅里。

玛蒂尔黛夫人　您知道吗？没有一丝儿伤痕，没有一滴血，什么都没有！

贝克莱迪　大家以为他只是晕倒了……

玛蒂尔黛夫人　而且在大约两小时之后……

贝克莱迪　他已经出现在别墅的客厅里——我要说的正是这个

时候……

玛蒂尔黛夫人　哟，我当时一眼就看出他脸色很不好！

贝克莱迪　不对！您别说了！我们谁也没有发觉他是那样，大夫，明白了吧。

玛蒂尔黛夫人　当然啦！因为当时你们所有的人都象在发疯一样！

贝克莱迪　每个人都戏谑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确实是乱哄哄的一团糟。

玛蒂尔黛夫人　大夫，您可以想象，当时有人发现他却是严肃认真地在表演他的角色，该感到何等地惊骇啊！

医生　噢，什么？他那时候也参加了……？

贝克莱迪　是呀！他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想他已经好了，象我们大家一样参加演出……他演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对您说过的——他才华出众！可是，他并不是闹着玩！

玛蒂尔黛夫人　人们开始鞭打他……

贝克莱迪　那时候，他是全身披挂的戎装皇帝打扮，他抽出宝剑向两、三个人冲杀过去。刹那间，大家都惊恐万状。

玛蒂尔黛夫人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我们那一张张化过装的脸，吓得变了形，显得很粗野；我们直愣愣地看着他，而他的脸已经变得象一副可怕的面具，而且比面具还吓人，因为那上面显示出了疯狂的神情！

贝克莱迪　这就是亨利四世！真是活生生的一个亨利四世在狂躁暴怒！

玛蒂尔黛夫人　大夫，我认为，一定是那次化装舞会的狂热气氛影响了他的理智；那种狂热持续了一个多月。他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行动中表现出这股狂热劲头。

贝克莱迪　他研究角色是那么地仔细详尽！甚至不放过一些细微末节……

医生　噢，这种现象很容易产生！由于摔倒和后颈受伤，使一时的狂热变成了固执的妄想，因此精神错乱。妄想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使人可能变得痴呆，可能变得狂躁。

贝克莱迪　（向芙丽达和狄·诺里）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懂得这是什么样的笑话吗？（向狄·诺里）你那时有四、五岁的样子，（向芙丽达）你母亲认为你已经长得和那幅画上的人一样大了，而画中人那时可还远远没有想到你的出世。现在，我已经头发花白了；而在那上面的他（指画像）——扑通！摔了一跤，就永远不能从那里摆脱出来；永远是亨利四世了。

医生　（开始凝神沉思，然后向前伸开双手，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准备开始进行科学解释）先生们，请听，这正是……

〔突然右边的第一道门（离舞台前部较近的门）打开了，白托尔多气急败坏地从外面进来。

白托尔多　（急不可待地）允许进来吗？请原谅……（他陡然停住，因为他的出现引起了众人的惊慌。）

芙丽达　（惊叫一声，躲开）上帝呀！这就是他！

玛蒂尔黛夫人　（惊慌地后退，用一只手臂挡住眼睛不去看他）是他吗？是他吗？

狄·诺里　（立即）不是，不是，你们不要惊慌。

医生　（好奇地）他是谁？

贝克莱迪　是从我们的化装舞会上溜出来的！

狄·诺里　他是我们安排在这里看护他的疯病的四个小伙子当中的一个。

白托尔多　我请求原谅，侯爵先生……

狄·诺里　不能原谅！我吩咐过用钥匙锁上门，不许任何人走进这里！

白托尔多　先生，这我知道！可是我受不了！我请求您允许我离开！

狄·诺里　哦，您是今天早上刚来的？

白托尔多　是的，先生；我跟您说，我受不了……

玛蒂尔黛夫人　（忧虑重重地问狄·诺里）那么，他不是象您说的那么安静？

白托尔多　（立即）不对，不对，太太，不是说他！是我的那三个同事！侯爵先生，您说"看护"？那可是什么样的"看护"！他们根本不照顾他：真正的疯子是他们！侯爵先生，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非但不帮助我，反而……

〔兰道夫和阿里亚尔多突然从右边的同一道门里匆匆忙忙走来，神色焦虑；但在跨进来之前停住在门口。

兰道夫　可以进来吗？

阿里亚尔多　可以进来吗？侯爵先生？

狄·诺里　进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要干什么？

芙丽达　上帝呀！我走开，我走开；我害怕！（向左边的门走过去。）

狄·诺里　（马上挽留她）芙丽达，别走！

兰道夫　侯爵先生，这个蠢货，他……（指白托尔多。）

白托尔多　（反驳）唉，别这样，我亲爱的伙伴！多谢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兰道夫　你为什么不干了？

阿里亚尔多　侯爵先生，他惹了祸，才逃到这里来的！

兰道夫　他惹他生气发火！我们在那里看守不住他了，他下令要

逮捕他，他要立即登上御座升堂"审判他"——这怎么办哪？

狄·诺里　关上门！关上门！你们去关上那道门！

〔兰道夫去关门。

阿里亚尔多　奥杜夫单独一个人不能看住他……

兰道夫　侯爵先生，那么，如果现在马上去向他通报您来拜访，至少可以劝阻他。难道这些先生们都准备换衣服去见他……

狄·诺里　是的，是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向医生）您认为可以马上去看病吗……

芙丽达　卡尔洛，我不去，我不去！我走开，还有你，妈妈，请过来，跟我一起走！

医生　我说……他不会随身携带凶器吧？

狄·诺里　没有！没有凶器，大夫！（向芙丽达）原谅我，芙丽达，可是，你这么恐惧也真是孩子气！你自己要来……

芙丽达　唉！你别这么说，不是我要来，是妈妈！

玛蒂尔黛夫人　（态度坚决地）我要去见他！现在我们应当做什么？

贝克莱迪　冒昧问一句，非得化装成那种模样不成吗？

兰道夫　必须那样！必须那样，先生！唉，倒楣，您看我们……（指自己的服装）如果让他看见先生们穿着这种现代的服装，那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阿里亚尔多　他就相信那一套魔鬼似的穿着打扮。

狄·诺里　就象您觉得他们是乔装改扮过的一样，在他看来，我们穿这样的衣服也是化装。

兰道夫　侯爵先生，只要他不看成是他的死对头的阴谋诡计，也许不会发生什么。

贝克莱迪　是说教皇格里戈利七世吗？

兰道夫　是啊！他说教皇是一个"异教徒"！

贝克莱迪　教皇是"异教徒"？说得真不坏！

兰道夫　是的，先生，他还说教皇招魂引鬼！说教皇精通一切魔法妖术。他对此深怀恐惧。

医生　这是迫害狂！

阿里亚尔多　他会大发雷霆！

狄·诺里　（向贝克莱迪）很抱歉，你不必去那里。我们都不去，大夫去看看他就行了。

医生　您是说……我单独去？

狄·诺里　还有他们！（指三个小伙子。）

医生　不，不，我说如果侯爵夫人……

玛蒂尔黛夫人　对！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要见他！

芙丽达　为什么？妈妈，我恳求您跟我们在一起！

玛蒂尔黛夫人　（傲然地）让我去！我正是为此而来的！（向兰道夫）我要化装成"阿德拉依黛"，那位母亲。

兰道夫　那好极了。贝尔塔皇后的母亲，太好了。那么夫人只须戴上公爵夫人的金冠，穿上一件从上到下都罩住的长袍就行了。（向阿里亚尔多）阿里亚尔多，你去办吧，去吧！

阿里亚尔多　且慢，这位先生呢？（指医生。）

医生　哦，是的……我们商量过，我记得是主教……克卢尼修道院的乌戈主教。

阿里亚尔多　先生是说修道院的院长吗？好极了：克卢尼的乌戈。

兰道夫　他来过这里许多次了……

医生　（惊愕地）怎么回事，他来过了？

兰道夫　您不要担心。我告诉您，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化装……

阿里亚尔多　所以从前用过几次。

医生　可是……

兰道夫　如果他还记得，也没有危险，因为他只认衣服不认人。

玛蒂尔黛夫人　那么，这对我也有利。

狄·诺里　芙丽达，我们走吧！蒂托，跟我们一起走吧！

贝克莱迪　哟，不行；如果她（指侯爵夫人）留下，我也留下。

玛蒂尔黛夫人　可是我并不需要您！

贝克莱迪　我不是说您需要我。我也愿意看看他。您不允许吗？

兰道夫　是的，也许三个人一起去更好一些。

阿里亚尔多　那么，先生扮成谁？

贝克莱迪　嗨，想一想，也替我找一种简单的化装。

兰道夫　（向阿里亚尔多）对，有了：克卢尼修道院的修士。

贝克莱迪　克卢尼修道院的修士？是什么模样？

兰道夫　穿一件克卢尼修道院修士的道袍。您装扮成主教的随从。（向阿里亚尔多）你去吧！去吧！（向白托尔多）还有你，躲开；今天一整天不要让他看到你！（看他们刚要离开，又说）等一等。（向白托尔多）你把他交给你的衣服送到这里来。（向阿里亚尔多）你马上去通报"阿德拉依黛公爵夫人"和"克卢尼的乌戈主教"来拜访。明白吗？

〔阿里亚尔多和白托尔多从右边第一道门走出。

狄·诺里　我们退出去吧。（与芙丽达从左边的门下。）

医生　（向兰道夫）我想，穿上克卢尼的乌戈的衣服，他会对我不错。

兰道夫　会很好的，请放心。主教在这里一向受到极大的尊重。侯爵夫人，您也放心吧。他牢牢记得，当他在雪地里等候了两天，几乎要冻僵时，多亏你们二位代为求情，原来不愿召

见他的格里戈利七世才准许他进入卡诺萨宫觐见。

贝克莱迪　请问，我呢？

兰道夫　请您规规矩矩地站在旁边。

玛蒂尔黛夫人　（生气，非常激动地）您最好是走开！

贝克莱迪　（不高兴地轻声说）您太激动了……

玛蒂尔黛夫人　（光火地）我就是这样！请您不要打搅我！

〔白托尔多拿着衣服走进。

兰道夫　（看着他进来）哦，衣服拿来了！——这件长袍是侯爵夫人的。

玛蒂尔黛夫人　等一下，我摘掉帽子！（脱帽，给白托尔多。）

兰道夫　你把帽子放到那边去。（然后向夫人，示意给她戴上公爵夫人金冠）可以吗？

玛蒂尔黛夫人　可是，我的上帝，这里就没有一面镜子吗？

兰道夫　那里有。（指左边的出口）假如夫人愿意自己穿戴……

玛蒂尔黛夫人　对，对，那样更好一些，把衣服送到那里去吧，我马上就换。

〔重新戴上帽子，同拿着袍子与金冠的白托尔多一起下。这时，医生和贝克莱迪费劲地穿上修士的道袍。

贝克莱迪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扮演修士。喂，我说，这种疯病可要耗尽万贯家产哩！

医生　可不是吗，许多其他类型的疯病也是这样……

贝克莱迪　遇上这种情况，为了护理他们，需要准备一大笔财产……

兰道夫　是的，先生。在那边我们有整整一柜子精工制作的古装。我专门料理这件事；我去找上等的戏装缝纫店，花掉很多钱。

〔玛蒂尔黛夫人头戴金冠，身穿长袍走进。

贝克莱迪　（马上发觉，欣赏地看着她）啊，美极了，真有皇家气派！

玛蒂尔黛夫人　（看着贝克莱迪，大声笑道）上帝呀！不行，您还是脱掉吧！您这样不行！象一只穿袈裟的驼鸟！

贝克莱迪　您看看大夫！

医生　嘿，别生气……别生气。

玛蒂尔黛夫人　不，大夫没有您那么糟糕……您可真叫人好笑！

医生　（向兰道夫）他经常在这里会见客人吗？

兰道夫　根据他的需要，他经常下令召见这个或那个人。这时就需要找人来为他效劳。也有女人……

玛蒂尔黛夫人　（心被刺痛，并竭力掩饰）噢，还有女人？

兰道夫　嗯，从前，是……来过许多。

贝克莱迪　（笑道）妙呵！穿这样的礼服吗？（指侯爵夫人。）

兰道夫　唉，您知道：是那种女人……

贝克莱迪　来效劳的，我懂了！（奸刁地对夫人说）您当心点，他对您变得危险了！

〔右边第二道门打开，阿里亚尔多出现，首先暗示客厅里的人们停止说话，然后庄严地宣告。

阿里亚尔多　皇帝陛下驾到！

〔两名卫士先走到御座两旁站立，然后亨利四世走进，奥杜夫和阿里亚尔多稍后跟随。他年近五旬，脸色极其苍白，后脑上的头发已经花白，而前额上染过的头发和鬓角却呈现金黄色，染色刺眼可笑；两腮上涂着玩偶似的红色油彩，在惨白的脸上格外鲜明突出。象在卡

诺萨时一样，他在皇袍外面穿着一件忏悔者的苦行衣。痛苦呆滞的眼神阴森可怖；他的态度沮丧而又矜持，没有忏悔者的谦卑。奥杜夫双手捧着皇冠。阿里亚尔多拿着有鹰饰的权杖和有十字架的圆球。

亨利四世 （首先向夫人、然后向医生躬身致敬）夫人……主教大人……（接着看看贝克莱迪，正要向他敬礼，却转身向站在身边的兰道夫怀疑地低声问）他是彼得罗·达米亚尼吗？

兰道夫 不是，陛下，他是克卢尼修道院的修士，是主教大人的随从。

亨利四世 （更加怀疑地打量贝克莱迪，发现后者正在不安地望着玛蒂尔黛夫人和医生，好象用眼色向他们求援；于是挺直身躯，大声喊）他是彼得罗·达米亚尼！——神父，你不要净盯着公爵夫人！（象躲避一种危险似地，他马上转向夫人）夫人，我向您发誓，我向您发誓，对您的女儿，我已经回心转意了！我承认，如果不是他（指贝克莱迪）代表亚历山德罗教皇来劝阻，我就会休掉她了！是啊，曾经有人赞成我休妻：美因茨的主教赞成我，是为了得到一百二十个庄园。（睥睨一眼慌张的兰道夫，立即说）我不应该在这时候提起主教们的错处。（重新谦恭地向贝克莱迪）谢谢您，彼得罗·达米亚尼，请接受我对那次劝阻的感谢！我的母亲、阿达贝尔托、特里布尔、戈斯拉尔、还有现在您看到的身上的这件苦行衣，都使我一生蒙受无穷的屈辱。（突然改换语气，象一个突然间理智起来、恢复了常态的人说话）不碍事！思想清晰，天资聪慧，意志坚定，不惧厄运！（然后转向众人，沉痛地说）我会改正我所犯的过失；在您彼得罗·达米亚尼面前，我也羞愧万分！（深深地鞠躬，弯着身子停留在他面前，

好象屈服于一时产生的偏私的疑惑，于是不由自主地用威胁的语气加上一句)难道说我那圣洁的母亲安尼丝与亨利·达乌古斯塔主教私通的谣言不是出自您之口吗？

贝克莱迪　(因为亨利四世还弯着腰，用手指吓唬地对准他，因而用两手捂住胸口，加以否认)不是，不是我，不是……

亨利四世　(伸直腰)不是，真的吗？卑鄙无耻！(上下地打量他一会儿，然后)我倒不相信您有这样的本事。(走近医生，拽住他的衣袖的一角，诡谲地眨眼)是"他们"！主教大人，总是那一帮子！

阿里亚尔多　(提示医生，轻轻地叹气)唉，是的，是那些欺骗人的主教。

医生　(演戏地，向阿里亚尔多)是那些人，唉，就是他们……

亨利四世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满足！——主教大人，一个只知道玩耍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度着时光，当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却变成了皇帝——那时我六岁，他们把我从母亲身边拐骗走，利用无知的我去反对她和反对自己的朝廷；他们亵渎神明，巧取豪夺；一个赛似一个地贪婪无比：阿诺超过斯特法诺，斯特法诺胜似阿诺！

兰道夫　(低声劝说，提醒他)陛下……

亨利四世　(马上转过身来)哦，知道了！这会儿我不该提起主教们的坏处——但是，对我母亲的这种诽谤太过分了！主教大人！(看看侯爵夫人，变得和蔼可亲)我不能哀悼她，夫人——我对您说，您一定有一副慈母的心肠——大约一个月前她曾经从修道院来这里看我，可是人们告诉我，她现在死了。(激动得说不下去，然后极为凄惨地微笑)我不相信，我不能哀悼她，因为既然您此时此地还健在，我又是这副样

子（指身上穿的苦行衣），那就是说我只有二十六岁。

阿里亚尔多 （低声亲切地安慰他）陛下，正因为如此，她还活着。

奥杜夫 （补充）还住在她的修道院里。

亨利四世 （转向他们二人）知道了；那么我可以把这份悲痛留待将来去领受了。（近乎卖弄风情地给侯爵夫人看自己染过的头发）您看：还是金黄色的……（然后悄悄地，象说知心话似地）这是为了您！——其实我并不需要染发。但是外貌也是有用处的，它是岁月流逝的标志。我说得对吗，主教大人？（回到侯爵夫人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的头发）嘿，我看见……您，公爵夫人，也染过了……（眨动一只眼睛，并做出一个富于表情的手势）哟，意大利女人……（这就是说她是假扮的，但并没有表现出反感，却予以不怀好意的欣赏态度）上帝保佑我不要对她流露出厌恶或惊奇！——朝三暮四的空想！——谁都不愿意承认空想是主观意志隐蔽的致命伤！可是我说：生死由天，听天由命吧！——主教大人，您是自己要求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我没有要求过——生死皆不由己，许多事情发生了，而我们所希望的却不曾到来，我们因此而意志消沉！

医生 （欲言却止，注意地观察他）哎，是的，不幸就是这样！

亨利四世 是这么回事：当我们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时，空想就产生了。女人想变成男人，老人想变成青年……这既不是撒谎吹牛，也不是弄虚作假！简而言之，我们都真心诚意地追求一个美妙的自我。可是，主教大人，当您用双手抓着您那神圣的道袍时，有件东西在您不知不觉中象蛇一样从您的袖口里溜了出来，溜了出来，逃遁消失。主教大人，这就是生命呀！当您一旦发觉自己的生命在消失时，您就会突

如其来地产生自暴自弃，甚至后悔，后悔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唉，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地懊悔！当自己的这张面孔变得如此衰老而可怕时，我不敢正眼去看它……（走近侯爵夫人）夫人，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您还清楚地记得您的过去吗？啊，上帝，有一天——您怎么会做出那样的行为……（用目光尖锐地盯住她，吓得她几乎面无人色）——是的，就是"那样的行为"！——我们彼此心里明白。〔噢，您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而您，彼得罗·达米亚尼，您可能就是那个人的朋友吧……

兰道夫　（接着）陛下……

亨利四世　（马上）不，不，我不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我知道惹他生气了！（急速转向贝克莱迪）喂，您有何高见？有何高见哪？……所有的人，或者不少的人都固执己见，就象人老了就要染发一样。我的头发染成了与原来不相同的颜色，对您来说，这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夫人，您染发当然不是为了骗别人，也不是为了哄自己；但是有那么一点儿意思——有一丁点儿是哄自己……只是那一会儿——当您对镜梳装的时候。我染发是闹着玩，您却是认真的。我断定您已经非常认真地做过一番化装，夫人；我不是说您前额上戴的这顶令我跪拜的可敬的公爵夫人的金冠，也不是说您身上穿的这件公爵夫人的长袍；我只是说，为了怀念旧情，您有意化装成金发女郎，因为当年您被人爱上的时候就是这般模样；如果被爱的时候是栗色的话，您就打扮成栗色——就是要打扮出那不复存在的您年轻时的花容月貌。彼得罗·达米亚尼，对您来说，回忆往昔的经历和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重新认识那些深藏在您心底的梦幻一般的往

事，对吗？许多难以明言的往事需要我们重新想一想……嗨！不要大惊小怪，彼得罗·达米亚尼；在将来，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要重省一番！（突然发脾气，抓住身上的苦行衣）这件苦行衣！（几乎是狰狞地发笑，撕苦行衣；阿里亚尔多和奥杜夫慌忙跑过去劝阻。）

阿里亚尔多和奥杜夫　啊！看在上帝的面上！

亨利四世　（一边后退，一边脱苦行衣，冲他们喊）明天，在布雷萨诺内，二十七位德国和伦巴第的主教将和我一起联名签字废黜教皇格里戈利七世，因为他不是教皇，而是一位假修士！

奥杜夫　（与其他两人一起恳求他不要说下去）陛下，陛下，看在上帝的面上！

阿里亚尔多　（以手示意请他穿上苦行衣）留神您说的话！

兰道夫　公爵夫人和主教都来这里替您向教皇求情！（偷偷地用手势催促医生接话。）

医生　（脸色蜡黄地）嗯，正是这样……是的……我们是来替您求情……

亨利四世　（马上后悔，并有些害怕，让他们三人把苦行衣重新披上肩头；两手痉挛地抱紧自己的身体）宽恕我，……请……请……宽恕我，主教大人；宽恕我，夫人……我告诉你们，开除教籍使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双手捧头，腰弯下来，仿佛等着什么东西来驱赶他；这样呆立了一会儿，然后用另一种声音，毫不精神错乱地信任地轻轻向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和奥杜夫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不能在这个人面前低三下四！（偷偷地指贝克莱迪。）

兰道夫　（低声）因为您，陛下，一直认定他是彼得罗·达米亚尼，

而他却并不是！

亨利四世　（害怕地睥睨他）他不是彼得罗·达米亚尼吗？

阿里亚尔多　不是，是一个可怜的修士，陛下！

亨利四世　（痛苦而悲愤地）唉，出于一时冲动而行事时，我们谁也不能估计自己行为的后果……也许，您，夫人，您比别人更能理解我，因为您是女人。〔这是庄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您听着，此刻，就在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可以接受伦巴第的主教们的援助，抓住教皇，把他囚禁在这座城堡里，然后赶往罗马，选举一位新的教皇；与罗伯尔托·奎斯卡尔多握手结盟——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一定垮台！——我放弃了这种企图，请您相信我是明智的。我觉察到时机不对，我还感觉到那个善于行使自己权力的人——教皇的淫威。看到我这样，您现在要耻笑我吧？那么您就太愚蠢了。因为您不明白这件苦行衣教给我的政治经验。我对您说，将来角色一定会颠倒过来！那时候您将做什么？您耻笑那穿囚服的教皇吗？不。我们将是一样的——今天，我扮演忏悔者；明天，他扮演囚徒。无论是国王，还是教皇，谁不会演自己的角色，谁就活该倒楣。也许他现在有点过分地残酷，真是这样。〕夫人，想想您的女儿贝尔塔；我对您再说一遍，我已经对她回心转意了。（突然转向贝克莱迪，好象他说过不同意似地冲他大喊）——回心转意了，为了报答她在这不幸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对我的爱情和忠贞。（停顿，由于突然发作的盛怒引起抽搐，因而努力控制自己，喉咙里发出恨恨的呻吟，然后用柔顺而痛苦的谦恭神情向侯爵夫人）夫人，她跟我来到这庭院里，她宁愿象乞丐似地伴随着我，在露天挨冻两夜，头上顶着纷飞的大雪！您是她的母亲！他们

应当被您的爱女之心感动，您同他（指医生）去向教皇代我们请求宽恕，请求他召见我们！

玛蒂尔黛夫人　（发抖，用一丝微弱的声音说）好，好，马上就去……

医生　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亨利四世　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把他们叫到身边，十分机密地低声说）不止是接见我们！你们知道他是“万事通”，我对你们说是“万事通”——甚至能召唤死人的魂灵！（捶胸）你们看！我在这里。——没有他不懂的巫术魔法。那好，主教大人，夫人；我受的真正的刑罚是这个——你们看那个（恐惧地指墙上他的画像）——我不能从他用妖术画成的画像中脱身出来！我现在忏悔，并且将一直忏悔下去，直到他召见我为止。如果他收回开除我的教籍的命令，你们两位应当再替我向教皇求情，恳求他做这件只有他能办到的事情：把我从那上面解脱出来（再指画像），让我活完这可怜的一生吧，现在我被隔绝在我的生命之外……我不能永远只有二十六岁，夫人！我也为您的女儿求您，我要给她应当得到的爱情，现在我多么愿意爱她，她那一颗善良的心使我多么感动。那么，就是这些了。我把自己托付给你们了……（鞠躬）夫人，主教大人！

〔亨利四世正要躬身从原先进来的那道门退出去时，忽然看到正在趋前听话的贝克莱迪转过脸向舞台后面走去，猜想他要去偷那在宝座上的皇冠，就在众人的惊诧中，跑过去拿起皇冠，藏在苦行衣之下，眼角和嘴边浮现出极为狡黠的微笑，再次鞠躬，然后走出。侯爵夫人非常激动，猝然跌落在椅子里，几乎晕过去。

第　二　幕

〔别墅里与御座大厅毗邻的另一间大厅，家具陈设古雅朴素。大厅内靠右边的地方有一块高出地面两掌的平台，四周围着小圆柱栅栏，正面有两级走进去的台阶。在平台上有一张桌子，五把大靠背椅，一把居中，两旁各设两把。舞台正面是大厅的正门，左边有两扇窗子正对花园，右边有一道门通向御座大厅。同日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玛蒂尔黛夫人、医生和贝克莱迪在舞台上。医生和贝克莱迪谈话，玛蒂尔黛夫人闷闷不乐地站在一旁，对他们两人的谈话明显地表现出厌烦，可是她却不能不听，因为她内心烦躁不安，不能用心思考头脑里所想的问题，总是不由自主地被身旁的事情分心。此时听到的话语引起了她的注意，使她意识到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贝克莱迪　事情将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亲爱的大夫，可是，我得到的印象却是这样。

医生　我不反对。但是，请您注意仅仅是这样……一个印象而已。

贝克莱迪　可是，连他自己也这样说过，而且说得清清楚楚！（转向侯爵夫人）侯爵夫人，不是这样吗？

玛蒂尔黛夫人 （注意力被吸引过来，转身）他说了什么？（接着，不赞同地）是呀……但是并不是出于您所想的那个理由。

医生 他是对我们身上穿的古装说的：对您的长袍（指侯爵夫人），对我们本尼迪克会修士的道袍。这纯粹是幼稚的举动。

玛蒂尔黛夫人 （生气，猛然又转身）幼稚？这是什么意思，大夫？

医生 在某种意义上是幼稚的，请原谅我这么说，侯爵夫人。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

玛蒂尔黛夫人 在我看来却非常清楚。

医生 （露出专家对外行人表示谅解的微笑）是啊！必须懂得疯子的特殊心理状态，因此——您且听着——甚至可以肯定疯子有观察的能力，能够准确地识破别人在他面前的乔装改扮，就会表现出他那样的情形；但是，先生们，他们会向假的认真对待，很象孩子们的做法，把游戏当成真事来做。因此，我说这是幼稚。但是这件事情还极其复杂，这就是：他意识到，一定清醒地意识到在他面前有一个自己的影子：影子就在那里！（指左方，意即御座大厅。）

贝克莱迪 他说过这样的话！

医生 对，好极了！——一个影子，又有别的影子朝它走过来：那是我们的影子，明白吗？现在，他处在疯狂的状态中——一种又敏锐又特别冷静的疯狂，他立刻看出了我们的影子与他的影子不同，这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影子上，有着一层伪装。因此他怀疑我们。所有的疯子总是害着疑心病，怀着一种时时戒备别人的心理。事情就是这样！当然，迎合他的游戏，我们做的把戏不可能使他理解到是一种同情。他的疑心病于是加重，几乎向我们进行挑衅，真象做游戏一样。他想揭穿我们的真象，而他的游戏在我们眼里就

显得更加可悲了。是这样吧？先生们，他也跟自己开玩笑；他染了头发，又在脸上涂脂抹粉来见我们，还告诉我们，他是为了开心故意这么做的。

玛蒂尔黛夫人 （又冲动地）不，不是这样，大夫！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医生 为什么不是呢？

玛蒂尔黛夫人 （断然地，以激动得发颤的声音）我敢肯定地说，他已经认出我来了！

医生 不可能……不可能……

贝克莱迪 （同时）您说些什么！

玛蒂尔黛夫人 （语气更加坚决，几乎哽咽着）我告诉你们，他认出了我！当他贴近着跟我说话时，他盯住我的眼睛直直地看；他认出了这一双眼睛，他认出了我！

贝克莱迪 可是他说的却都是您的女儿……

玛蒂尔黛夫人 不对！是说我！他是在说我！

贝克莱迪 也许是，当他说……

玛蒂尔黛夫人 （毫不踌躇地立即）说到我的头发染的颜色时，他接着说了一句话："如果被爱的时候是栗色的话，您就打扮成栗色。"难道你们没有听见吗？——他很清楚地记得，我的头发在"那个时候"是栗色的。

贝克莱迪 没有！没有！

玛蒂尔黛夫人 （不理睬他，向医生）大夫，我的头发真是栗色的——跟我女儿的头发一样颜色。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说起我的女儿。

贝克莱迪 但是他并不认识您的女儿！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

玛蒂尔黛夫人 正是这样！可是您竟然一点儿都不明白！他用

我的女儿来代替我，那过去的我！

贝克莱迪　啊，传染上精神病了！传染上精神病了！

玛蒂尔黛夫人　（轻蔑地低声）什么传染！蠢货！

贝克莱迪　请问，您是从来没有做过他的妻子，对吗？在他那神经错乱的人看来，您的女儿就是贝尔塔·狄·苏萨，这才是他的妻子。

玛蒂尔黛夫人　对！因为我现在不象他记忆中的那个模样了，我的头发不再是栗色，而是“这样”，变成了金色，而且我对他自称是“阿德拉依黛”，他的岳母。我的女儿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是您说过的话。那么，他从何得知她的头发是金色的还是栗色的呢？

贝克莱迪　他说到栗色的头发，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的上帝！他如何能回忆起人们年轻时头发的颜色呢，如何能记得是金色还是栗色的呢！您又胡思乱想了！大夫，您刚才说我不应该来，恐怕是她不应该来吧！

玛蒂尔黛夫人　（起初被贝克莱迪的说法打动而沉思，后来恢复常态，由于怀疑而急切）不，不……他说的是我，自始至终一直是在对我说话，跟我交谈，说的是我……

贝克莱迪　哼！他逼得我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而您却说他一直在说您？除非您觉得他对彼得罗·达米亚尼说的话也是影射您！

玛蒂尔黛夫人　（做出挑战的姿态，几乎超越了礼貌的界限）谁知道呢？您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讨厌您，而且仅仅讨厌您一个人呢？

〔实际上问话的语气已经明显地表明：“因为他看出来了你是我的情人！”贝克莱迪心里明白，因而露出窘态，

无可奈何地微笑着。

医生 对不起，也许因为只向他通报了阿德拉依黛公爵夫人和克卢尼修道院院长来访，当他发现面前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时候，就起了疑心……

贝克莱迪 对，对极了；他怀疑我是他的一个敌人：彼得罗·达米亚尼！——而她却固执地认为他认出了她……

玛蒂尔黛夫人 这是确实无疑的！——他的一双眼睛泄露出了真情，大夫，您知道，有一种看人的眼光是……是不容人怀疑的！也许只是一瞬间；我怎么对您说才好呢？

医生 这种情况不能排除：一瞬间的清醒……

玛蒂尔黛夫人 也许就是这样！当时我听出他的话里充满了懊伤，他叹息他和我的青春，痛恨使他陷入这种假面具之中的那次可怕的事故；他不能从假面具下面逃出来；他想逃脱，他想逃脱啊！

贝克莱迪 对啦！为了能够重新爱您的女儿。或者按您的想法说——爱您，他因为承受了您的爱怜而动心了。

玛蒂尔黛夫人 这颗怜悯之心是相当深厚的，我请您不要怀疑！

贝克莱迪 我知道，侯爵夫人，您深厚的怜悯之心大概要促使一位巫师显示奇迹了。

医生 现在请允许我说话，行吗？我不制造奇迹，因为我是医生，而不是巫师。我用心地听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我要重复一遍，无论何种已成痼疾的疯狂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伸缩性，这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已经很……怎么说呢？很松弛了。就是说，构成他的病症的因素互相结合得不紧了。我认为由于突然引起的回忆触动了他，他在外加的人格上重

新费劲地争取平衡——这是很可欣慰的事情——表现出来的不是起初那种冷漠的痴呆，而是一种处于内省性忧郁状态中的迟缓的活跃；这表明一种……是的，确实有了相当多的脑力活动。我重复一遍，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现在，假如使用我们商量好的这个剧烈的措施……

玛蒂尔黛夫人　（转向窗口，用病人呻吟的语调）为什么汽车还不回来呢？已经三个半小时了……

医生　（茫然）您说什么？

玛蒂尔黛夫人　我说那汽车，大夫，已经去了三个半小时了！

医生　（取出怀表看）噢，按我的表，已经四个小时了！

玛蒂尔黛夫人　至少应当在半小时以前就到这里。可是，往常……

贝克莱迪　也许他们找不到服装。

玛蒂尔黛夫人　可是放衣服的地方我交待得清清楚楚！（烦躁至极）芙丽达呢……芙丽达在哪儿？

贝克莱迪　（向窗外探身）也许和卡尔洛在花园里。

医生　他会说服她克服恐惧心理……

贝克莱迪　不是恐惧，医生，您别认为她害怕，她是厌烦。

玛蒂尔黛夫人　你们千万别去乞求她！我知道她的脾气！

医生　我们耐心地等待，多等一会儿，天黑了才能进行，只要一会儿功夫就办完。如果我们能把他从迷梦里唤醒，我是说，用力一下斩断那些把他束缚在幻觉之中的绳索——这些绳索现在已经松动了——使他如愿以偿地从那种刑罚之中解脱出来。那是他自己感觉到的刑罚。〔他说过："一个人不能永远是二十六岁呵，夫人！"〕如果我们能够使他突然重新感觉到时间的差距……

贝克莱迪 （立即插上）那么他的病就好了！（接着故意一字一句地讽刺）我们一定要把他从画框里拽出来！

医生 他象一只停在某一时刻不再运转的钟表，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修理好。就象我们手上戴的手表，必须拧动之后才重新开始运行。我们希望这只表在长年停止不转之后重新报出它的时间。

〔正值此时，卡尔洛·狄·诺里从正门走进。

玛蒂尔黛夫人 啊，卡尔洛……芙丽达呢？她在哪儿？

狄·诺里 她来了，马上就到。

医生 汽车来了吗？

狄·诺里 来了。

玛蒂尔黛夫人 是吗？衣服取来了吗？

狄·诺里 早就取来了。

医生 哦，那么，好极了！

玛蒂尔黛夫人 （声音颤抖）她在哪儿？她在哪儿？

狄·诺里 （耸肩，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仿佛不情愿地参与了一次不恰当的玩笑）唉，您马上就会看到她了……（指着大门）在那里。

〔白托尔多出现在大厅门口，庄重地通报。

白托尔多 尊敬的卡诺萨的玛蒂尔黛侯爵夫人到！

〔装扮得华贵艳丽的芙丽达倏地出现，身上穿着母亲从前扮演"托斯卡那的玛蒂尔黛侯爵夫人"的古装，犹如御座大厅里的画像复活了一样。

芙丽达 （走近弯腰鞠躬的白托尔多，傲慢而轻蔑地对他说）对不起，是托斯卡那的，托斯卡那的。卡诺萨是我的城堡。

贝克莱迪 （赞叹地）看哪！看哪！她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玛蒂尔黛夫人　象我！——我的上帝，你们看见了吗？芙丽达，你不要动！你们看见了吗？这真是我的画像复活了！

医生　是的，是的……维妙维肖！维妙维肖！是画中人！

贝克莱迪　是呵，美不可言……跟那幅画像一样！瞧瞧，多美呀！

芙丽达　别笑话我，否则我生气了！我说妈妈，您从前的腰真细，我得缩紧身子才能穿进这件衣服！

玛蒂尔黛夫人　（颤栗着替她整理衣服）待一会儿！……不要动……这些皱褶……你确实觉得很紧吗？

芙丽达　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我求你们快点吧……

医生　唉，我们必须等到天黑……

玛蒂尔黛夫人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穿上呢？

芙丽达　我一看见这件衣服，就经不住它的诱惑……

玛蒂尔黛夫人　你应该叫我帮忙……全都弄皱了，我的上帝……

芙丽达　我看见了，妈妈。但是，这是一些旧的皱纹……很难熨掉。

医生　无关紧要，侯爵夫人！形象是完美的。（然后走近夫人，请她走到女儿的前面，但没有遮住她）请您站在这里……离远一点儿……再向前走一步……

贝克莱迪　为了让人看出时间的差距！

玛蒂尔黛夫人　（略微转向他）二十年了！一场灾祸，嗯？

贝克莱迪　不要过甚其词！

医生　（窘迫不堪地进行调解）不，不！我是说这衣服……为了看看这衣服……

贝克莱迪　（笑）如果说衣服的话，大夫，那岂止二十年！是八百

年！一条鸿沟！您真想推他一下，使他从那边飞越到这边来吗？（先指芙丽达，然后指侯爵夫人）那么，您就得用一只筐子去收拾他那跌得粉身碎骨的尸体了！我的先生们，我正经对你们说，你们好好想想吧：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二十年前的事情，两套衣服，一个化装晚会。而对他来说，正如您说过的那样，时间已经停顿，如果现在他和她（指芙丽达）还生活在那八百年之前，那么当他突然跳回我们中间来时，我说他的神智一定会得更加糊涂……（医生竖起食指表示不同意）您认为不是这样吗？

医生　不，亲爱的男爵，会使生命苏醒的！我们的生活会立刻使他觉得是真实的，会马上吸引住他，会很快驱除他的幻觉，让他明白您所谓的八百年只是二十年！您想想，就象共济会仪式里的那些鬼把戏，比如纵身跳到半空，好似腾云驾雾，其实只是迈了一级楼梯而已。

贝克莱迪　啊！高见！可是，看看芙丽达和侯爵夫人吧，大夫！谁在时间上走在前头？是我们老年人，大夫！年轻人自以为走在前头，那是不对的；是我们走在前头，因为和他们相比，时代更属于我们。

大夫　嗯，假如过去的时间不曾远离我们而消逝的话！

贝克莱迪　当然没有！离开谁？大夫，如果他们（指芙丽达和狄·诺里）还要经历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劳碌于我们做过的同样的傻事而衰老……想找到一道门，从那里跳出生活，那是幻想！是不现实的！如果诞生是开始向死亡迈进，谁最早开始这生命的旅程，谁就走在最前面。最年轻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你们看，（指芙丽达）她比我们年轻八百岁。托斯卡那的玛蒂尔黛夫人。（向她深深地一鞠躬。）

狄·诺里　我求你，蒂托，不要开玩笑。

贝克莱迪　噢，你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狄·诺里　可不是吗，我的上帝……从你来了以后就……

贝克莱迪　什么！我还穿上了本尼迪克会修士的衣服……

狄·诺里　我知道！那是为了一桩严肃的事情……

贝克莱迪　呃，我说……如果对于别人，比如芙丽达，也是严肃的话……（然后向医生）我发誓，大夫，我还是不明白您要做什么。

医生　（不耐烦）您将会看到的！让我来干吧……哎哟！您看，侯爵夫人还没有换上古装……

贝克莱迪　哦，为什么她也要……化装呢？

医生　当然！当然！她穿上那边预备好的另一套衣服，就能使他想起面前出现的是卡诺萨的玛蒂尔黛侯爵夫人。

芙丽达　（正在与狄·诺里轻声谈话，听到医生说错了）是托斯卡那的，托斯卡那的！

医生　（同前）都一样！

贝克莱迪　噢，我懂了！在他面前出现两个……？

医生　两个，正是这样。这时……

芙丽达　（把他叫到一旁）大夫，您到这儿来，听见了吗？

医生　我来了。（走近两位年轻人，做出给他们解释什么的样子。）

贝克莱迪　（向玛蒂尔黛夫人轻声说）喂，上帝呀！难道……

玛蒂尔黛夫人　（面容严峻地看着他）什么？

贝克莱迪　您真的对这件事情那么关心吗？竟然愿意被利用做这种把戏？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非同小可！

玛蒂尔黛夫人　那是对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而言！

贝克莱迪　不！对于所有的女人，亲爱的，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一种自我牺牲。

玛蒂尔黛夫人　这是我欠着他的！

贝克莱迪　您不要撒谎！您心里很清楚，不会让自己丢脸！

玛蒂尔黛夫人　那么，牺牲什么？

贝克莱迪　这种牺牲只要做到侮辱了我而并不在旁人眼里贬低您自己的程度，就够了。

玛蒂尔黛夫人　这种时候谁还会想到您！

狄·诺里　（走上前来）不错，不错，好，我们就这么办……（向白托尔多）喂，您从那三个人中叫一个出来！

白托尔多　马上就去！（从正门下。）

玛蒂尔黛夫人　我们先应当假装告辞！

狄·诺里　我叫人来就是为了安排你们的辞别。（向贝克莱迪）你不要走，留在这里！

贝克莱迪　（摇着头，讥讽地）是，我不走……我不走……

狄·诺里　这也是为了不让他再生疑心，你明白吗？

贝克莱迪　我知道！

医生　必须让他绝对相信我们已经走了。

〔兰道夫从右边的门上，后面跟着白托尔多。

兰道夫　可以进来吗？

狄·诺里　进来，进来！您来了……您叫洛洛，是吗？

兰道夫　洛洛或兰道夫，随您叫！

狄·诺里　好，您听着，现在大夫和侯爵夫人就要走了……

兰道夫　好。就去对他说，他们已经获得教皇的恩准。他正在他的房间里唉声叹气，后悔他说了那些话，又怕得不到赦免……如果你们要安慰他……请你们再耐着性子换上衣

服……

医生　好的，好的，我们就去，就去……

兰道夫　请等一下。我想向你们建议，加上一句，说托斯卡那的玛蒂尔黛夫人和你们一起向教皇求情，恳求教皇接见他。

玛蒂尔黛夫人　对！您认为他已经认出了我吗？

兰道夫　没有。对不起。事实上他很害怕遭到那位邀请教皇到城堡里作客的侯爵夫人的反对。奇怪的是，在历史上，据我所知——诸位先生肯定比我懂得多——没有说过亨利四世秘密地爱恋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真是这样的吗？

玛蒂尔黛夫人　（立即）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完全相反！

兰道夫　我想也是这样！可是他却说，他爱过她——他常常这么说……现在唯恐她因为厌恶他的私恋而在教皇面前诋毁他。

贝克莱迪　必须让他相信这种反感现在已经没有。

兰道夫　是呀！很好！

玛蒂尔黛夫人　（向兰道夫）对，很好！（然后向贝克莱迪）因为历史上明确地记载——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教皇正是由于玛蒂尔黛侯爵夫人和克卢尼院长的请求才让步的。亲爱的贝克莱迪，我告诉您，当年举行骑马游行时，我正是想用这个事实向他表明我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狠心。

贝克莱迪　那太妙了，亲爱的侯爵夫人！您真是忠于历史……

兰道夫　正好。那么夫人就不必化装两次了，干脆穿上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的衣服同主教大人一起去辞别皇帝。

医生　（马上力阻）不行！千万不能这样做！这会坏事的！必须给他造成一种突然的强烈的对比印象。不行，不行。侯爵

夫人，咱们一起去：您还是再扮皇后的母亲阿德拉依黛公爵夫人吧。首先让他知道我们走了，这至关紧要。来吧，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

〔医生、玛蒂尔黛夫人和兰道夫从右边的门下。

芙丽达　我又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

狄·诺里　又害怕起来了吗？芙丽达？

芙丽达　假如我从前见过他一面，就会好一些……

狄·诺里　你应当相信，没有什么可怕的。

芙丽达　他不狂暴吗？

狄·诺里　当然不！他是安静的。

贝克莱迪　（装出感伤的样子进行讽刺）他寂寞苦恼，你不知道他爱你吗？

芙丽达　谢谢！这正是使我感到害怕的原因。

贝克莱迪　他不会伤害你的……

狄·诺里　而且一会儿就完事了……

芙丽达　是的，可是那里一片漆黑！跟他……

狄·诺里　只待一会儿，我就站在你身边，其他的人也都在门后守着，随时可以进来援助我们。你明白吗，只要你母亲一出现，你的戏就演完了……

贝克莱迪　我也害怕，怕的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狄·诺里　不要说了！我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会取得显著效果的！

芙丽达　我也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我预感到了……我浑身上下都在哆嗦！

贝克莱迪　可是，亲爱的朋友，疯子们都有一种他们自己不觉得而我们也意想不到的幸福……

狄·诺里　(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什么幸福！别胡说了！

贝克莱迪　(大声)他们不会推理！

狄·诺里　请问，推理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贝克莱迪　什么？难道你不认为，当他看见她(指芙丽达)和她母亲时，他应当做的，在我们看来不就是一次推理吗？这正是我们设计的方案！

狄·诺里　不！根本不是这样！有什么推理可言？正如大夫所说，我们只是把他在自己的幻觉中臆造的双重形象摆在面前而已！

贝克莱迪　(突然说出)你看，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是医学博士！

狄·诺里　(惊奇)谁？

贝克莱迪　精神病医生们！

狄·诺里　哦，有意思，你让他们当什么博士？

芙丽达　他们是治精神病的！

贝克莱迪　对！亲爱的，他们应当是法学博士！这是高谈阔论的专业！谁胡诌得好，谁就本事大！什么"推论的伸缩性"，什么"时间差距的感觉"等等，他们事先声明他们不创造奇迹，其实，却正需要出现奇迹！但是他们懂得，他们愈是声明自己不是施魔术显奇迹，别人就愈加相信他们工作的严肃性，于是就上了当。不制造奇迹，是一句漂亮话！

白托尔多　(站在右边的门前望风，从钥匙孔里向外张望)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打手势说要到这里来了……

狄·诺里　是吗？

白托尔多　我觉得他是要送他们……是的，是的，他来了，他来了！

狄·诺里　那我们走开！我们赶紧走吧！（走出门后朝白托尔多说）您留在这里！

白托尔多　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吗？

〔狄·诺里同芙丽达及贝克莱迪匆匆从正门下，不回答白托尔多，使他疑虑重重，手足无措。右边的门打开，兰道夫首先进来，随即弯腰恭候，接着是象在第一幕里一样身穿长袍、头戴公爵夫人金冠的玛蒂尔黛侯爵夫人和身着克卢尼主教道袍的医生走进；亨利四世穿着皇袍走在他们中间；最后是奥杜夫和阿里亚尔多。

亨利四世　（继续谈着他在隔壁房间里开始的话题）我问您，如果人们认为我是固执的，我怎么能又是狡猾的呢？……

医生　不，您不固执！

亨利四世　（得意地微笑）那么，在您看来，我真是狡猾的了？

医生　不，不，您不固执也不狡猾。

亨利四世　主教大人，如果固执是不能与狡猾并存不悖的品质，我希望您在否认我的固执时，至少给我一点狡猾。请您相信这对我太需要了！当然，如果您要把全部狡猾都留给您自己……

医生　噢，我？您认为我狡猾吗？

亨利四世　不，主教大人！您说什么！您完全不是！（突然中断话题，转向玛蒂尔黛夫人）请允许我在这门槛上，跟公爵夫人说一句知心话。（把她引至一旁，神秘而急切地问她）您真的疼爱您的女儿吗？

玛蒂尔黛夫人　（惊奇）是的，当然……

亨利四世　您愿意我以全心全意的爱情和至死不渝的忠贞去向她补偿我的大错吗？那么，您不要听信我的那些敌人诽谤

我生活放荡的谣言。

玛蒂尔黛夫人　不，我不信，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亨利四世　好，那么，您愿意吗？

玛蒂尔黛夫人　（愣住）愿意什么？

亨利四世　愿意我再次爱您的女儿吗？（望着她，马上用气馁的语调警告一句）您不要成了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的朋友啊！

玛蒂尔黛夫人　我再对您说一遍，为了使您得到教皇的赦免，她做的恳请和苦求并不比我们少……

亨利四世　（立即全身颤抖地压低声音）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别说这些了！您别说这些了！您没有看见这些话在我身上的作用吗？

玛蒂尔黛夫人　（看看他，然后以极低的声音，好象透露什么机密似地）您还爱她吗？

亨利四世　（惊异地）还爱她？您为什么说还爱她？也许您知道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任何人都不应当知道！

玛蒂尔黛夫人　但是也许她知道，她多么尽力地为你说情！

亨利四世　（盯住着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您爱女儿吗？（沉默片刻，笑着转向医生）啊，主教大人，我很晚之后才感觉到我的妻子的存在，这是真的……现在我也应当有妻子了，无可怀疑我是有妻子的。我敢向您发誓，我几乎从来不想到她，这是罪过。可是我不想她，我的心里就没有了她。奇怪的是她的母亲心里也没有她！夫人，您说实话，您不大关心她吧。（怒气冲冲地对医生）她说起另外一个女人！（更加气愤地）她三番五次地提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

兰道夫　(谦卑地)陛下,也许是为了消除您对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所怀的成见。(对自己的插话不禁吃惊，立刻补充)我说,当然现在……

亨利四世　因为你也认为她对我友好吗?

兰道夫　是的,陛下,现在是这样!

玛蒂尔黛夫人　对,正是因为这样……

亨利四世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你们不相信我爱她。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没有人相信,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样更好!不必再说它了!不必再说它了。(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向医生)主教大人,您看出来了吗?教皇恢复我的教籍的理由竟然与当初他开除我的教籍的原因毫不相干!您告诉教皇格里戈利，我们将在布列萨诺内相会。而您，夫人，如果您有机会在您的朋友侯爵夫人的城堡里遇见那站在院子里的女儿，您要我告诉您怎么做吗?您让她抬起头来,等着有一天我将把她作为妻子和皇后紧紧地挽在身边。从前许多女人在我面前自称是她——当我想到她时，有时会需要她,〔这没有什么难为情:我的妻子嘛!〕——可是,她们一面对我说是贝尔塔,是从苏萨来的,不知为什么一面就嘻嘻地笑起来!(好象很信赖地)您知道吗?我们一起躺在床上,我脱掉这件衣服,她也脱了……嗯,上帝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穿衣服,自然就……不再考虑我们究竟是谁了。衣服被扔到一旁,后来的事就象一场梦幻。(换了语气,诚恳地对医生)主教大人,我想一般说来,梦幻实质上是轻微的精神错乱。梦境里的情景出来了，在白天醒着的时候出现,真吓煞人。每当夜里,我看见眼前出现许多幢幢的人影跳下马来，嬉笑着，心里觉得很害怕。在寂静的长夜

里，我有时还会害怕我自己的血液在脉管里搏动的声音，觉得它好象是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不说了，我让你们在这里站得太久了。谢谢您，夫人；谢谢您，主教大人。（把客人送到正门口。玛蒂尔黛夫人和医生出去。他关上门，旋即转身，语气顿改）这些小丑！小丑！小丑！简直是一架彩色的钢琴！刚才我已经按过这些白的、红的、黄的、绿的键盘了……那个彼得罗·达米亚尼没有来。——哈！哈！太好了！我击中了要害！——他不敢再来见我了！（快活地说着，兴奋的情绪高涨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忽然发现被他的表情突变所震惊而吓坏了的白托尔多，就站住，指给其余三个人看，他们也惊呆了）你们看这个傻瓜，他张大着嘴，眼睛死死地盯着瞧我……（摇晃他的肩膀）你不明白吗？你没有看出是我在捉弄他们，摆布他们吗？我把他们召进来，让这些小丑吓破了胆！哦，他们就怕这个：怕我撕下他们身上丑恶的假面具，戳穿他们的伪装；仿佛不是我逼得他们戴上假面具来给我的装疯凑热闹的！

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奥杜夫　（面面相觑，又惊奇又疑惑）什么？他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亨利四世　（专横地制止他们惊呼）够了！不要叫喊！我腻烦透了！（接着好象不肯甘休地再次琢磨这件事情，不大相信地）上帝啊，她这会儿不知羞耻地带着情夫来到我这里……为了不激怒一个与世隔绝、远离生活、被时代摈弃的可怜的人，他们装出满腔的同情！——哼，否则，你们想想，这个遭受过那么一次迫害的人将会怎么样！——他们每日每时总想让别人听凭他们摆布，这难道不是一种迫害？不！不！这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观察方式，感觉方式。各人都有各人的方

式！你们也有你们的，是吗？当然！什么是你们的方式呢？那就是绵羊式的！懦弱，没有主见，犹豫不定……那些人利用你们的这些弱点，让你们忍受并且服从他们的那一套方式，最后使得你们的想法和看法变得同他们毫无二致！嗯，至少他们希望是这样！因为他们可以强加于人，这就是散布谣言！人们可以任意解释和传播谣言。唉，这样就造成了所谓的舆论！只要有人某一天发现一个人人都在嘴里重复着的词句做成的标签贴到了自己的身上，那他就不幸之至！比如“疯子”啦；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还有“傻子”！你们说说，当你发现有人不厌其烦地逢人便劝人家相信他对你的看法，使他对你做出的比如“疯子”之类的判断成为公论时，你能心平气和而且无动于衷吗？我现在这么说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在我从马上摔下来，把头撞伤以前……（觉察到四个年轻人异常惊骇的神情，立刻停止不说）你们互相传递眼色吗？（怪模怪样地摹仿他们吃惊的表情）嘿！发现什么了？——我是不是疯子？唉，算了，我是，我是疯子！（暴躁起来）那么，你们给我跪下！给我跪下！（强迫他们一一跪下）我命令你们都脸朝我跪下！用前额叩地三下！叩下去！在疯子面前都得这样！（看见他们果然跪下，怒气顿消，轻蔑地）起来，绵羊们，站起来！——你们服从我了？你们可以给我穿上疯人的紧身衣……一句话的重量就足以压倒一个人吗？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犹如压死一只苍蝇，算得了什么？整个一生就这样被一些闲言闲语给压碎了！被死人压碎了——你们看着我，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亨利四世还活着吗？可是，你们看，我却在说话，在驱使你们这些活人。我要你们这样！你们觉得死人这样

复生是开玩笑吗？是的，在这里是开玩笑。你们从这里走出去，到活生生的世界中去。太阳正在升起，时间就在前面。这是黎明的早晨。你们要说："我们要美美地享受这眼前的日子！"你们是这样吧？那些传统，那些习惯，统统见鬼去吧！你们开始说话了！重复着那些别人说过的陈辞滥调！你们以为自己是活人吗？你们不过是重新品味着死人们度过了的生活！(突然走到听呆了的白托尔多面前)你一点儿也不明白，是吗？你叫什么名字？

白托尔多　我？……嗯……白托尔多……

亨利四世　什么白托尔多，傻瓜！跟我说实话，你叫什么名字？

白托尔多　真的……真的，我……我叫菲诺。

亨利四世　(发觉其他三人在提醒他和向他发出警告，马上转身制止)是菲诺吗？

白托尔多　菲诺·帕格留卡，先生。

亨利四世　(又向其他三人)我多次听见你们互相称呼！(向兰道夫)你叫洛洛，对吗？

兰道夫　是的，先生……(突然欣喜地叫嚷)啊，上帝……那么是这样……

亨利四世　(生硬地追问)什么？

兰道夫　(脸色刷地发白)没什么……我说……

亨利四世　我不是疯子吗？不是。你们没有识破我吗？——我们是在悄悄地跟那些认为我是疯子的人开玩笑。(向阿里亚尔多)我知道你叫弗朗科……(向奥杜夫)你呢，我想想……

奥杜夫　莫莫。

亨利四世　对了，莫莫！多漂亮的名字，呃？

兰道夫　(同前)难道……呵，上帝……

亨利四世　(同前)你说什么？什么也别说！让我们一起痛快地放声大笑吧……(笑)哈！哈！哈！哈！哈！哈！

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奥杜夫　(疑惑而迷惘地互相看着，又惊又喜)他的病好了？这是真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亨利四世　(向白托尔多)你没有笑吗？你还在生气吗？不要生气！我并不是说你，知道吗？——为了找借口把人囚禁起来，就劝大家都相信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明白了吗？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不愿听到这个人讲话，关于刚才离去的这些人我要说什么呢？一个是卖淫的娼妇，一个是下流的嫖客，另一个是骗子老手……这不是真的！谁都不会相信这话！可是大家听了我的话都吓坏了。那么，我想知道，如果不是事实，为什么害怕？——不能听信疯子的话呀！还有，当他们听见这话时，吓得瞪直了两眼发愣，这是为什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看，我现在很平静。

白托尔多　因为……也许他们认为……

亨利四世　不，亲爱的……不，亲爱的……你看着我的眼睛……我不说这是真的，你别发愁！世界上没有东西是真的！你看着我的眼睛！

白托尔多　嗯，好，怎么样呢？

亨利四世　你看见你自己了吗？看见了吗？现在你的眼睛里也含着恐惧！因为你觉得我是疯子！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据！

兰道夫　(气愤使他鼓起勇气，代表其他人问)证明什么？

亨利四世　你们的惊慌，因为在你们看来，我现在又发疯了！或许你们一直在这么想；你们过去始终相信，并且现在还相信我是疯子！是不是？(一时紧盯着他们，看得他们心惊胆

战）你们知道吗？惊慌的感觉还会变成恐惧，就象抽掉了你们脚下的立足之地，夺去了你们呼吸的空气所造成的那种致命的恐惧。勇敢一些，我的先生们！因为你们不知道面对着一个疯子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面前的这个疯子，他摇撼着在你们心里和在你们周围所树立的一切的根基；他推倒逻辑，推倒你们包罗万象的逻辑！——嘿，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需要逻辑，这些幸运的疯子！或者，他们使用象羽毛一样飘忽不定的逻辑！变化无常！变化无常！今天是这样，谁知道明天将是怎样？你们固守成规，而他们却什么都不在乎！无穷的变幻，无穷的变幻！你们常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而对于他们，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们说不会有，为什么？因为你，你，你（用手指他们三人），还有成千上万别的人都认为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唉，我亲爱的！必须看看这些千万个不被称为疯子的人们认为什么东西是真的，他们之间一致的见解造成了何等辉煌的奇观，逻辑之花遍地开放！我记得，孩提时代的我，曾经相信水中之月是真的。我过去信以为真的东西多极了！我相信别人告诉我的一切时，我总是轻松而愉快的！因为，如果你怀疑今天看来是真实的，到明天仍将是真实的东西，尽管它与昨天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相反，那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们也象我一样陷入对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的追根究源的思考之中，它也会使你们发狂的；真可怕！如果你们走近一个人，你们看看他的眼睛——就象我曾经观察过一些眼睛那样——你们就会象一个乞丐站在一座永远不能逾越的大门前一样，有人进去了，但是绝不会轮到你们。你们有你们自己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内心世界，而别人有着他自己看得见

和摸得着的内心世界，他不了解你……（一阵长久的沉默。室内的夜色渐浓，增加了四个年轻人的恐惧感；他们远远地躲开亨利四世。亨利四世凝神默想着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人世间的不幸。后来他从沉思中惊醒，仿佛觉得四个年轻人不在身旁，做出寻找他们的样子）天黑了。

奥杜夫　（马上走上前）要我去拿灯吗？

亨利四世　（讽刺地）灯，是的……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每天当我拿着我的油灯刚刚转身去睡觉时，你们马上就为自己扭开电灯——在这间屋子里和那间御座大厅里；我只是装着没有看见罢了。

奥杜夫　噢！那么我去开电灯吧？

亨利四世　不用，那会刺瞎我的眼睛的；我要我的油灯。

奥杜夫　马上拿来，已经在门外预备好了。（走向正门，打开门，走出去，并立即拿着一盏顶端有吊环的古灯回来。）

亨利四世　（接过灯，然后指着平台上的桌子）现在有点亮光了。你们在那张桌子边坐下吧。不要这个样子！姿态要优美自然一些……（向阿里亚尔多）对，你就这样……（安排他的姿势，向白托尔多）你这样……（纠正他的姿势）这样就对了……（自己也坐下）我坐在这里……（把头转向一扇窗口）最好能从月亮那里借来几缕清辉点缀一下……月亮对我们有益处。我需要它，我经常从窗子里望着它沉思遐想。望着它，谁能相信月亮知道八百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临窗对月的已非当年的亨利四世其人，而是一个可怜的寻常之辈了呢？你们瞧，一幅多么壮观的夜景：皇帝和他忠诚的顾问们在一起……你们不觉得有趣吗？

兰道夫　（跟阿里亚尔多低语，好象怕惊动陶醉的亨利四世）喂，

你明白了吗？想不到他不是真的……

亨利四世　不是真的，什么事情？

兰道夫　（迟疑地替自己辩解）不……是这样……因为他（指白托尔多）是新来的……我，今天早上对他说：真可惜，我们穿得这么好，还有许多华丽的衣服放在衣橱里……那间大厅布置得那么（指御座大厅）……

亨利四世　什么？你说可惜？

兰道夫　是的……我们不知道……

亨利四世　不知道这一出戏是开玩笑？

兰道夫　因为我们认为……

阿里亚尔多　（帮腔）是这样……是真的哩！

亨利四世　你说什么？你认为这不是真的吗？

兰道夫　哦，如果您说……

亨利四世　我说你们都是傻瓜！你们应当善于自己哄骗自己；不要只是在我面前和那些不断到这里来拜访的人们面前演戏，而应当每天在任何人面前都是这样自然。（走到白托尔多前面，挽起他的胳臂）你可以用这种假身份吃饭，睡觉；如果你觉得背上发痒，也可以搔一下；（也向其余的人）要真正体会到你们是生活在十一世纪，在你们的皇帝亨利四世的宫廷里！你们从这里，从我们这绚丽多彩而又死一般冷清的偏远世界遥望，看那些八百年之后的二十世纪的芸芸众生互相格斗扭打，混战一场；他们在无穷的痛苦之中挣扎，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尽力摆脱那些把他们纠缠得困苦不堪的事情。而你们呢，正好相反，和我在一起啦！已经葬身在历史之中了！我的命运是如此地悲惨，我的遭遇是如此地可怕，充满了激烈斗争的苦难历程，然而这一切都已经

是历史的陈迹了，不再改变了，也无法改变了，你们懂吗？这是一成不变的定局了。因此，你们可以安逸地优游其中，同时欣赏人世间事情变幻的前因后果，以及其中的巧妙逻辑，每一个事件发生时各种细节的精确和恰当。总之，这是一种兴趣，这种对历史的兴趣是很伟大的。

兰道夫　啊，妙极了！

亨利四世　妙得很，但却完结了！你们明白，我现在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提着灯向卧室走去）如果时至今日，你们还没有明白其中的原因，你们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我已经厌烦了。（自言自语地倾泻胸中的怒气）上帝啊！我要让她后悔到这里来！她化装成我的岳母……他装扮成修道院的神父……他们还带来一位医生给我治病……谁不知道他们是根本不希望把我治好呢……这些小丑！至少应当打他们当中一个的嘴巴！就打那一位——据说他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剑客？他会用剑杀死我……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听见有人敲门）谁？

乔万尼的声音　Deo Gratias①。

阿里亚尔多　（很高兴，认为开玩笑的机会来了）啊，是乔万尼，是每天晚上来扮修士的乔万尼！

奥杜夫　（高兴地搓着双手）是他，是他，我们跟他开一个玩笑！逗一逗他！

亨利四世　（马上严厉地）蠢货！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捉弄一个为爱我而来的可怜的老人？

兰道夫　（向奥杜夫）应该当成真事来做！你还没有明白吗？

亨利四世　对！弄假成真！非如此才不至于贻笑大方！（开门让

① 拉丁语：感谢上帝。

乔万尼进来；乔万尼打扮成一个穷修士，胳臂下挟着一卷羊皮纸）请进，请进，神父！（然后用凄凉怨恨的语气严肃地说）在有关我的身世和我的王国的文件中，凡是有利于我的材料全被我的敌人故意销毁了。唯有一件得以幸存，那就是一个爱戴我的穷修士为我写的传记。你们还想嘲笑他吗？（亲热地转向乔万尼，请他在桌子旁边坐下）请坐，神父，坐在这儿。灯放在你的旁边。（把一直提在手里的灯放在他身旁）写吧，写吧。

乔万尼　（打开纸卷，准备记录）我准备好了，陛下！

亨利四世　（口述）在马贡查颁布的和平法令，造福于善良贫民，惩治豪强劣绅。

〔幕布开始下落。

亨利四世　给前者以丰衣足食，予后者以饥馑贫困……

第 三 幕

〔漆黑的御座大厅,正面墙壁依稀可辨。两张画像已经撤掉,芙丽达和卡尔洛·狄·诺里代替画像站在像框后面的壁龛里。他们化装成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和亨利四世,摆出与画像相同的姿势。

〔幕启时,舞台空寂。少顷,亨利四世手提油灯从左边的门走进,同时回头与在里面的四个青年说话,好象他们是在第二幕结尾时那样,正和乔万尼一起在隔壁的大厅里。

亨利四世　不用了,你们别来,你们别来,我自己干。晚安。

〔关上门,忧郁疲惫地穿过大厅,朝通往他卧室的右边第二道门走去。

芙丽达　(看见他走近御座,立刻象一个吓得半死不活的人那样低声地唤)亨利……

亨利四世　(听到呼唤,好象毫无防备地被人在背上刺了一刀,丧魂失魄地转脸朝正面墙壁望去,本能地举起双手,似乎要抵御袭击)谁在叫我?(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声惊恐发抖的呼号;大厅里充满恐怖的黑暗和沉寂,他不可能期待得到回答,反而疑心自己真的精神失常了。)

芙丽达　(见其惊恐状,不禁对自己的行为也恐慌起来,用稍高的声音再叫)亨利……(虽然她想演完分派给她的角色,可

是却微微地从壁龛里伸出头来，向旁边的画框里探望。）

亨利四世 （惊叫一声，扔掉油灯；双手护住头，做逃跑状。）

芙丽达 （从壁龛里跳到护壁板上，发疯似地叫喊）亨利……亨利……我害怕……我害怕……

〔她口中乱叫，几乎晕倒。医生、玛蒂尔黛夫人、贝克莱迪、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奥杜夫、白托尔多、乔万尼都从左门进来。玛蒂尔黛夫人也化装成“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其中一人立即拧开大厅的电灯，从隐蔽在天花板里的许多小灯泡射出的光，很奇特地只照亮室内的上部空间。亨利四世还心有余悸地在发抖；人们意外地闯入，使他惊奇；他呆看着。人们不管亨利四世，都仓皇地跑向芙丽达；她晕倒在未婚夫的怀里，还在瑟瑟发抖和呻吟不止，人们七嘴八舌地安慰她。

狄·诺里 别怕，别怕，芙丽达……我在这里……我和你在一起！

医生 （和其他人一起走过来）完事了！完事了！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玛蒂尔黛夫人 他的病好了，芙丽达！看哪，他好啦！看见了吗？

狄·诺里 （惊讶）病好了？

贝克莱迪 这是闹着玩，你镇静一点儿！

芙丽达 （同前）不，我害怕！我害怕！

玛蒂尔黛夫人 你怕什么？看看他，他不是真的疯了！不是真的！

狄·诺里 （惊讶）您说什么？不是真的？他的病好了吗？

医生 好象是这样！我看这是……

贝克莱迪 是的！他们已经告诉我们了！（指四个青年。）

玛蒂尔黛夫人　对，早就告诉我们了！他对他们讲了实话！

狄·诺里　（此时义愤压倒了惊奇）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还是……

贝克莱迪　哼！他刚才是在演戏，背地里嘲笑你和我们这些人，老实相信他是……

狄·诺里　这可能吗？难道能对他姐姐至死还隐瞒真情吗？

亨利四世　（处在一片指责和嘲笑的包围之中——因为大家都相信刚刚揭露的事实，认为他是在开残酷的玩笑——他不作声地看看这个人，瞧瞧那个人；他的眼睛里不时闪现光芒，表明他心里酝酿着报复，只因怒气未消，使他一时还没有想出具体的办法。他怀着受伤的心，决定把人们设计的假圈套当成真的，于是向外甥喊道）往下说！往下说！

狄·诺里　（对他的叫喊感到意外）往下说什么？

亨利四世　死去的不仅仅是“你的”姐姐！

狄·诺里　（同前）我的姐姐！我说是你的！一直到死，她都被你逼着扮演你的母亲安妮丝！

亨利四世　她不是“你的”母亲吗？

狄·诺里　我的母亲，当然是我的母亲！

亨利四世　对于我这个“老古董”来说，你的母亲是死了！你这个年轻人刚从那上面下来（指画框）！你知道什么？我虽然打扮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背地里为她长久地痛哭过？

玛蒂尔黛夫人　（惊慌地望着别人）他说什么？

医生　（感慨万端地观察着他）请慢慢说！请慢慢说！

亨利四世　我说什么？我问大家，难道安妮丝不是亨利四世的母亲么！（转向芙丽达，好象她真是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您，侯爵夫人，我想应该是知道的！

芙丽达　(仍然害怕,更紧地拉住狄·诺里)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医生　癫狂症又发作了……别吵了,我的先生们！

贝克莱迪　(气愤地)不是癫狂,大夫！他是又开始演戏了！

亨利四世　(立即接上)是我吗？你们拿走了那里的画像，让他扮成亨利四世出现在我面前……

贝克莱迪　这个玩笑已经开够了！

亨利四世　谁说是开玩笑？

医生　(大声向贝克莱迪)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不要惹他！

贝克莱迪　(不听劝告，更大声地说)是他们说的！(指四个青年)他们！他们！

亨利四世　(转身看着他们)你们？你们说是开玩笑？

兰道夫　(胆怯而窘迫地)真的没有说……我们说您的病好了。

贝克莱迪　那么,不要再说了,你走开！(转向玛蒂尔黛夫人)您不觉得他(指狄·诺里)和您这样穿着打扮来拜访，是又幼稚又难堪的举动吗？

玛蒂尔黛夫人　您少说话！只要他的病真好了，谁还会在乎穿什么衣服吗？

亨利四世　好了,是的！我的病好！(向贝克莱迪)哼,我没有象您想的那样立刻完蛋！(向他逼近一步)您知道二十年来从未有人胆敢象您和这位先生（指医生）这样走到我的面前来吗？

贝克莱迪　我知道,当然啦！实际上,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就穿上了……

亨利四世　穿上了一件修士的道袍,这我知道！

贝克莱迪　而你把我当成彼得罗·达米亚尼！我当时并没有

笑，因为我相信……

亨利四世　相信我是疯子！现在我已经好了，她还打扮成这样，你看着好笑吗？或者你也许想到，在我看来，她的容貌，现在……（做一个轻蔑的姿势，停住不说）唉！（立即转向医生）您是大夫？

医生　我，是的……

亨利四世　是您把她打扮成托斯卡那的侯爵夫人的吗？您知道吗，大夫，您几乎使我顷刻之间又神志混乱不清了？上帝啊，让画像说话，叫活人从像框里跳出来……（审视芙丽达和狄·诺里，接着看看侯爵夫人，最后看自己的衣服）哟，很美的匹配……两对……好极了，大夫，对一个疯子来说，安排得好极了……（轻轻地用手指点点贝克莱迪）现在，他认为这是一场过时的化装舞会，喂，（转向他）现在我也脱去化装的衣服！跟你一起走，好吗？

贝克莱迪　和我一起！和我们大家一起！

亨利四世　到哪里去呢？去俱乐部吗？穿上燕尾服，打上白领带吗？或者，我们两人一起去侯爵夫人的家？

贝克莱迪　随便你去哪儿！请问，难道你还想一个人在这里继续当年化装舞会上的不幸玩笑吗？真不敢相信，你从那次不幸的事故中恢复过来以后，怎么会这样做！

亨利四世　是这样的，你要听吗？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头部受伤之后，确实疯了不知多长时间……

医生　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很久吗？

亨利四世　（急速转向医生）是的，大夫，很久，大约十二年。（又赶快继续与贝克莱迪说话）亲爱的，因此我就看不见从舞会那天以后，事情是怎样变得有利于你，而不利于我了；再也

看不见朋友们怎样背信弃义，怎样夺取了我的位置，比如……我怎么说呢！你就设想是一个人在他所爱的女人心中的位置吧；也不知道谁死了，谁失踪了……这一切，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场玩笑！

贝克莱迪　然而我不是说的这个，请原谅！我是说后来……

亨利四世　哦，是吗？后来吗？有一天……(停住，转向医生)极有趣的病例，大夫！您就研究我吧，仔细地研究吧！(浑身哆嗦地说)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我感到这里的毛病(摸一下前额)好了。我慢慢地重新睁开眼睛，起初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醒着；可是我是醒着，我东摸西碰，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了……嗯，那么，象他所说的那样（指贝克莱迪），脱掉这些假面人的服装吧！卸下这份重负！打开窗子，尽情地呼吸吧！走吧，走吧，让我们跑到外面去吧！（语气突然缓和下来）去向哪里？去做什么？难道去让人们在背后指点议论我这亨利四世吗？或者不是这样，而是让你手挽着手，去向朋友们炫耀一番吗？

贝克莱迪　不会的！你说些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玛蒂尔黛夫人　谁还会再这样做……？也不会这样想！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亨利四世　可是，以前大家都叫我疯子！（向贝克莱迪）这你清楚！你比谁都起劲地反对那些企图为我辩护的人！

贝克莱迪　哦，算了，就当做是开玩笑吧！

亨利四世　你看看我这儿的头发。(把后脑的头发伸给贝克莱迪看。)

贝克莱迪　我的头发也灰白了！

亨利四世　是的，可是白得不一样：我是充当亨利四世在这里闲

白了头，你懂吗？原来我根本不知道！突然恢复理智的那天，我才发现，我的心都凉了，因为我立刻意识到不仅是头发，就连整个人生都变成了一片灰暗，一切都崩溃了，毁灭了。我象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赴了一场已散的宴席……

贝克莱迪　唉，可是别人，请原谅……

亨利四世　（马上接着）我知道，别人来不及等我痊愈，尤其是那些从背后刺伤了我骑的马的人……

狄·诺里　（急忙问）什么，什么？

亨利四世　是啊，阴险地让马受惊跳起，把我摔下来！

玛蒂尔黛夫人　（立即气愤地）可是，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

亨利四世　把这也当成一句笑话吧！

玛蒂尔黛夫人　这是谁干的？谁走在我们两人的背后？

亨利四世　是谁倒并不重要！所有在宴席上吃喝过的人，现在都想让我感到他们或多或少尚未泯灭的怜悯，或者让我在那油污的杯盘里看到还沾着一星半点懊悔，多谢了！（旋即转向医生）大夫，那么，您看我的病情在精神病史上难道不是绝无仅有的新闻吗！当我发觉这里准备的一切可以给我提供新的乐趣时，我宁愿疯下去：用最清醒的意识去发疯，以此来报复用石头砸伤我的脑袋的粗暴行为！当我清醒过来时，我也感到孤独，这是一种空虚凄凉的孤独。我很快就用很久以前的那次化装舞会，也就是您（望着玛蒂尔黛夫人，把芙丽达指给她）大出风头的那次舞会上所有的光彩和豪华，尽量去掩饰这种孤独之感。我迫使所有的来访者，既看在上帝的面上，也为了哄我，而继续进行那一场化装舞会。现在，那次哄动一时的舞会对于你们只是旧时的一次

玩乐，但对我却不然！我要使它不再是一时的娱乐，而变成永久的现实，实现一个真正的狂想：在这里，一切都经过了装饰，有御座大厅，还有四个枢密顾问——他们名不副实，成了告密人！（马上向他们）我很想知道你们告发我病好的秘密，赚了多少钱？如果我病好了，就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就要被辞退！同别人讲真话，那才真叫发疯！哈，现在我可要揭发你们了！——大家知道吗？他们背着你们，自以为得逞地捉弄我。

〔大笑，其余的人也纷纷笑起来，只有玛蒂尔黛夫人不笑。

贝克莱迪　（向狄·诺里）喂，你听听，没有病……

狄·诺里　（向四个青年）你们真这么做了？

亨利四世　应当宽恕他们！这身衣服（抖动身上的衣服）是我在这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另一种化装舞会上自愿选择的鲜艳显眼的打扮，当我们不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就会在无意之中变成舞会上的丑角（指贝克莱迪）。宽恕他们吧，他们还不能把身上的服装看成自己的身份。（又向贝克莱迪）你知道吗？习惯起来也很容易。在这样的一间大厅里，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劲地象悲剧中的人物那样踱来踱去。（摹仿悲剧中人物的神情）喂，大夫！我记得有一个神父，肯定是爱尔兰人，生得一表人材，在十一月份的某天，在公园里的长椅子背上晒着太阳睡着了，他沉醉在那金色的夏天一般的温馨之中。可以肯定这时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神父，也不知身在何处。他渐入梦境！天知道他梦见了什么！一个顽童摘下一朵连茎的花儿，朝他走去，在他的脖子上轻轻地撩拨。只见他笑着睁开眼睛，嘴边漾起的微笑，表明他还陶

醉在美妙的梦境里。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他蓦地正襟危坐起来，眼睛里恢复了原来严肃的神情，就象你们在我的眼睛里看到的一样；因为我也有爱尔兰教士维护天主教信仰的严肃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虔诚，忠贞不渝地捍卫着世袭君主制的神圣权利。先生们，我的病已经好了，因为我能够痛痛快快地在这里发疯，而且我又疯得很冷静！不幸的是你们，你们疯疯癫癫，烦躁不安，而你们却既感觉不到，也看不出自己是疯子。

贝克莱迪　你听！如此说来，我们倒成了疯子！

亨利四世　（强压怒火）如果你们不是发疯，你和她（指侯爵夫人）会一起来看我吗？

贝克莱迪　老实说，因为相信你是疯子，我才来的。

亨利四世　（马上指着侯爵夫人大声说）那么她呢？

贝克莱迪　她呀，我不知道……我看她对你说的这一套已经听得入迷了……她被你的这种“清醒的疯狂”弄得神魂颠倒了！（转向她）我说，您穿着这身衣服，也可以在这里住下去，侯爵夫人……

玛蒂尔黛夫人　您太放肆了！

亨利四世　（马上宽慰她）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他故意激人发火。尽管大夫嘱咐他不要这样做。（转向贝克莱迪）你要干什么？你只能使我对从前发生在我们之间的那件事情更加痛恨。你和她在我的不幸事件中的责任！（指侯爵夫人，然后又对她指贝克莱迪）他现在在您的生活中的身份！生活对于我就是这样！对于你们却不一样！你们活着衰老了，我却没有生活过！（向玛蒂尔黛夫人）您听从大夫的主意，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化装起来，就是为了向我说明这一

切，证实这一切吗？哦，大夫，我对您说，您的主意是："过去我们曾经是那个样儿，还记得吗？现在我们变成什么样儿了？"——很高明。可是我不是您预料中的那样一个疯子，大夫！我很清楚那个人（指狄·诺里）不是我，因为亨利四世是我：我，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您理解吗？我已经套在这永恒的面具当中了！她生活了这二十年，她享受了这二十年，变成了这副模样——我已经认不出来了，因为我只认识这个样儿的她。（指芙丽达，并走近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这一个……你们象一群小孩子，被我吓坏了。（向芙丽达）小姑娘，你真被他们说服你参加的玩笑所吓坏了；他们根本没想到，这对于我并非是他们所想象的一场玩笑，而是显示出了一个旷古未有的惊人的奇迹：梦想在你的身上复活了！你原来是那里的一张画像，他们让你变成了活人——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的！是属于我的！（他伸出双臂抱住她，狂笑。其余的人惊叫起来；当他们扑过去要把芙丽达从他的怀抱里夺出来时，他的面目变得狰狞可怕，大声吩咐他的四个青年）捉住他们！捉住他们！我命令你们捉住他们！

〔四个青年被他吓蒙了，迷迷糊糊地执行着命令，机械地抓住狄·诺里、大夫和贝克莱迪。

贝克莱迪　（立即挣脱，扑向亨利四世）你放开她！你放开她！你不是疯子！

亨利四世　（闪电般地从站在身旁的兰道夫身上抽出宝剑）我不是疯子吗？你，看剑！（刺中他的腹部。）

〔一声哀号。所有的人都跑过去扶贝克莱迪，一阵乱嚷。

狄·诺里　他刺伤你了？

白托尔多　他被刺伤了！他被刺伤了！

医生　我早就说过不让他来！

芙丽达　啊，上帝！

狄·诺里　芙丽达，你到我这儿来吧！

玛蒂尔黛夫人　他是疯子！他是疯子！

狄·诺里　把他捉住！

贝克莱迪　（当人们把他从左边的门抬出去时，猛烈地抗议）不对！你不是疯子！他不是疯子！他不是疯子！

〔人们呼喊着从左边的门出去，并在后面继续叫嚷，传来玛蒂尔黛夫人比别人更为尖利的呼叫，接着便安静下来。

亨利四世　（留在舞台上，两眼圆睁地站在兰道夫、阿里亚尔多和奥杜夫中间，被把自己推向犯罪的假面生活吓呆了）现在，是的……不得已……我们（叫他们到身边来，仿佛要躲在他们中间）要永远……一起守在这里……一起守在这里了！

（剧　终）